

目 录

- 自治区成立前的一段回忆·····布特格其 (1)
- 葛根庙大会与东蒙自治政府·····达瓦敖斯尔 (11)
- 内蒙古自治军骑兵一师的由来·····**都固尔扎布** (16)
- 内蒙古军政大学的生活片断·····成 林 (19)
- 扎赉特旗的放荒及人民的斗争·····博儒古德 (27)
- 突泉县维持会和国民党党部的建立与瓦解·····屈庆振 (31)
- 四十年前征募军马的回忆·····达瓦敖斯尔 (38)
- 王府的奴隶·····科右中旗政协文史办 (42)
- 土改后的第一个春天·····林蔚然 (47)
-
- 关于索伦的达斡尔族移民及连队·····鄂秀峰 (55)
- 兴安盟朝鲜族史话·····吴佐铭
孙万珠 (61)
- 乌兰浩特市伊斯兰教今昔·····张鹏文
石明灯 (65)
-
- 关于博彦满都·····莫尔根 (69)
- 巴特玛喇布坦轶事·····博儒古德 (74)
- 我所知道的嘎拉桑活佛·····左 明 (78)
- 鲁布曾希日布扎拉森呼毕勒干·····乌力及
阿古拉 (80)

漫话“查玛舞”	陈泰山 吴佐铭	(82)
科尔沁蒙古族风情点滴	乌兰阿古拉 乌力及套格套	(86)
“道格辛大王”的下场	李泉林遗作 李薰白、李历整理	(96)
兴安盟四个旗的由来	铁刚 阿古拉	(124)
明朝以来内蒙古各盟旗的变迁	博儒古德	(131)

自治区成立前的一段回忆

布特格其回忆 张士耕整理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已经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就象人生的道路一样，有幸福和欢乐，也有坎坷和挫折；有它的“黄金时代”，也有像十年内乱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的灾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使我们伟大的祖国重新焕发出生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搞活的路线指引下，在内蒙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治区各族人民团结奋进，政治形势稳定，经济、文化繁荣发展，呈现出一派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吃过黄连的人最知道糖的甜蜜；经过黑暗的人，最珍惜光明。因此，我常常回想起四十多年前内蒙古自治前的一段艰难历程……。

—

一九四五年，是一个风云变幻、曙光闪现的年代，是很值得怀念和记忆的年代。这年的八月，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抢占胜利果实，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准备发动反革命内战。刚从日寇铁蹄蹂躏下解脱出来的中华民族，又面临着新的抉择。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大

问题，也是摆在各少数民族面前的大问题。居住在我国北部边疆地区的蒙古族和其它各族人民，由于长期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苦和军阀混战带来的灾难，他们求解放、求团结、求自治的愿望十分迫切。当时，我所接触到的以王爷庙为中心的东部区一带的斗争就很激烈。象战犯德穆楚克栋鲁普提出“蒙古独立自治”，并不断招兵买马，网罗门徒；伪满蒙民厚生会极个别上层人物也暗地同国民党军统特务戴笠联系，接受任务，猖狂进行特务活动，阴谋把内蒙古置于蒋介石反动统治之下；一些走投无路的人也幻想要搞什么“蒙古联邦大帝国”；还有一些人士想搞“联邦形式的自治共和国”。这在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尤其在青年当中更为强烈。他们提出要建立自己的组织，并推选几个人负责筹备工作，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把为蒙古民族的自由和解放作为自己的纲领和奋斗目标。为了争取广大进步青年投身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我们深入到当时的兴安学院、育成学院、医学院等院校的青年学生中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组织青年团的消息不胫而走，建国大学、吉林高师、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许多青年汇集到王爷庙，踊跃报名参加。除参加筹建的一些青年代表外，进步青年纪锦涛、哈斯、鲍荫扎布、斯不吉德道尔吉、特古斯、德力格尔、乌儒喜业勒图等同志也积极响应，并参加组建青年团的工作。

当时，我们的行动是自发的，处于无领导的状态。一些同志在组织领导、机构名称上有些不同意见，于是，有些同志就分头去做思想工作，给他们讲民族解放必须要统一，必须团结一致的革命道理。大家从民族利益出发，在组织领导、团名、团旗、团歌等方面基本上统一了意见。在团章里明确规定：“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是内蒙古青年的先锋队”；她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领导青年为蒙古民族的自由和解放，为实现民族的统一而奋斗”。同时还规定“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为指导，实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在王爷庙贾尔店召开了成立大会。大会以后，我们还创办了《黎明报》（蒙古语叫乌日鲁格），还不定期的出版油印的《群众报》等各种宣传报刊。这些报刊在宣传民族自由解放道路的同时，还宣传共产国际、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性质和任务。我们积极主动地和中国共产党接触。一九四五年十月派纪锦涛、乌儒喜业勒图同志为代表，到白城子去会见中共白城地委负责人任志远、朱继先同志，并建立了联系。当时，我到齐齐哈尔同东北民主联军王明贵联系，并带回一部分蒙古族青年。后来又同郭前旗、郭后旗和杜尔伯特旗同八路军第七师、回民支队和武衡等同志建立关系。

一九四五年十月底，民主联军的张义成营长来到了王爷庙，并和当地人民一起镇压了土匪“阎司令”。张义成营长身穿八路军军装，朴素威武，待人诚恳和气，给我们的印象很深。我们特意组织了一次欢迎会，大家聚精会神地听他讲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在他的启发和鼓舞下，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我们蒙古族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同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以后，党又先后派了许多老干部来到王爷庙，开展革命工作，并分期分批的将青年团员送往东北军政大学和军政干校学习深造。从此，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帮助下，开展了民族自由解放的斗争。

二

东蒙政府成立前后，在王爷庙的领导层中，围绕着民族解放，统一自治等重大问题存在分歧，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以哈丰阿、特木尔巴根、阿思根为代表，坚决主张同苏联共产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和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也有人想投靠美帝国主义

和国民党反动派。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宴会上，两种思想的斗争也很激烈。特木尔巴根、哈丰阿坚决拥护共产党，对苏联革命的胜利表示庆贺、表示欢迎，而有那么极少数人则认为内蒙古的自治要另找出路。他们到北平时与国民党特务联系要成立自治省，当时德王也在北平，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会见了他们，并任命为国民党特务机构在内蒙东部区的负责人，还给他们电台和密码，同时还派了两名军统特务（尉官）潜伏下来，待机行动。但这一情况很快就被我们察觉到了，当他们感到自己被监视后，急忙跑到与派遣特务联络的理发馆里，拍着那个特务报务员用暗语说：“你这小伙子在这里名声不小哇！”那特务听他这样一说，便心领神会，急忙逃跑了。尔后，他们又隐瞒了同国民党的关系，向东蒙政府负责人汇报时却说：“国民党不同意内蒙古搞自治。”因此，在我们之间展开激烈的争论。由于我们拥护共产党，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所以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红军的大力支持。

当时我们所处的政治局势还不够明朗，但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是积极的。郭后旗有个同盟会，郭前旗则建立了大同会。尽管名称不同，但政治倾向都有内在的联系，都要求民族解放和自治。我是带着宣传任务到下边去的。为了取得八路军的支持，我和许多青年主动去找八路军第七师刘政委联系。那时，我们也主动地介绍了当地的政治情况和我们青年团的主张。他对我说：“你们搞革命活动，我们表示支持和欢迎。”临走时，他还送给了我一些油印的毛主席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我们读了毛主席的这些文章，研究社会上的各种人的思想和行为，心中感到豁亮多了。那时候，我们没有固定的经费，穿着破烂，他还给了我一套八路军军服。他这种旺盛的革命精神和热情诚恳的为人深深地感动和鼓舞了我，使我与八路军越来越亲近了。

一九四六年一月，由哈丰阿等组织下在葛根庙召开了东蒙人民代表大会，宣告东蒙自治政府正式成立。这次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派胡秉权同志为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选举博彦满都为主席，哈丰阿为秘书长。与此同时，八路军西满军区办事处也在王爷庙宣告成立，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东蒙古工作委员会。办事处的工作由张策、胡昭衡等同志负责。不久，方知达、刘旋和、林一行等同志也陆续到达。西满军区王爷庙办事处的成立，是革命向前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有了明确的奋斗方向，为民族自由和解放而奋斗的信心也更足了。

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自治运动发展很快。一九四六年春天，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在承德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四、三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内蒙古东西部长期分裂的局面，充分体现了我党的民族政策，为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奠定了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会议由内蒙古东、西部地区党的领导干部和自治运动领导人参加，党中央决定由乌兰夫同志主持。会议研究和决定了内蒙古地区走什么道路，由谁来领导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最后，会议确定内蒙地区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决定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以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形式开展工作，总会设在张家口；撤销东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领导东部区的工作；改东蒙自治军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并成立兴安省政府；决定青年团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青年的群众组织，在联合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会议还决定了人事安排。

“四、三会议”的召开，是党的少数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是向着民族区域自治发展的标志。

“四、三”会议之后，在王爷庙召开了东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撤销东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兴安省政府，明确解散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古总分会及兴安省分会，建立了兴安省军区，东蒙古自治军改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中共东蒙古工委改为兴安省工委。内蒙古青年团召开会议，修改了团章，明确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青年的群众组织。

四

在中国共产党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领导下，自治运动不断向前发展。我们青年团在各方面的支持下，积极开办训练班，培养干部，为政府、军队输送干部，不断壮大革命力量。特别是党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后，青年团员积极深入到工人、农民、牧民中去，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和清算恶霸的运动。我带领一个工作队到科右后旗开展工作。这个旗有三股封建势力。去之前胡昭衡同志帮助我们分别对这三股封建势力进行了分析，并制定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分别对他们采取打击、争取和团结的政策。为了顺利完成任务，我们到达之后，首先对原来的世袭旗长、公爷清乌苏图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自治运动的情况，叫他认清当前的形势，为我们工作，并让他当工作团的副团长。在发动群众，深入调查中，我们发现日寇在投降时丢下不少枪支，而且大部分都在地主家里，对我们开展工作很不利。我们决定先把这些枪收回来。怎么才能既不出问题，又能把枪收回来呢？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我们决定采取以登记枪支的名义回收。另外，要积极与清乌苏图取得联系。在收缴枪支前，我找到了他，并把工作团收缴枪支的决定告诉了他。他听完后十分惊讶，并站起来说：“那可不行，一收枪就会出乱

子”。我直截了当的对他说：“只要你不动，就不会出什么乱子，即使出一点乱子也好解决”。他涨红着脸说：“我反对！”我很平静地解释说：“工作团是民主的，少数应该服从多数，这是开会决定的，你有意见可以先保留嘛！”他再也无可奈何。我们依靠群众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一九四六年底，有一天，有三十多名流窜的土匪主动与我们联系，要求投降，并要求旗长出面接待。于是我就带着旗公安科科长图牧吉努图克、工作队队长吉格穆德和警卫员骑马到土匪占据的村子进行劝降。一进村便看到持枪站岗的土匪，气氛显得很紧张。我的警卫员也端起了冲锋枪在前面开路。我们进了屋，与土匪们进行面对面的谈判。他们提出投降后每人带两匹马，要求我们开证明放行。我对他们说：“缴械后可以放行，但每人只带一匹马，不能多带”。并对他们宣传了党的政策和当前的形势，指出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缴械投降，二是继续顽抗被消灭，两条路任其选择。他们没有投降的诚意，劝降没有成功，最后被我们消灭了。

虽然当时的环境比较艰苦，斗争尖锐复杂，但总的形势是好的，工作还算顺利。经过减租减息运动，镇压土匪恶霸的斗争，使东北根据地不断巩固、发展，到处洋溢着翻身解放的欢乐气氛。

五

一九四七年春，正当革命风暴席卷着东北大地，荡涤着反动阶级的污泥浊水，革命形势不断向前发展之际，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丧心病狂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当工作队深入到科右后旗广泛发动群众，轰轰烈烈地进行清算恶霸减租减息的土改运动时，在“五、一会议”召开的前夕，以公爷、原伪满兴安省省长、满洲电电株式会社总裁寿明阿为首

的封建势力勾结隐藏在革命内部的内防总局局长张尼玛进行破坏活动。他们给工作队编造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诬蔑工作队不讲道理，随便抓人，不按政策办事，打骂群众，欺压百姓等等。并到王爷庙告状，要求撤回工作队。他们对共产党、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恨之入骨，反对清算恶霸减租减息的土改运动。而且还扬言准备在内蒙古人民代表会上进行破坏活动。为了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我奉胡昭衡和明斯克同志之命，与内防总局局长张尼玛、自治运动联合会兴安省分会主任特布信以及二十余名武装人员乘马到科右后旗察尔森努图克好田扎拉嘎屯去谈判。临行之前，胡昭衡同志对我说：“这件事的背后一定有阴谋，你要顶住”。

当时我是科右后旗政委兼旗长，而张尼玛和特布信是代表上级机关来“检查”我们工作的。张尼玛用心十分恶毒，对我们的工作指手划脚，诬蔑和指责。我同他据理力争，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对工作的指责是错误的，你们应该听一听广大贫下中农的意见”。张尼玛看到我顶得硬，不屈服，便对特布信说：“我的意见是缴了他的枪，把他收拾了。”特布信对他说：“不能这样办，把事闹大了不好，在这里解决不了，回去再解决。”

我们之间的斗争，实质上代表着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反动封建势力之间的斗争，因此，当地的人民群众十分关心。当天晚上，警卫员对我说，许多群众纷纷表示：如他们继续这样颠倒黑白，无理闹事，就动手斗这些封建官僚。这充分地证明广大群众是拥护共产党，拥护民族区域自治，渴望得到自由和解放。第二天，我们继续进行激烈的争论。我一针见血的对他们说：“你们不是说有人告工作队的状吗？请把告状人找出来。”一句话，问得他们哑口无言。最后他们决定回王爷庙再进行辩论。我们对他们说：“既然你们在这里解决不了，也不能一走了之，应该召开群众大会把问题讲清楚。”他勉强同意召开群众大会。在大会

上，果然不出所料，张尼玛颠倒黑白的讲话，引起了群众的强烈愤慨，有些群众听不下去说“这真是胡咬”。

当我上台讲话时，台下的群众马上就安静下来了，并用支持和信任的目光注视着我。我义正辞严地说：“有些人假借群众之口诬告工作队，说什么搞乱了、搞遭了、违反政策等等，其实质是反对我们进行清算恶霸，减租减息，反对土改运动，反对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反对共产党。对那些诬告工作队的人，我们一定要追查到底，严肃处理！”

回到王爷庙后，我向胡昭衡同志作了汇报，他对我的作法表示支持，并说他们这是反对自治运动，破坏“五、一大会”的召开。

经过斗争，反动封建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内蒙古东部区的局势平静下来，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的条件日趋成熟。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大会正式开幕了。由于当时党组织和党员的身份尚未公开，乌兰夫同志就深入到代表中间，一个支部一个支部地进行会见，传达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精神，使每个党员代表有了明确的认识。

在会议召开期间，也曾出现过一些斗争。有的人借选举之机，搞了一些不正常的活动。虽然会议期间出现了一些波折，但由于在乌兰夫同志的领导下，在许多老同志和进步青年的努力下，一个一个问题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大会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蒙古族和各族人民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人民政府。这正如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贺电中所说的：

“曾经饱受苦难的内蒙古同胞，在你们领导之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蒙古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它民族亲密团结，为扫除民族压迫，封建压迫，建设内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内蒙古各族人民在中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是各民族人民团结发展的道路，幸福繁荣的道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充满胜利的希望和信心。内蒙古自治区同全国一样，必将展现出更加令人振奋和鼓舞的灿烂前景！

（本文作者现任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副主任）



葛根庙大会与东蒙自治政府

达瓦敖斯尔

东蒙人民在哈丰阿、特木尔巴根、博彦满都等人活动和组织下，到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六年一月间，已拥有了自己的政党——内人党，拥有了自己的军队——兴安警备总队、骑兵一师等，有了内部和外部革命力量的支持和援助，成立自治政府的条件已经具备。

当时，我做为东蒙代表之一，刚刚参加了中共东北局主持召开的东北人民代表大会归来，直接参与了东蒙自治政府成立的筹备工作，在大会期间担任大会的秘书长工作，会议上我又被选举为自治政府委员，被任命为民政部部长。因此葛根庙大会和东蒙自治政府的成立及其活动，我比较熟悉，现将情况忆述如下。

从一九四六年元月十二、三日开始，一向恬静的古刹葛根庙车水马龙，从王爷庙地区、哲里木、昭乌达、纳文幕仁等盟来的旗县市的三百多名代表，因当时铁路不通，都是骑马坐马车前来的。人们住宿在数百间的喇嘛宿舍里，就餐于庙仓能供千人吃饭的两口大锅旁。大会会场设在葛根庙的正殿，这是供千名喇嘛诵经的地方，八十一间房的大殿，数百人举行会议是够宽敞的。

元月十五日，召集各盟旗县领队开了一次预备会议，拟定了大会议事日程，大会主席团名单、秘书长名单。主席团成员有特木尔巴根、博彦满都、玛尼巴达喇、张铁铮（汉）、洪巨成（女）、莫德尔图、义达嘎苏荣等十几名，秘书长，达瓦敖斯尔。

一九四六年元月十六日，按照预备会议的日程，大会正式开会。

正殿北面主席团坐席的上方，高悬一幅红布横联，蒙汉两种文字写成的会标：“东蒙人民代表大会”闪烁着金辉。主席团左侧的圆柱上挂着青天白日旗，右侧圆柱预备挂东蒙自治旗，因大会未通过暂空。会场周围张贴了十几条“胜利召开东蒙人民代表大会”、“东蒙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实行自治”等标语。上午九时会议开幕。

开幕式由执行主席特木尔巴根主持。

宣布开幕后通过了大会议事日程、大会主席团、秘书长名单。

博彦满都代表大会主席团致开幕词。

中共代表胡秉权同志代表中共西满军区致贺词。

十六日下午开始，由文件起草人达瓦敖斯尔、温都苏、桑杰扎布（代乌云达赉）、阿拉坦巴根分别就《东蒙自治法》、《东蒙自治政府组织法》、《东蒙自治政府施政纲领》、《东蒙自治宣言》四个纲领性文件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向大会说明。经过全体代表两天时间的讨论，四个文件一致通过。四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东蒙人民在中国主权下，实行高度自治，除军事宣战权、外交权归中央政府掌管外，东蒙自治政府享有一切自治权。如开发经营区内矿产、森林等资源；境内铁路、公路、民航等管理权等等。这个自治法和施政纲领说明，当时东蒙人民所要实行的自治不是一般的自治，而是类似自治共和国的高度自治。

会议进行第四天，通过了东蒙自治旗帜和选举了自治政府的组成人员。

一面预制的东蒙人民自治旗，面向代表悬挂在主席台上，由这天的大会执行主席义达嘎苏荣向全体代表说明了自治旗图案的构成和所象征的意义：

长方形自治旗上下各两道红色，中间是青色，青色代表蒙

古民族。在青色上绣有黄色的交叉起来的锄头和套马杆，锄头代表农民，套马杆代表牧民。代表一致通过后，当即将这面自治旗悬挂在主席台右侧与左侧青天白日旗对应的圆柱上。这面旗帜一直使用到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的一段时间。

选举的自治区政府组成人员分为两个部分：

一、东蒙自治政府主席、秘书长、政府委员：

主席：博彦满都

秘书长：哈丰阿

政府委员：特木尔巴根、达瓦敖斯尔、张铁铮（汉）、阿思根、玛尼巴达喇、李善忱（汉）、洪巨成（女）、博丕云（女）等十五人。

二、小会代表（相当于人大常委会）：

寿明阿、桑杰扎布、乌云毕力格、郭泽民（汉）、刁博川（汉）、额尔德尼陶克陶、德礼格尔、张尼玛等四十五人。

一九四六年元月二十日，东蒙自治政府主席博彦满都代表大会主席团宣布大会胜利闭幕。自治政府首府定于王爷庙。

次日，召开了小会代表会议。选举了小会议长、秘书长和驻会代表：

小会议长：寿明阿

秘书长：桑杰扎布

驻会代表：乌云毕力格、郭泽民（汉）、额尔德尼陶克陶等五人。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日东蒙自治政府正式在王爷庙办公。

主席博彦满都、秘书长哈丰阿根据政府组织法，在政府主席之下设：

经济部长：特木尔巴根

秘 书：巴西门仓

民政部长：达瓦敖斯尔

秘 书：温都苏

内防部长：阿思根

秘 书：包明德

司法部长：张铁铮

秘 书：那木斯来扎布

参事处长：那木海扎布

宣传处长：桑杰扎布

根据东蒙自治法，在东蒙地区设立六个省：

哲里木省：主席：乌力图

昭乌达省：主席：萨嘎拉扎布

纳文幕仁省：主席：额尔登

呼伦贝尔省：主席：额尔钦巴图

兴安省：暂不设，前、后、中、扎四旗突泉县暂直辖于自治政府。

卓索图省：暂不设

政府决定，改编东蒙建立和领导的武装部队为东蒙自治军，归政府内防部指挥。

第一师：驻王爷庙 师长：莫德尔图

第二师：哲里木省 师长：那钦双和尔

第三师：昭乌达省 师长：贺子璋

第四师：卓勒图省（暂不设此省无）

第五师：纳文幕仁省 师长：鄂嫩日图

第六师：呼伦贝尔省 师长：官格尔扎布

东蒙自治政府成立不久，主席博彦满都，秘书长哈丰阿，经济部长特木尔巴根等主要领导，应乌兰夫同志邀请，参加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扩大会即《四、三会议》，做出了东西蒙

开展自治运动的重要决策。他们回王爷庙之后，召开了临时东蒙人民代表大会，按《四、三会议》决定，撤销东蒙自治政府，组建了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和兴安省政府，在内蒙古统一的新形势下，转入新的革命历程。

东蒙自治政府从成立到撤销不到三个月时间，但它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开展铺平了道路，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本文作者系内蒙古医学院离休干部）



内蒙古自治军骑兵一师的由来

都固尔扎布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八月十一日这天，在日本军官的指挥下，驻王爷庙（今乌兰浩特）的所有蒙古军、陆军军官学校师生计三千多人向东撤退。军校师生部队行军至葛根庙北哈拉牙玛吐附近时，在王海山、都固尔扎布等人的策划下，杀死了指挥部队的二十多名日本军官；驻王爷庙以北的蒙古军，向南撤退时，也于察尔森以南的地域，杀死了全部日本军官；三千多名蒙古军和军校师生就地举行了起义。

起义军返回王爷庙后，苏军即被热烈欢迎进驻到王爷庙街。此次起义正如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七日中共东北局《关于蒙古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的：“苏联进攻东北时，蒙古青年军人在征途中杀死日本人举行起义、欢迎苏军这种行动，对党、对人民、对革命有利。”（见《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一师历史》38页）

鉴于当时苏军刚刚进驻，日本军还在抵抗，根据当时的国际协定，起义的蒙古军的武器被收缴，一部分人员集中到王爷庙北大营暂时收容起来，一部分人员集中到洮南修桥。

不久，根据王爷庙发生鼠疫，社会治安混乱的情况，经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人请求苏联驻王爷庙城防司令，从洮南和北大营中调回了人员，在王爷庙成立了兴安中部地区警备大队。

大队长：都固尔扎布

一中队队长：王海山

二中队队长：额布日勒图

三中队队长：单福祥

四中队队长：那达那

苏军为警备大队装备了武器弹药和钢盔及防毒面具。与此同时，阿思根委派包启文到扎旗组建警备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警备大队及各警备队扩编为兴安警备总队。我们的任务是：清剿土匪、协助防疫、维护治安、收缴枪支、扩充队伍，积极配合友邻八路军先遣部队，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当时，为了开展哲盟南部地区的工作，打通王爷庙至哲、昭、锡盟交通，由阿思根、双宝等同志率队至突泉附近，会合西科中旗民团武装，向突泉县城之敌发起攻击，一举击溃了光复军十一师骑兵旅马海泉部的两个团及“草上飞”等土匪七百余，营救出被监禁的中共突泉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胡秉权和他的警卫员张承钧，解放了突泉县。之后，又继续南下配合辽北民主联军、辽吉军区作战，坚决反击了哲盟上层反动分子包善一、徐常统等反动派对我哲南地区的进犯。

一九四五年冬，二中队与东北民主联军嫩江一支队配合，消灭了国民党王爷庙保安司令部阎振山顽匪残部，维持了王爷庙的安定局面。

一九四六年初，我们又配合新四军三师二十二团，解放了景星县城。同时追击了扎兰屯蘑菇气南下的“国民党后补挺进军”第七旅宋柏山部三十余人，（其中还混杂日本关东军三百多人），经塔子城、白城子瓦房店、洮南西小公司等地的多次战斗，除部分南逃外，全部消灭。此次战斗我部骑兵伤亡三十多人，其中有一团副政委年仅二十五岁的纪锦涛和青年干部米格木尔二同志。

一九四六年二月，东蒙古人民政府成立后，兴安警备总队扩编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一师。同年六月东部

区成立了兴安省和兴安军区。自卫军骑一师归兴安省和兴安军区直接领导。从这时起，党派到部队里一批老干部，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自治军骑兵第一师，改为人民解放军骑兵一师，被调到东北地区参加了辽沈战役，进行了黑山、大虎山、锦州等地的阻击战，充分发挥了内蒙古骑兵的快速、勇敢、机动性大等优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耸立在乌兰浩特车站前的人民革命烈士纪念塔，就是兴安军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丰碑。

（本文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畜牧厅离休干部，现已病故）



内蒙古军政大学的生活片断

成 林

一九四六年八月至一九四八年末，我曾在王爷庙（乌兰浩特）东蒙军政干校和内蒙军政大学学习和工作。现将这一段个人经历，就自己能够回忆起来的，写成材料，聊供热心研究内蒙古兴安盟历史的同志一点参考。鉴于事隔四十多年，当时本人只是一名学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在了解全局和认识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难免有遗漏和错误之处，敬请老领导、老同学和老同事们批评指正。

一、东蒙军政干校在革命洪流中成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彻底垮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内蒙古各族人民也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了。王爷庙（乌兰浩特）一度成为东蒙人民广泛开展自治运动，进而实行区域自治，建立自治政府活动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抗日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中日民族矛盾转化为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各族人民群众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发动了新的内战，中国处于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一方面派主力部队进入内蒙古地区，与这里原有的人民武装力量相配合，在蒙汉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开展了“针锋相对，寸土必

争”的军事斗争；另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根据蒙古人民多年的愿望和民族平等的原则，开展了民族区域自治运动。当时民族区域自治运动面临着一个错综复杂的斗争局面。苏联和蒙古都主张东蒙依靠中共力量实行自治；中共主张内蒙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在中共领导下实行区域自治；美蒋则试图将东蒙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这就是东蒙军政干校和内蒙军大成立时的时代背景。为适应解放战争和民族区域自治运动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的决定，于一九四六年初，在王爷庙利用伪陆军兴安军官学校的校址，创办了东蒙军政干部学校，培养蒙古族干部。这时，大批的蒙古族男女青年从内蒙各地怀着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满腔热忱，跋山涉水，冲破重重艰难险阻纷纷来到军政干部学校学习。这些学员来自抗战胜利失散在各地的原伪陆军兴安军官学校的学生，以及兴安学院、育成学院、师道学校、兴安医学院、省立兴安女子高等学校和国民优级学校的学生。还有伪满职员、伪军人，另有一些是来自抗战胜利后在各地参加自治运动工作的人员。

二、从东蒙军政干校发展到内蒙古军政大学

东蒙军政干部学校第一期从一九四六年三月开学，学期六个月，共办了三期，培训了近四百名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男女革命青年，为解放战争和民族区域自治运动输送了大批军事与行政干部。军政干校由哈丰阿任校长、胡昭衡任政委，富日度任教育长，色丹任副教育长。

军政干校设五个连队，每个连队配设队长，指导员各一人，每个连队设有三至五个班。

军政干校的课程主要内容是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党的民族政策等。哈丰阿校长经常到校讲课，演讲蒙古人民的革命历史。同时，还学习新蒙文、学唱革命歌曲等。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当年秋季，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撤销东蒙军政干部学校，成立了内蒙古军政大学，第一期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开学，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毕业。在毕业典礼大会上云泽（乌兰夫）主席到会作了重要报告，并亲自给全校模范学员发了刘少奇著作《论共产党员修养》的奖品。全校被选的模范学员共二十多名，每个队评选1至2名。我当时在第十一队担任第三区队队长，我们队的海龙和我两人被评选为模范学员。毕业后，海龙同志分配到内蒙军区工作（五十年代担任作战科科长），我被留在内蒙军大政治部组织科工作。当时我们同一个科工作的还有乌云娜同志和呼群同志，科长林以行（女）。

第二期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初开学。当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内蒙军大分设两地：第一院设在乌兰浩特。第二院设在齐齐哈尔，两院分批培训了一千五百多名学员。第二期学员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份毕业。此时，根据内蒙党委和政府的决定，撤销了内蒙古军政大学的建制，在原址接着创办了中共内蒙古党校。

三、内蒙古军政大学第一院的组织机构与领导成员

校 长：乌兰夫（兼政委）

教 育 长：丁士一（西满分局派来的老干部）

副教育长：特古斯朝克图

乌如喜业勒图

政治部主任：丁士一（兼）

副 主 任：特古斯朝克图

政治部下设：

组织科：科长林以行（女）

宣传科：科长王贤敏（女）

总务科：科长额尔敦巴特尔

教育科：苏和负责

学校还设有文艺工作队，队长胡楚图、指导员哈伦。

学生编制的队列分为队（连级），区队（排级），班。

全校第一期共有十一个队，其中第五队是女生队。每个队又设二至三个区队，每个区队三至四个班，每个队均设有队长、指导员、文化干事，区队长、班长均在学生中产生。

此外还设有校警卫队（指导员巴拉吉尼玛）主要任务是负责学校的警卫工作。

四、内蒙军大的教学内容

主要是学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内蒙古革命运动史，目前形势与任务，社会发展史，党的民族政策，国际国内时事，听取土改运动的报告，军事体育课等。主要教学专题都是有计划地请自治区党政领导亲自讲演作报告。

乌兰夫（内蒙党委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主要报告中国革命与内蒙古革命运动史。

刘春（内蒙党委组织部长）报告民族问题，党的民族政策，区域自治的理论。

王再天（公安部长）报告国际国内形势。

宋振鼎（中共兴安盟工委书记）报告土改运动。

胡昭衡（内蒙党委宣传部长）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方知达（内蒙党委秘书长）报告国共两党和苏美问题，国内形势、内蒙形势。

秋甫（内蒙报社负责人）报告当前时事（解放战争的局势）。

社会发展史的学习主要由学校教育科同志负责讲课。

每一次党政领导专题报告后，就由学校教育科老师进行辅导。乌兰夫的报告由莫德勒图负责。王再天的报告由金锋负责，

刘春的报告由苏和负责，方知达的报告由查干负责。军事课，主要由各连队队长负责进行；除讲课外，还实地进行队列训练和射击练习等等。

军大的师资，大部分是来自东北军大毕业生。全校教职工有一百一十多人。

五、艰苦朴素的军大生活

解放战争的三年，一切都为了支援前线，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十分困难，所以无论东蒙军政干校或内蒙军大，教职工和学员都过着艰苦朴素的战时供给制生活。学员和教职工的供给标准基本相同，主食经常吃的苞米糝子和高粱米饭。由于粮食定量有限，还经常吃苞米糝子土豆混合粉。有时教师伙食还能调剂点小米。副食主要是土豆、萝卜、白菜和大头菜等。一般每隔十天半月可改善一次伙食，吃上一顿白面馒头和猪肉嫩粉条。

学员每人发给两个薄铁片做的饭碗，一双竹筷。每个班备有几个薄铁片制作的洗脸盆和两个水瓢。

每个班每天轮流安排两名学员值班，其任务是早晨打来洗脸水，打扫室内外卫生，每顿饭由值班人员到伙房领来一桶饭，小半桶菜，回班里后，平均分配。不论春夏秋冬大家都是用凉水洗脸，每到冬天下大雪后，有些同学就干脆用雪洗脸。

学员每年发给两套浅灰色的粗布制服，单帽、棉帽各一顶，布鞋、棉鞋各一双。每个学员还发给方凳子一个，不论到大礼堂听报告、参加晚会、上课、自习、吃饭都自带自用这个凳子。宿舍既是教室又是食堂，有时还用来召开文娱晚会。学员都在木板炕上睡，每铺炕能睡八九个人。

因为学员来自四面八方，很多同学的行李，铺盖和衣帽鞋袜都很简陋，有的学员特别困难，学校也没有供给能力进行特殊照顾。因此，各队学员之间相互就开展互助运动，有些同志在力所

能及的情况下将多余的被褥、毯子、鞋袜等拿出来接济特别困难的同乡，发扬阶级友爱精神。

一九四八年春，内蒙军大学习南泥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始办了军大农场，既种粮食，又种蔬菜，成为学校的副食基地。既学习又劳动，既锻炼了思想又改善了伙食。很多同学被选为“突击队员”，担负最重最累的劳动任务，也有不少青年表现突出，在学习与劳动双丰收的条件下加入了青年团。

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军大校风

从东蒙军政干校到内蒙古军政大学，都始终继承和坚持了抗大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革命校风。

当时，学校经济虽然十分困难，物质条件很差，但全体师生，艰苦奋斗、团结紧张、努力学习、奋发上进。整个学校革命热情高涨，充满着生机和活力。学校的纪律制度严明，作风紧张活泼。从起床到就寝的一切活动，都以军号为准。人人都必须准时、敏捷，老师身体力行，学员自觉遵守。人人、队队学唱革命歌曲，每逢开大会、听报告、上课、举行文艺晚会之前，各队主动集体唱起来，同时都有啦啦队，相互拉唱歌，相互比赛着唱，队队都以唱得嘹亮动听整齐为荣。每当队伍行进时，都是边走边唱，步伐整齐，歌声宏亮，显示出生动活泼的革命气概。在节假日对外公演或内部文娱晚会上，大合唱、男女独唱、双重唱等更是活跃异常。

七、军大师生积极参加了消灭鼠疫“百斯笈”的战斗

一九四五年发生鼠疫，致使王爷庙地区从一九四五年秋到一

九四六年秋受害致死的达三千多人。

约在一九四七年七、八月份，乌兰浩特又一次发生了人间鼠疫，我们全校师生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防疫委员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消灭鼠疫的战斗。实行分区戒严，进行扑灭。由校方给参加战斗的学员每人发了一双防疫长筒白布袜子，一个口罩、一付手套，任务是分段到戒严地区站岗放哨，严格管理疫区人员流动，控制疫病扩散蔓延。同时还组成有三五人为一组的巡逻小组，背起消毒器材进行巡逻消毒，及时处理疫病的防治与抢救。

在自治区政府防疫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经过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地区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加之东北派来了包括苏联专家在内的高级防疫人员的积极协助，终于控制了鼠疫蔓延。

八、严密的党团组织活动

东蒙军政干部学校，从一九四六年三月创办以后，不断提高青年学员的无产阶级觉悟水平，为发展党团组织创造了条件。从一九四七年初开始，在学员里开始发展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团团员，我是一九四七年二月在干校加入“内人团”的。发展初期几个队的团员共十儿人一起过团的组织生活，随着团组织的发展壮大，军大是以队为单位建立了团支部。那时，党的组织活动尚未向社会公开，因此青年团组织也极为秘密。开会之前，先找好肃静地方，然后才秘密地通知每个团员在指定时间里到指定地方参加会议。记得在团的生活会上经常是学习内蒙青年团本部创办的“黎明”刊物。这个刊物的主要内容是宣传革命理论知识和共产党的政策，当前形势与对组织组织和团员的任务与要求，以及反映上下情况。

内蒙古军政大学的一年多时间内，也发展了几批共产党员，都是秘密吸收，个别发展的。

第一期学员临毕业之前，第一批发展了十几名党员。学校在一

九四八年四月二日举行了毕业典礼。我是三月十七日入党，那时我担任第二队三区队区队长。记得三月初的一天夜间，我和同宿舍的同学都已入睡，队指导员苏德那木悄悄地招呼我起来，一同到他办公室帮我填了入党志愿书。经过上级党委批准后，约在三月二十日左右一天夜晚，全校新发展的十几名党员集合到大礼堂举行了严肃而庄重的入党仪式，学校党组织领导领着新党员举起右手面对党旗，向党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从东蒙军政干校的创立到内蒙古军政大学的三年，时间虽然短暂，但为内蒙古的革命斗争培训出一大批骨干。他们在这个革命摇篮里学会了革命本领，奔向内蒙古和东北地区人民解放战争的战场，参加了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和各级地方政权建设，把党的温暖和光辉送到了草原各族人民心中，为中国革命、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贡献。

（本文作者系科右中旗政协副主席）



扎赉特旗的放荒及人民的斗争

博儒古德

《东三省蒙务公牍汇编》称：“哲盟十旗荒地，由官局丈放者始于扎赉特旗”。

(一)

扎赉特旗的放荒是从光绪二十五年开始的。当时扎旗归黑龙江省管辖。黑龙江省将军恩泽向清朝政府呈请开放荒地：

臣恩泽自从在本省任职以来，亲自调查本省管内的扎赉特旗、杜尔伯特旗、郭尔罗斯后旗三个蒙古地区，该三处有能开垦耕种的荒地，近几年牲畜减少，草原荒芜，臣深感惋惜。新修的东清铁路正从这三旗的中间通过。从外旗迁入的人口又逐渐增多，百姓生活极为贫困。因此，臣多次下达公文，或派员前去同他们磋商，劝导他们放荒。尤其是今年五月份，得到户部的同意，黑龙江省副督统寿山呈请在案，不知现在可否放荒？省内现在经费不足，所产粮谷不能满足当地需要，上述旗荒地土质肥沃，开垦变成熟地可征收捐税，臣派通判张心田、云骑尉、舒尔翰等人到扎赉特旗，其当局也同意，他们向本省举文呈请已在案，如果将扎赉特旗放荒一百万垧，按七折算实数能达七十万垧，每垧按价银壹两四钱算，总收入可达九十八万两，与蒙旗对半，国家得银四十九万两。此事对国家对蒙旗都有利，希批准。

恩泽的呈请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后，于光绪二十四年派员到扎

賚特旗。当时扎賚特旗的扎萨克旺喇克帕勒济欠北京万庆号钱庄银拾肆万余两，向黑龙江借钱四万余两，对放荒的事非常同意。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开始办理放荒事宜。于次年五月，放荒扎賚特旗莫勒红岗子一带荒地，范围是南至郭尔罗斯前旗境，北至扎旗桃儿河北二龙梭口、蛮头、四家子；东至嫩江岸；西至科右后旗。面积一百万垧。

正要丈放土地时，发生义和团运动，帝俄攻打北京时，俄兵正好从这里通路，因而暂时中断。直到光绪二十八年六月，黑龙江省任命荣桓为垦务局总办，扎旗任命穆仍嘎为常办。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丈放了莫勒红岗子荒地二万七千零九十四垧，次年又丈放莫勒红岗子及洮儿河以北二万六千八百五十垧，加上又查出熟地（不在册）二万四千五百七十七垧，算为本年度开垦，光绪三十年丈放二龙梭口、望海附近四十五万六千九百八十垧。共计近五十万垧。这是扎旗的第一次放荒。这时将莫勒红岗子改为大赉厅，设置了抚民通判，并在塔子城、景星设置分防，负责该地治安兼营剩余荒地放地事务，规定每垧征收杂税一钱五分银。

第二次放荒是从光绪三十三年开始的。这年四月份丈放望海、额勒根河以南荒地，但此地狭窄，于是又将东部八个努图克八个庙宇的生计地留下外，其余全部丈放给垦务局。五月份把垦务局设在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分局设在扎旗，省方任命庆山为局长，扎旗任命管旗章京格朋格为副局长，以下任命梅林哈丰阿为总办，绰克达賚为帮办，阜海为会办。这时放荒总数没有完成计划，扎旗也无可放的荒地，遂停止了放荒。

（二）

光绪三十二年省民政司长倪嗣冲，从黑龙江省陆军退伍军人中招来屯垦军，在扎賚特旗东南部哈拉火烧屯进驻，每个兵给荒

地一百亩，贷款六十二两银。这些兵自己不干活，强迫附近农民劳动，还经常打死群众牲畜和家禽，携带武器奸淫妇女，扰乱治安，胡作非为。而土地每亩获粮一斗上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只剩下百名左右人员。因此，从宣统二年起，不再进驻土垦军，垦地另招农民承佃，估计最肥沃的良田有二万五千亩。

(三)

按照丈放一百万垧的计划相差甚远，于是逐年开荒，所卖荒价银元都流入王爷和官员手中。当时扎旗章京格朋格掌握旗内政权，旗内主要事情都需他办理。东部努图克台吉端儒布与百姓商量，拿出良马四匹、白银二千两由格朋格转给省里的程德全将军，要求停止放荒。格朋格的内兄穆格德春在省里当翻译官，格朋格让其转交，被穆格德春从中贪污而未转交。程德全下令必须完成一百万垧的任务。群众把送礼的事报知旗协理台吉陶德毕力格图，去省提问，始知穆格德春从中贪污，加罪穆和家属到新疆服刑。章京格朋格也犯了罪被捕入狱，服毒而亡。从此，垦务分局的事情都归梅林哈丰阿掌管。

哈丰阿仗势欺民，他亲自到东部努图克的呼来图屯，召集台吉壮丁开会，要全部开垦荒地，不给百姓留生计。群众再三哀求，毫无效果，引起群众不满。

巴什喀、希恩尼根、色登三人提出自己保护自己的牧场，群众纷纷响应，携带自己的武器，爆发了反抗放荒的暴动，很快聚集成了一三百来人的队伍，包围了哈丰阿的居住处，哈丰阿的卫兵也不动手，群众生擒了哈丰阿，带到屯西枪毙了。同时打散了丈量荒的人员，从此停止了放荒。

暴动发生后，程德全派军逮捕了挑起事件的巴什喀以下四人，送到郭尔罗斯前旗拘押，随后撤销了垦务分局，结束了第二次放荒。

突泉县维持会和国民党党部的建立与瓦解

屈庆振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日本关东军一触即溃，望风而逃。八月九日，苏军飞机飞临突泉上空，撒下《告东北人民书》，宣告苏联已对日本宣战，要东北人民起来共同消灭日帝。在突泉的日本官吏见大势已去，于八月十日放火烧掉伪县公署建筑物和文书档案，携带家属仓惶逃窜。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伪官吏和汉奸们如丧家之犬，也作鸟兽散。八月十二日，苏军大部队进驻突泉县城，不久又传来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的消息，从而结束了东北人民十四年亡国奴的生活。可是，正当突泉人民欢庆东北光复和抗战胜利的时候，那些躲藏起来的伪满官吏、汉奸等残余反动份子，却不甘心灭亡，他们窥测方向，密谋策划，等待时机，企图重登政治舞台。

就在苏军进驻突泉县城后不久，由突泉福泉涌烧锅的大掌柜高德恒为首的伪官吏和社会上的头面人物串通在一起，以维护地方社会秩序为名，成立了突泉县地方维持会。高德恒自任会长，赵星久（杜尔基大有庆烧锅的老板、曾任过伪醴泉县公署的股长）任副会长。成员有阎世清（又名阎玉泉，任过伪六户警察署署长、伪醴泉县警务科司法股长专职、伪警佐）、王庆怀（伪醴泉县兴农合作社三泰棧一一收“出荷粮”的机构经理）、贾效伯（伪司法代书，曾任过伪醴泉县电话电报局局长）、郭长中（伪醴

泉街副街长)、吉祉祥(突泉天益恒老板)、孙名阁(突泉信义德老板)、曹剑谭(图什业图王爷驻醴泉办事机构“敬业堂”总管)、李鸿儒(有名的地痞、混混)等人。维持会成立后立即招兵买马,建立武装力量。很快建立起一个武装大队,下设四个中队。由周连庆(杜尔基的大地主,曾当过伪国兵连长)任大队长,一中队队长陈玉山(九龙村岗岗屯大地主),二中队队长冯子臣(马贩子),三中队队长刘万年(伪洮洛户警察分驻所所长),四中队队长汪景恒(六户村大地主)。随之,各村镇也相继建立了维持会,由一些地主、伪警察等担任会长,并且都搜罗人马,建立武装力量,主要的有六户维持会会长李伟忱、杜尔基维持会会长马成林、学田维持会会长周永、宝石维持会会长李玉堂、水泉维持会会长李向武等,很快地控制掌握了当时突泉县的政治局势。

突泉维持会建立后,除了积极扩大势力,建立武装外,还大搞侵吞日伪财产和搜刮民脂民膏等勾当。他们先是把伪县公署遗留的一千多石出荷粮、一百多匹马、一大批食盐和老百姓押在“大兴当”当铺的物品全部卖掉用来充作维持会的经费,反过来却说这些物资都被苏联红军拉走,用诬蔑苏军的方法来欺骗百姓。不久,又由吉祉祥、刘贡九(突泉东升庆老板)出面发行突泉“地方流通券”代行货币,很快这些“流通券”就变成了废纸,发行者大发横财,老百姓深受其害。

维持会成员李鸿儒因为没获得实权而不满,想同高德恒较量高低。他先是拉拢二中队队长冯子臣合伙不成,随后又跑到太本站维持会拉来七十多人进城显示力量。可是高德恒等人早有准备,不仅掌握了县城内维持会的武装力量,另外还从杜尔基和九龙两处维持会调进了人马进行防备。李鸿儒见势不妙未敢动手,这场内部火并没搞起来。

就在维持会大肆扩充力量的同时,突泉县四乡的土匪也蜂涌

面起。他们一心想抢劫县城，特别是对维持会的枪马很眼红，以“草上飞”绉子为首，伙同“常胜”、“天生好”、“日生好”等多股土匪一起纠集了四百多人，扬言要攻打突泉县城。维持会的头目们听到消息后很恐慌，经过谋商策划，采取了虚张声势的方法，对外大肆宣扬维持会人马很多，并说已做好对付胡子攻打县城的准备等等，“草上飞”等不知虚实，没敢贸然行动，反而把绉子拉到科右前旗境内去了，才使县城转危为安。

由于维持会内部的争权夺势和胡匪的外部威胁，使高德恒等人感到地位不稳，因而急于寻找后台和靠山。恰在这时（一九四五年九月），从洮南县来了一个张一揆。张一揆在旧中国和日伪时期是洮南县的一个教员，可是来突泉后声称他是老牌正统国民党员，到突泉来是开辟工作，建立国民党组织的。他对维持会和一些头面人物宣传鼓吹说：“国民党是正统，中央军强大，要想吃得开，说了算，就要参加国民党”。高德恒等人正急于找出路，张一揆同他一拍即合。经过策划和准备，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在突泉县城内建立了中国国民党突泉县党部筹备委员会。筹委会名誉委员长高德恒，副委员长赵星九，监察委员贾效伯，执行委员张一揆。王政仕（从外地来，身份不明）、李发春（伪醴泉县公署经济股股长）、李兴孝（又名李湮之，伪醴泉农业学校教师，六户正心成二老板）等十余人为筹委会委员。

突泉县国民党党部筹委会成立后，为了取得国民党的正式承认，立即派出王政仕、李兴孝、曹剑谭三人赴长春与国民党东北行营进行联系。因为王政仕之父王寿天是国民党东北接收大员，李兴孝的亲戚董建平也是东北接收大员，所以他们到达长春后，很快就同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筹备处接上了头，受到了接待和承认。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筹备处头目罗大愚为他们颁发了八份委任状，委任张一揆为国民党突泉县党部书记长，王政仕、李兴孝、

李发春、王连阁（伪醴泉县公署警务科保安股股长）为执行委员，阎玉泉（即阎世清）、贾效伯、杨雨祁（伪醴泉县公署教育股股长）为干事。罗大愚还对他们回突泉后如何开展活动作了指示，要清查日伪财产，保持现状，做好国民党正式接收的准备工作；要收编地方武装，防止落入共产党八路军的手中。

王政仕等人回到突泉后，向筹委会和维持会头目们传达了罗大愚的指示并宣读了委任状，正式组建了中国国民党突泉县党部。张一揆为书记长，贾效伯为监察委员，赵星九任维持会会长（高德恒已病死）。县党部下设组织、庶务、教化、宣抚四个科，城关镇、六户镇、杜尔基镇三个分部。组织科主任王政仕，副主任阎玉泉；庶务科主任李发春，副主任周绍武（伪醴泉县公署庶务科副股长）；教化科主任李兴孝，副主任杨雨祁；宣抚科主任王连阁，副主任夏永昌（伪醴泉县公署警务科科长、警正）。国民党城关分部主任孙立奇，六户分部主任张子华（伪警尉），杜尔基分部主任周明瑞（杜尔基小学校长）。维持会的武装部队仍由周连庆任大队长。

突泉县国民党党部建立后开展的活动主要是：

第一，大量发展国民党员。张一揆等人以宣传、欺骗、引诱等手段，采取自己报名、“挂名代入”（本人不在场，由别人代替报名）等方法，极力拉拢一些伪官吏、士绅、地主、青年教师和学生加入国民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了二百七十多名国民党员。

第二，大搞反动宣传。他们通过举行集会和讲演，拉拢一些教师和学生组织剧团演出话剧、歌剧、快板、相声和利用收音机收听中央社电台广播并印发传单等方法，大肆宣扬国民党是正统，蒋介石是领袖，中央军抗战有功，诬蔑攻击共产党八路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来欺骗广大群众。

第三，积极为国民党接收做物资准备。为迎接国民党的接

收，成立了以赵星九为首的“后援行政委员会”，清点日伪政权遗留下来的房地产、粮食、食盐、牲畜等各种物资；责成维持会派出武装到四乡收缴个人手里的枪支弹药；把一些伪政权的官吏、警察、宪兵、特务等召集一起进行安抚鼓励，叫他们为国民党效劳卖力；对这些人大肆封官许愿等待国民党接收后，再次登台，统治人民群众。

正当这些国民党分子在突泉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我军已经到达洮南等地并开展了工作。十一月中旬，李兴孝因事去洮南时，遇见了他在大学读书时的老同学——我军某部政委胡秉权同志。当胡秉权同志得知李兴孝已经加入国民党的情况后，及时指出他这样做是走上了错误的道路。随后向他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当时的政治形势，讲解了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人民要当家做主人的道理，要他转变立场，站到革命人民一边来。李兴孝听了以后很受教育，当即表示他赞成我党的政治主张和做法，回突泉后要对和他比较知近的上层人士做工作，让这些人和他一道投入到革命阵营方面来，并邀请胡政委尽快到突泉县来开展工作，胡秉权表示接受他的邀请，一定到突泉去。

李兴孝从洮南回到突泉后，立即向赵星九、孙介邠（在伪醴泉县公署任过科长）等人讲了他在洮南遇见胡政委的经过，转述了胡政委讲的话，动员他们站到共产党八路军一边。赵星九等听了后表示同意李兴孝的主张，随之派出周连庆前往洮南专程迎接胡政委来突泉。不久，胡秉权同志就带领部份干部和战士来到突泉县开展工作，张一揆、王政仕、李发春等人得知消息后，在胡政委到来之前就逃出县城，跑到学田地区一带躲藏，并在那里招兵买马，等待时机，准备卷土重来。

胡秉权同志来到突泉后，受到了各界人士和群众的欢迎。胡政委利用各种机会，采取不同方式向突泉的各方面人士和广大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并写信给跑到乡下的那些人宣传

革命道理，要他们转变立场，回到人民一边，一起合作共事。除了张一揆、王政仕、李发春几个死硬分子外，孙立奇、阎玉泉等人见信后很快回到突泉县城，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民主政权做工作。由于胡秉权同志的辛勤努力，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局面。经过各方面的酝酿协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日组建了突泉县民主政府。任命赵星九为县长，孙介邠为参议长，李兴孝为秘书长，胡秉钧为财政科长，刘贡九为财政科副科长，阎玉泉为总务科长，孙立奇为民政科科长，李秀石为支应局局长。原维持会的武装力量改编为公安大队，周连庆任大队长，宫希武任大队副，一中队长陈玉山，二中队长冯子臣。公安大队归县政府领导。

民主政府的成立，引起了反动派的仇视和恐慌。混进公安大队的冯子臣、宫希武、刘海山（马贩子出身）等反动分子，于十二月五日晚带着公安大队人马突然发动叛乱，扣押了胡政委，打死了李兴孝，解除了胡政委带来的战士们武装，推翻了刚刚建立起来的县政府。张一揆、王政仕等得知反革命叛乱成功的消息后，欣喜若狂，立即返回县城，又重新挂起了国民党党部的牌子，并对原班人马做了部份变动，由张一揆任书记长，王政仕任副书记长，贾效伯任名誉书记长，第一科科长李发春，第二科科长王连阁，第三科科长杨雨祁，第四科科长赵显荣，城关、六户、杜尔基三个分部主任原任未变。接着，他们又把光复军马司令（马海泉）部和“草上飞”（项成生）绶子勾引进城，同维持会人马合流一起，用来防备八路军攻城。过了几天，他们匆匆忙忙地拼凑成立了一个突泉县政府，叫孙介邠当县长，冯子臣因叛乱有功升任了光复军第二团团长，这些人以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稳坐突泉的天下了。

驻王爷庙（乌兰浩特）的东蒙人民自卫军得知胡秉权同志在突泉被扣押的消息后，于十二月十八日派出第二大队（老百姓称

之为“双宝部队”）星夜赶来突泉，向盘踞在突泉县城里的维持会、光复军、草上飞等匪发动了猛烈地进攻。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打垮了维持会，赶跑了光复军和胡匪，救出了胡秉权同志，也使县城内的百姓免受匪徒洗劫之苦。东蒙自治军进城后成立了“联防司令部”，维护县城社会秩序和清查国民党反动分子，张一揆、王政仕等国民党分子逃离突泉，突泉国民党党部和维持会彻底被瓦解。一九四六年二月，我军独立一旅在朱继先司令员率领下进驻突泉，开展革命工作，从此，突泉县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

（本文作者系突泉县档案局调研员）



四十年前征募军马的回忆

达瓦敖斯尔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伪满垮台后，科右前旗境内，农村牧区老百姓拣到不少日伪军警遗弃的枪支弹药。他们为保卫自己的家乡自动联合组织了民团。

杰尔格勒和暴彦巴图等同志，经过与各地民团团头联系，并亲自下乡工作，把零散的民团收编为旗自卫队。旗政府设自卫队总队，各努图克、嘎查分别设了大、中、小队，并受总队指挥。曾进行了保卫王爷庙、保卫科右前旗的武装斗争。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我接任科右前旗旗长时，杰尔格勒同志向我介绍了自卫队的情况，并要求我以自卫队总队长的身份下乡视察自卫队，还需征募部分军马。

一九四六年元月二十一日葛根庙东蒙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我回到王爷庙，就和杰尔格勒、暴彦巴图、官布扎布等同志下乡了。同时下乡的还有巴彦满都乎、诺尔布仁沁、敖木罕、包彦和希格（画匠）和他的爱人（名字已忘），另外还有几名警卫员。工作组除我之外都是年青人。

科右前旗北部三个努图克的自卫队，是全旗自卫队的主力，队员都是能骑善射的蒙古族青年。因冬天他们一律穿白楂皮袄，被称为“白楂皮袄队。”土匪们一见白楂皮袄队都闻风丧胆，因此，土匪不敢轻易进犯北部牧区。北部三个努图克有二百来名自卫队员，人人都有枪，只是坐骑不足，需要补充马匹。我们决定去北部的三个努图克。

二十五日一辆马车和十来个乘骑，载着一大篓烧酒和生活用品，由王爷庙北门直奔洮儿河北好田屯。好田屯在洮儿河之阳，离河不远。我们就住在此屯的旗自卫队副总队长兼第一大队长乌力吉套格套家。晚饭后，我们拟订了工作日程和征募军马的计划。

次日，我们由好田出发，顶着刺骨的寒风走向巴公府。途中我们发现了一只野鸡，我接过乌力吉套格套递过来的枪，瞄准后扣动了扳机，那只野鸡向前跑了几步便倒下了。拣回来一看，正中野鸡的脖子。大家齐口称赞我的枪法，并说：“咱旗长五十步穿鸡脖子的好枪法，当咱们自卫队的总队长，真是当之无愧呀！”从此，大家把我五十步穿鸡脖子的事传开了，很多人认为我是文武双全，当旗长胜任，当总队长够格！

这天晚上，巴公府的努图克达宰了一只羊，招待了大家，又把那只野鸡烧成了汤，喝了老白干烧酒，那时就算是一顿丰盛的宴会了。

出巴公府我们到了岭北桑古日巴，这是一个自卫队中队部的所在地。这位忘记了名字的中队长是个枪法好、善狩猎的蒙古族同志，我们到时，他正好打了一头野猪。野猪肉鲜嫩无比，我们十几个人，野猪肉就烧酒吃了个痛快。

按工作日程安排，离开巴公府后，要到索伦的南麓的乌兰毛都，然后到旗最西北角的阿力得尔高勒，视察这三个努图克的自卫队，并在后两个努图克征募军马。视察自卫队的方式，由旗长兼自卫队总队长达瓦放斯尔检阅自卫队，听取汇报，并发表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明确自卫队的任务、性质和职责，鼓励自卫队员尽职尽责。并借此机会向群众宣传葛根庙大会精神，告诉他们不久将成立东蒙自治政府的大好消息。

当时科右前旗境内有四家大牧主，每家有数百匹马，其中三家在乌兰毛都努图克的满族屯，另一家在阿力得尔高勒努图克。我们首先到了满族屯。

满族屯的三家大牧主是近亲家族，都是早年入了蒙古籍的满族人。其中有一个叫道德宝的牧主，为人开明，拥护人民政府。我们一去，他带头捐献了三十多匹马。我们工作组的包彦和希格是道德宝的侄，是另一家大牧主的子弟。他做自己家老人的工作，献出了二十多匹马，剩下一家也不甘落后，也献出了二十多匹马。这样我们在满族屯就征募了八十多匹马。事情进展十分顺利。于是道德宝杀了两只羊，我们出烧酒，和三家牧主进行了联欢。

再向前进，途中又视察了几处自卫队，于二月中旬到达阿力得尔高勒那家大牧主的家（屯名和姓名忘记了）。

乌力吉套格套副总队长和这家大牧主很熟，十分了解他的为人。原来这位六十来岁的大牧主，满脑子封建思想，又十分吝啬，对封建王公十分崇拜。日伪时他常到本旗王爷家里，唯王爷之命是从。针对他这种思想特点，工作组到他家后，乌力吉套格套就把我捧为王爷，对我恭维备至。使这位老牧主认定旗长就是王爷，当下把我做为贵宾接待。

摆下了这个“迷魂阵”，我们的工作开展就顺利了。老牧主一看本旗王爷亲自来征募军马，岂敢违命，只好献出一些好马，以表其忠心了。但又十分心疼自己的财产。开始只认征十匹马，经过乌力吉套格套和杰尔格勒软硬兼施对他做工作，终于让他献出了三十多匹马。至此，我们共征得一百二十匹马，完成了预订的征募任务，我们派了一名工作组的同志，带着几名自卫队员，把军马送回王爷庙。现在回忆起四十多年前的往事，觉得很有趣儿：视察自卫队，我扮演了总队长，接触旗民百姓，我又是旗长，最有趣儿的是，和顽固的封建牧主办事时，我又被捧为“王爷”；当时的工作需要，我也只好这样逢场作戏。

随后，我们向阿力得尔努图克进发。

阿力得尔高勒地处偏僻，与突泉县接壤，土匪或中央军不时从

突泉县窜入，骚扰我旗边境。努图克达姓高，是个汉人，曾当过伪警察署长，此人比较老实，文化程度较高，旗政府成立后，任命他为努图克达。我们为了团结他，我们就住进了他家。第二天对自卫队刚刚检阅完毕，突然接到有一股二百多人的匪情情报，情况十分紧急，杰尔格勒同志，当即带一个六十多人的自卫队中队堵击窜来的土匪。

次日，杰尔格勒同志带队归来，打死了几名土匪，又缴获了几支步枪，把土匪赶出了旗境，白楂皮袄自卫队，又一次经受了考验。

至此，全部工作任务顺利完成，于归途中，我们又在乌兰毛都努图克的那林扎拉嘎屯官布扎布同志家里过了春节，与当地群众联欢，拜年，于一九四六年二月末回到了王爷庙。

这一个月，我和杰尔格勒、暴彦巴图、官布扎布等青年同志，同吃同住同工作，形影不离，亲密团结，同心协力，彼此结下了深厚友谊，成了忘年之交。可惜官布扎布、杰尔格勒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而我这个八旬老朽，也只好以此篇回忆往事，悼念战友，以寄哀思吧。

（本文作者系内蒙古医学院离休干部）

王府的奴隶

科右中旗政协文史办

图什业图旗王爷府设在科尔沁右翼中旗代钦塔拉。奢侈的统治生活，使王公贵族们需要征用许多跟班役吏、梅林扎兰，除此之外，还要强征大批的工奴，来侍候王公、太太、少爷小姐们衣食起居。我们走访了为末代王爷业喜海顺当奴隶的几位老人，他们的自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无情地揭示了王府生活的内幕。

王府的奴隶分内、外室。内室的奴隶工种繁多杂乱。从早起床开始，整理厅堂、摆布家俱，清擦洗涮、倒尿打帘，拿衣递帽、端水送饭、点烟沏茶，一天起居行走，无一不陪伴侍候。奴隶们从早到晚手脚不停，累得腰酸腿疼，精疲力尽，直到王爷、福晋抽足了大烟，上床睡着了为止。奴隶翠梅五岁失去父母，八岁进王府当奴隶。按照规矩初进王府的小翠梅破烂衣服被扒光，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同时被剃光了头，当“小子看待”，名字被改为“明儿”不许再叫翠梅了。明儿的任务是擦地板、玻璃、家俱，还兼做跑腿打零的活计。王爷的屋地是用牛踝骨砌成的，擦地板时要跪在地板上用湿布爬着擦，坑坑洼洼里的泥土、骨缝里的烟灰，都必须抠出来，膝盖爬破了，手指磨出了血，还不能让福晋知道，擦玻璃更是苦差，八岁的小女孩，门窗高，个头小，踩着凳子干，不小心就是鼻青脸肿，尤其要小心不能碰坏室内的摆设，否则就要被打得头破血流。王爷家还有个“小孩不能吃饱饭，吃饱了就糊涂”的说法，所以小明儿总是吃不饱，一天挨下来，头疼脑胀，两眼直冒金星，半夜饿得实在无奈，就偷猫食充

饥。

福晋是满族人，会说一些蒙语，但别人听不明白，她就骂奴隶们是“混蛋！”“蒙古人不懂蒙古话”。为了寻开心，福晋每天抽大烟时，摆一炕沿棒子，让明儿跪在地上用汉语数棒子，数错了，不是一巴掌就是一脚，把明儿打得在地上乱爬。

有一次，三个奴隶姑娘实在受不了王府的折磨，偷偷地跑掉了，福晋硬逼着明儿要人，把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孩打得死去活来。

伪满洲国建立前后，奴隶们相继离开了王府，翠梅也是十八岁的大姑娘了，她也不愿再留在王府了，结果全身衣物被扒个净光，被赶出王爷府。后来舅舅为她做主，与奴隶高力套结了婚。

绣奴彬祝是白音淖尔老奴隶的女儿，她练就一手好针线活儿。她绣鸟只差不会飞，绣的水只差不会流，绣的鱼只差不会游，人们都管她叫“巧女”。可是福晋的要求更高，她看中的画儿，要巧女绣出来，看不出是绣的才行。有一年，王爷要朝见皇帝，让彬祝给缝一件水獭皮大衣。为这件衣服，彬祝昼夜不眠，三四十张皮子做一件大衣，要求条件又太高，她施展了全心的智慧，用尽了全身的技巧，终于做成了这件朝龙大衣。这件大衣看起来美观大方，合身合体，酷似一张皮子天然得体，就是把衣领朝下，反转来看，毛顺色佳，光滑均匀。尽管这样，彬祝还是被挑剔和责难。

塔木是专门给王府做奶豆腐的女工匠奴隶。她精细能干，技艺高超。她做出来的奶豆腐品种花样多，味道甘甜清香，不但筋道可口，用开水一泡，如油脂一般，清心开胃，色鲜味美。塔木一辈子无儿无女，因而特别喜爱小孩。于是她经常带一些出来，分给孩子们吃。可是，就是这么大年岁，又是前代王爷的老奴隶，被发现后，也是一顿苦打。

礼格丹是专为王爷炒米的奴隶。他从年青时就为王爷炒米。

经他手炒的米，米粒爆得大小均匀，米花炒得一模一样，开水一泡，炒米全部漂起来，碗底从不出现一粒细沙，被称为是底清米细的上乘炒米。炒米是王爷、福晋早餐的主食。每早进食都必须由礼格丹亲手新炒的米才行，一旦不顺口或吃了一顿隔夜炒米，礼格丹就要受到斥责，甚至打骂。

外室的奴隶为放牧，对外联系。他们的衣食住行都要由管家支配。他们常年奔波、顶风冒雪、日晒雨淋，又不得温饱。

高力套是放牧的奴隶，自幼为王府牧羊，他积年累月掌握了超人的追踪术和记忆知识。他能记住、辨认出自己放牧的每只羊的相貌，不论自己牲畜混到千百只别群羊中，他都能一眼认出来。他还能根据脚印的痕迹辨认出自己的牲畜。甚至只见一面，几年不见的牲口他都能一眼看出来。就是这样的奴隶，也经常得不到温饱。

海塔拉朝克图，是达尼芒哈屯人，是王爷手下很有名气的奴隶。朝克图走路特别快，走起路来象马倾起来一样快，二人同行，没法和他一起走路。有一次不知谁的嘴快，对王爷说了“海塔拉”的事。“海塔拉”是汉语颠跑的意思。王爷听说海塔拉朝克图有一次和骑马的人一同从代钦塔拉出发，能同时到达西大庙。王爷就把他叫来说：“朝克图，听说你会颠吗？”朝克图：“颠是颠不好，会跑。”“那么你一天能跑多远？”王爷又问。“整天没跑过，跑一会儿还行。”朝克图答。于是王爷令他第二天到六十里地以外的白音花庙取回一把古代军用腰刀。

第二天天亮之后，王府的大门开了，朝克图也出发了。他赶到白音花庙传达了王爷的话，又吃了一顿饭，拿回了腰刀。这时王爷刚刚起床，早饭还没吃到口，朝克图就把腰刀递给了王爷。来回一百二十里路，还吃了一顿饭，竟在一个早晨的时间跑完了，真是飞毛腿。当即王爷赏给他衣裤鞋帽。从此，海塔拉朝克图就更加闻名了。可谁了解他，一个奴隶卖命的苦衷呢？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王爷经常拿颠马来取笑朝克图，朝克图也经常以恶作剧回复。有一次朝克图给王爷烧炕，灶口冒烟。他明知王爷就站在身后，他故意边踢灶门边骂：“这个他妈混蛋王爷的灶，平白无故冒烟熏我、呛我！”王爷问他：

“朝克图你骂谁呢？”他立刻装出诚惶诚恐的样子：“哎呀！王爷，奴才该打！”王爷一看他那样子，也只好一笑了之。

有一次，朝克图去小便，王爷养的几条狗跟在身后，他骂道：“这些王八养的狗，象你主人一样馋，撒尿还跟着。”王爷当场听见，对他说：“朝克图，把狗撵了就行了，老骂我干啥呀？”他一回头又来一句“嗬，他妈的王爷也在这儿”。就一头跑进了厕所。又有一次，朝克图去打柴回来，绳子断了，他就骂：“根子坏底子歪的王爷，给这破绳子，早不断，晚不断，半路上让我费事。”可巧让王爷和跟班的遇上了，王爷又问：“你又骂谁呀？”他直截了当地说：“我骂这根子坏、底子歪的王爷哪！”王爷也无办法，对跟班的说：“我也多嘴，不问骂一遍完事，一问又骂了一遍”。

在业喜海顺担任兴安南省省长的時候，不知福晋吹了什么风，把给王爷做饭的那顺文都尔给换掉了。第二天，王爷又把他找去，不问青红皂白，扒了他的衣服，直打得皮开肉绽，昏了过去，最后把他拖出门去，扔在尿冰堆上，害得他二个月后才能行走，从此引起了他的愤懑。

一次跑堂的小七拿着一小匙油和一斤面，让给福晋打饼。他问：“这是谁给的油和面？”小七告诉他是福晋亲自给拿的。他随口骂王爷和福晋是“臭女人”和“糊涂死的王爷”。于是他以前剩的油打了饼让小七拿走了。不大一会儿，王爷叫他说：

“你打饼不错，油够吗？”“不够，用剩油打的！”“你打饼时说什么了？”王爷又问。他气坏了，就把骂王爷福晋的话，又骂了一遍，并等着惩罚。万万没有想到，王爷只说了一句：“胆子不

小”，当即拿出五十支的三炮台香烟赏了他，并说：“拿去抽吧，以后别骂了，你的小命担不起呀！”以后那顺文都尔又次次地不让步不受气，最后被解雇了。

康德四年，福晋贤孟珍死于北京王府；康德十一年业喜海顺王爷死于代钦塔拉王府。随着满洲国的垮台和内蒙古的解放，也就结束了图什业图旗王府的延续。从此，奴隶们才获得了新生。



土改后第一个春天

——在突泉县太本站

林蔚然

(一)

内蒙古自治区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成立后，从秋季开始了以兴安盟为中心的土地改革运动。而我却由于九月间奉命在原乌兰浩特的内蒙古实业公司的基础上，组建内蒙古贸易总局（公司），非常可惜失去了亲身参加史无前例的土地改革运动。我们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努力，把贸易总局组建就绪。在开展正常的贸易工作的时候，我就积极向党委和政府提议要求派我到农村，和翻身农民一道参加土改后第一个春耕生产。领导上采纳了我的意见，并从财经各单位抽调了一部分青年干部，组成春耕检查组，指定由我负责，带领检查组去突泉检查春耕生产，帮助解决春耕生产中的问题。

我们到了突泉县，和县委书记阎素，县长张锡鸾交换意见时，我建议指定我们负责抓一个区，重点蹲一个行政村，他们同意了。让我们去太平区。我们到了那里，和区领导同志共同商定了太本站行政村作为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三个多月中，我们参加了春耕、开荒、夏锄的全过程。和翻身后的贫下中农在一起劳动，一起谈心，共同商议，组织互助，自力更生，自己动手解决生产与生活中的许多困难。既圆满完成了春耕、开荒、夏锄的生产任务，又受到了锻炼，学到了许多东西，和贫下中农交了不少

好朋友。从而使我深深认识到翻身农民的可爱和可贵。

经过土地改革，农民都分到了土地、牲畜，广大农民欢欣鼓舞，一心一意想搞好翻身后第一年的农业生产。但在生产和生活上都还存在不少困难，怎么办呢？根据我们在太本站摸索的经验来看，就是根据自愿互利原则，组织生产互助组（全村共组织了三十三个互助组），自力更生，自己动手，解决了生产与生活中的问题，这是个好办法。我在一九四八年六月曾写过一篇通讯《介绍谢凤山小组》，刊载在《内蒙古日报》上，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二）

谢凤山小组，是太本站全村从三十三个小组中被选出来的模范小组，他在太平区劳模大会上，获得了二等模范组的光荣称号。老谢本人也被选为一等模范。现将谢凤山小组的情况介绍如下：

小组的一般情况

谢凤山小组是四八年春响应政府号召自找对象组织起来的。当时大家就推选谢凤山当组长。老谢的儿子参军已三年，老谢思谋着自己虽然是军属，但家庭成份是佃中农，顾虑领导小组不好说话，有困难。所以在第一次小组会上推选组长时，他就提议叫王海山（贫农）当组长，大伙意见还是坚持要老谢当组长。他看推不掉了，才下决心领着大伙干一干再看。

这个小组共六户，蒙族四户（谢凤山、谢金山、梁进财、白文生），汉族两户（王海山、王国禄）。全组共四十一人，其中男二十二，女十九。男劳力十一个。犁杖两付，花轮车一辆，犍牛六头（拉犁用），驴两头，马一匹（作零活）。共有熟地三十六垧半（一垧为十五亩），种完旱田后，开荒二十四垧，

共有耕地六十垧半。

首先碰到的问题

送完了粪，要春耕播种的时候，有人提出了“我们分到了土地、牲口，但是少犁没铧的，连绳套也没有，咋种地？”老谢就拿出了自己的两付旧犁杖，修理好，还拿出一个旧铧子，村上又给分配了一个新铧，犁铧齐备了，就组织大伙上山割猪鬃草打成绳套二十七根（全年最多能用二十四根）。两付犁杖全都栓好了，又碰到了难题。“没有草料怎么办？”老谢主动拿出旧存谷草一千二百五十斤，先喂了牲口，秋后还草。谢凤山、梁进财、白文生又拿出一石草籽，用锅炒了上碾子压成香料，草料算是解决了。

问题解决了，犁杖下了地，五月十五日前种完了早田。要开荒地，草料也用完了，大伙合计好起早套犁下地开荒，中午和晚上放牲口，人吃两顿饭，牲口放两次，牲口能吃饱，还不误开荒，按期完成了开荒二十四晌的计划。开荒地是由小组集体耕种和经营，秋后按劳力分粮，按耕畜分地。

组织大家动手解决困难

老谢和大伙合计，为了避免农忙时口粮接济不上，耽误生产，在春耕一开始，就利用不好天气拉盐土（本屯西南两三里处忙牛海出土盐），分配妇女熬盐一千斤，换谷子一石，另外拿乳牛一头换粮一石多，这些粮食都交组长家中保管，谁家真正没粮吃了，经过小组民主评议，用这部分粮食给予解决。另一方面是厉行节约，在开荒时，为了将就牲口和节省粮食，规定干活的每天吃两顿干饭，家里不出工的妇女和小孩吃些稀的，这样办的结果，全组的口粮都不成问题了。

在种早田的时候，组织闲余的人搂柴一千五百帘子，卖给在

盐泡子熬制土盐的人，先给换不下皮裤的人买了五条单裤，同时买了一部分锄，解决了铲地工具。大伙还借给白文生（十四口人）一些钱，帮助解决了衣服问题。

开荒计划完成了，老谢又提出：“咱们今年冬衣怎么解决好？”经过议论，大家一致同意再多开五垧生荒地种籽瓜，瓜籽在割地时就能下来，能收两千斤瓜籽，就能解决全组的冬衣。合计好了，就套犁下地开荒，老谢拿自己的一只羊去科右中旗换回瓜籽一斗，先种上，等秋后瓜籽下来后，再还给老谢。

组织领导办法好

组里分工具体，计划周到，一个闲人也没有。起粪接柴大伙一齐干，好天气都接柴，刮风下雨天起粪；粪起完了，柴也接够了；粪送完了，柴也拉回来了。送粪时起早先送一车回来再吃饭，赶车的吃饭，妇女给装车，一点也不误事，送完粪就拉碱土抹房子，总比别的组早一步。神早用时，除了两付犁杖六人下地（带踩格子），剩余人就接柴草，拉盐土，解决生产与生活中的问题。

一开始种地，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先给谁家种？大伙意见是先从军属来，老谢考虑军属就是他和梁进财（屯长）两户，不同意先给军属种地，坚持按人口多少排队，对于人多地多的户先种，大伙都很满意。

这个小组，每天晚上都要碰碰头，发现缺点就纠正，有了问题就解决。为这件事我曾问谢凤山：“会太多不耽误生产吗？”老谢肯定地回答：“谁也不会吃了晚饭就睡觉，每天晚饭后凑在一起碰碰头，有点问题，大伙一合计就解决了，不但不耽误事，对搞好生产大有好处。”

由于谢凤山小组领导比较强，发扬民主，团结得好，计划周到，干活快，及时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大家都很满意，无

形中起了模范带头作用。经常有人在唠嗑中说：“人家老谢小组办得真是好，我们也要跟着人家学。”特别是在劳模大会后，全村各组普遍喊出：“向谢凤山小组学习，向谢凤山小组看齐！”“秋后一定要夺模范旗！”

(三)

经过土改，刚刚翻了身的农民，都是一心一意地想办法种好已经分到手的土地，争取一个丰收年，对于政府号召开荒还认识不清，行动很慢。在早田播种快要结束时，我们就召集了全村的生小组长会议，具体布置了开荒。会后，下地开荒的犁杖却很少。一查问，不是说：“我也想开荒，就是人缺口粮，牲口少草没料的，没有办法开荒呵！”或者说：“多开荒地，多打粮，我也明白这个理，侍弄不过来，还不是白忙活？”“别人有力量，尽人家去开吧。”还有些在背后叨咕着说：“上边叫开荒，到秋后说不定都是官家的。”工作组和村干部共同分析了这些情况，认为主要是由于我们开始没有说清楚政府为什么要号召开荒？开出的荒地和打下来的粮食归谁所有？农民们不摸底，就不积极开荒。针对这种情况便于五月十八日晚，召开了村民大会，向全村人民说明了，政府号召我们开荒，是为了叫咱们多打粮食，有吃有穿，过上好日子。谁开的荒地和打下来的粮食就归谁所有，政府保证你们的土地所有权。并宣布开生荒地和三年以上的撂荒地，免征公粮一年，开的二年撂荒地，免征公粮三分之一。同时布置五月二十三日召开全村劳模大会，号召“开好荒地，当模范”。群众的思想疙瘩解开了，当场许多小组争抢提出：“明天全部犁杖都下地，保证二十四日以前完成开荒计划。”“现在说了还不算，二十四日地头见（计划二十四日实地检查），看哪个组开得多，开得好”。许多小组都准备多开荒地，开好荒地，争取当模范。散会后，睡了一会儿，就有几个组摸黑下地了。有的组为了

争取多开荒地，还到外村亲朋家里借或换牲口，想办法多套一头牲口或多拴一付犁杖多开一些荒地。有的组带上草料下地，在地里休息时，喂喂牲口，争取多开地。由于全村各小组都积极行动起来，到二十四日检查时，全村开荒四百垧（合六千亩）的计划已经胜利完成了。

（四）

春耕结束了，开荒计划基本完成了，为了总结交流经验，表扬先进，鼓励农民团结互助，自己动手解决困难，鼓足干劲搞好生产，争取翻身后第一个丰收年，便于五月二十三日召开了全村劳模大会，当时我曾写了《记太本站劳模大会》，现抄录如下既作为本文的结尾，又作为历史的见证：

要说当模范我可真不行

太本站的劳模大会，是十八日村民大会上布置下去的，这是一件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为了选好劳模，开好劳模大会，提出为什么要选举劳动模范？什么人才能当劳动模范？先开生产小组会广泛讨论，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比一比谁能当模范。经过小组议论，再以闾为单位把几个小组合在一起开会讨论，但是当提出谁的名字的时候，十有八九都推辞说：“论起做庄稼活，我还算可以，要谈当模范，我可真不行；再说，咱们庄稼人，谁还不是一样劳动吗。”

开大会选模范，群情振奋

二十三日早饭后，全村男女四百多人，齐集村公所大院开劳模大会。首先推选出七人组成评选委员会然后分组讨论，提出劳模候选名单和具体材料，交由评委会进行初步评定，提交大会评比；最后评选出谢凤山，郑福林两个模范小组，谢凤山等一、二、三

等劳动模范二十五人。在“向劳动模范学习！”“向劳动模范看齐！”的雄壮口号声中，给劳动模范授奖戴花。全场的人们情绪振奋，欢欣鼓舞。获奖的劳动模范都兴奋激动，喜出望外。大家纷纷议论：“这一下咱的脑筋开窍啦！前几天说选什么模范？咱还不知道模范是咋回事？原来就是选咱们这些好庄稼人，从来咱也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当个劳模才算真正光荣哩！”

下决心加油生产，争取当模范

自打开过劳模大会以后，不论你走到地里、家里或街上，都能听到农民们在很有趣味地议论：“还是生产劳动好哇，咱们给自家生产还能当模范，当了模范真光荣，从今往后好好生产劳动，秋后再看谁能当模范。”

动员爱人下地，秋后要当大模范

马青山在劳模大会上被大伙选举当了个二等模范，散了会，戴着大红花乐得眉开眼笑，跑回家一进门就说：“咱们以前真不开脑筋，前几天开会说要选模范，我还不愿意干哩！谁知道当模范这样光荣！敲锣打鼓，戴红花，又发奖。在大会上刘主任（妇女会主任）给我戴花的时候，我连站都站不稳了，不知道怎样才好。”他越说越高兴，面对着爱人继续说：“别看咱们今天得了个模范，还不算是大模范哩，往后更得要好好劳动，加油生产啊！你也得顶着下地了，咱们要勤铲多蹿，把庄稼侍弄好，秋后多打几石粮，挣上个大模范；要不到的话，别看咱们现在当模范，保不住就要被别人争去啦，那就不光彩了。”

互相检讨，改正缺点，决心争取当模范

有一个由单身汉组织起来的生产互助组，他们利用劳模大会中午休会吃饭的时候，凑在一起，大伙合计怎样才能把本组闹得

好，争取多打粮食，秋后当模范。有的当场很坦率地检讨自己的缺点，孙玉亭诚恳地检查自己“太拉糊了，错把大萝卜籽当成水萝卜种，芥菜籽错当白菜种上了，白瞎了种子，又误了事。”郭柏祥老爷子也很抱歉地说：“那天咱们要种烟，我去泡烟籽，不小心，水太热了，一下子把烟籽烫坏了，这都是不对的地方。”最后大家一致表示：只要咱们用心好好干，那怕不能当模范！

这下我的脑筋算是打开啦

李德明六十多岁了，当他亲眼看到选举，奖励劳模的热闹情景，深有感慨地说：“说真话，我以前真不相信‘官家’说的什么‘劳动致富’，选什么劳动模范？我老是思谋着现在叫咱们好好生产，‘备不住’秋后会要均分的。今天这一看，我的脑筋才真开窍了，种地干活都是为的自家过好日子，又选模范，又得奖，这真是连想都不敢想呀！我要还是五十来岁的时候，也要和大伙比一比，当上一个劳动模范，戴上大红花，那多光荣啊！”

共产党的领导真叫好

郑福林被推选当了一等模范后，他爱人特别高兴地说：“咱们给地主老财受了半辈子苦，那么多年都是起五更爬半夜的干活，谁能知道咱们的劳苦？谁能看得起咱们这些老实巴脚的庄稼人！现在共产党领导穷苦庄稼人闹土改，给咱分了牲口，分了地，自家劳动生产还选咱当模范，又给戴花，又发奖，锣鼓喧天多光荣，这真是共产党的领导好，处处都为咱老百姓着想，往后咱们更得要好好劳动，保住咱们的模范！”

（本文作者系原内蒙古顾委副主任，现已离休）

关于索伦的达斡尔族移民及 达斡尔族连队

鄂秀峰

索伦，现称索伦镇，归兴安盟科右前旗管辖。位于白阿线中段，距始发站白城子二百一十公里，离终点站阿尔山（实际终点站为伊尔施）一百五十公里，并距兴安盟公署所在地乌兰浩特市也只得有一百二十公里。伪满洲国时期和东盟自治政府时期是喜扎嘎尔旗（1932年建旗）旗政府所在地，后并入科右前旗。

日伪时期，为了加强伪满洲国的边防以达到长期统治的目的，沿西北部边境地区，建立了喜扎嘎尔旗（蒙语，即：边界旗之意），喜扎嘎尔旗的第一任旗长叫鄂范五，他是齐齐哈尔市龙江县人，达族，是当地达斡尔族的绅士。他担任旗长后，听从了日本人充实边境地区的指示，开始执行从齐齐哈尔地区把贫苦的达族农民移居索伦地区的计划。

当时的索伦地区，地广人稀，有山有水，土地肥沃，气候虽比齐齐哈尔地区寒冷一些，但是不影响五谷杂粮的收成，另外烧柴方便，还可以搞烧木炭、采木耳、采榛子等副业，移民们还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安置费，所以有很大的诱惑力，一经动员，迁来者甚多。

第一任旗长鄂范五任职五年（1933——1937）期内，共移民三次，每次约三、四十户，共一百户左右。这些移民移到索伦后分别安置在索伦街、查岗托海、合尔米扎拉嘎、耐仁扎拉嘎、上局子、金银口等地，在每次移民前，旗政府派人去齐市郊区进行

宣传登记，发放经费。对到达索伦以后的承诺，如：给口粮、种籽、耕畜、农具以及给盖房屋等是一致的。在移民安置上，当时没有统一规划，而且准备工作不好，经手人员的贪污、口粮供应不及时等，给移来的群众造成很多的困难，为此也出现过在旗长门前静坐事件。

鄂范五旗长去职后，第二任旗长叫莫就愚（莫尔根巴图），是达族知识分子，此人多年混于官场，很有办法。他总结了前段移民工作，根据日本人的意图继续搞下去，由旗开拓科负责计划。在安置方法上以集中建村，统一盖房，每户给两头役牛，十只羊，每月发口粮（只管当年），发给种籽、农具等，居民点选在索根台（离索伦二十公里）以北。这样易于统一管理，集中办学，而且对保持民族风俗习惯，语言都有好处。在莫就愚旗长任期内共移民四次，建立了四个自然屯，村屯间隔不远，屯的名称是以移居时的伪满洲国的年号排列的，如：康德五年度（1938年），康德六年度（1939年）、康德七年度（1940年）、康德八年度（1941年）。把这四个自然屯划为一个行政村，村名叫莫尔根村（莫旗长蒙名的前三个字）。村公所设在索根台，它距康德五年度只有1.5公里。在索根台建立了一所完全小学，使这四个屯的儿童就读，该小学使用伪满教育部印发的统一课本，以汉、蒙、日三种语言授课。从索根台完全小学毕业以后，投考扎兰屯、乌兰浩特国民高等学校以及其它学校。

喜扎嘎尔旗第三任旗长（伪满最后一任）叫郭兴元（绰罗巴图尔）也是达族。在郭兴元旗长任期内，向伊尔施、杜鲁耳移去50多户（约300多人）。

在日伪时期，向索伦地区共移去三百多户，约二千多口人，他们都是从齐齐哈尔郊区移去的。他们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诸如：气候的差别，掌握不好农时而造成欠收；发放的口粮不及时、不足；尤其难以担负各种苦役。日帝在诺门汗战斗中失利后，加强

了工程（碉堡）和道路的建筑，为此到处抓劳工，每家每户都出一至二名强劳力去服役，而且无代价的劳动；吃不饱、穿不暖，更使人难以忍受的是打骂凌辱等。鉴于上述情况，解放前，移去索伦的居民中，就有四十多户人家，遗弃所有，拖儿带女逃回原籍齐齐哈尔郊区，劳工逃回者也不少。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根据雅尔塔协定，对日本帝国主义宣战，从中蒙边界推进的苏联红军，经过一番艰苦战斗，于8月10日晚推进到索伦地区，敌伪政府人员业已逃跑。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在索伦街成立了维持会，并通知各努图克、村、屯也要成立维持会，并要组织自卫队，以维持地方治安。达斡尔族村屯也不例外成立了自卫队，推选多文盛为莫尔根村自卫队长，队员有四十多名，只有数十支日军遗留的马步枪，他们分别居住在各自的家里。

1945年10月下旬开始筹建东蒙自治政府，从各盟、旗、县、市派出工作组，恢复行政机构。当时的乌兰浩特警备总队的队长都固尔扎布和原喜扎嘎尔旗旗长郭兴元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来到索伦街，恢复了旗政府，解散了维持会，推荐乌云达来任旗长。相应的组建了政府内的各机构，为了白阿线铁路的畅通无阻，着手筹建护路队，各车站都配置了民警。多文盛就在那时被郭兴元推荐为五岔沟车站民警署副署长之职。当时五岔沟兼管牛汾台，西口两车站，多文盛从莫尔根村自卫队里挑选出三十二名达族青年，带到五岔沟，改为民警。另外莫尔根村又有十多名青年参加到护路队，当了护路队员。当时护路队的任务是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的财产、护卫铁路；另一方面，派人到日本修筑的工事以及日苏军战场上，搜拣武器弹药，收缴群众拣来的武器，交给兴安军区第一师的部队。

1946年在承德召开的“四、三”会议以后，撤销了东蒙自治政府。成立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指导内蒙自治运动。在乌兰浩

特设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并组建了兴安省，设立了兴安军区。兴安军区下设五个师（各盟一个师），军区直属两个团，即：“警卫团（在乌兰浩特），教导团（驻防在索伦街）。

于1946年6月在喜扎嘎尔旗境内的索伦街组建的教导团，任命唐永祥为团长并兼任该旗旗长；吉格木德为副团长；阿兴嘎为参谋长，西满军区派来的干部毕树国（共产党员）为团政委。教导团下设三个连。

多文盛的护路队被改编为教导团的第三连，多文盛任连长职务。该连九十多名战士，八十二名是达族青年，这些青年绝大多数是齐齐哈尔移民子弟，而且都是莫尔根村的人，他们基础好，纪律严，能吃苦，思想一致，战斗力强，所以在闻名内蒙古的索伦平叛战斗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所谓索伦叛乱事件就是当时驻防在索伦街的兴安军区教导团部份叛乱分子勾结民团搞武装叛变，杀死军政领导干部夺取领导权的事件。

事件发生在1946年10月6日早晨，当时教导团领导和公安局长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防止旗民团叛乱的对策。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团长唐永祥、副团长吉格木德、参谋长阿兴嘎、公安局长包永吉、公安队长宝音乌力吉、公安队指导员高布舍冷，另外还有一名警卫，共七人。正在开会时教导团副参谋长乌云必力格暗中带来民团，包围了会场，后冲进会场，打死了与会全部人员，这就是在当时震惊内蒙古地区的索伦惨案。

当天，这一批反革命分子在岗根套海屯召开“庆功会”，叛乱分子武科甲自任旗长，乌云必力格自任教导团团长，并宣布了喜扎嘎尔旗独立。而后他们以喜扎嘎尔旗人民的名义写信给兴安军区和政府，扬言，人民群众拥护吴科甲和乌云必力格任旗长和团长，并提出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不许进入大石寨（白阿线上）

以北地区，决定铁路也由他们管理。

在索伦惨案发生时，教导团达斡尔族连由连长多文盛领队驻防在五岔沟、西口、牛汾台、白狼和莫尔根村一带，对事件发生一无所知。于10月7日，接到团部的“集中全连，速返索伦”的紧急命令。他们按令准时回到索伦，才得知发生了事件。达斡尔族连只好在指定的地点驻防休息，注意事态的发展，而后决定行动的方案。

索伦事件发生后，兴安军区决定用武力进行镇压，决定由第一师师长王海山，副师长都固尔扎布率该师一、三两个团前往索伦平息叛乱。当时担任军区参谋处长的我和后勤处会计科长的乔文善也同往参与了平叛战斗。部队北进，一路封锁消息，行军三天，到达了离索伦只有二十多华里的好仁格热（现在的好仁苏木）。在这里指挥部开会分析了敌情，决定要分化叛军，智取索伦。据可靠情报，教导团三连（即多文盛连）未参与叛乱行动，为此决定争取这个连队，脱离叛军，里应外合消灭敌人。当即以我和王海山师长（都是达族）名义写信，向多文盛陈述利害关系，促其率领全连归队。此信派乔文善（达族）化装潜入索伦面交多文盛。多文盛接到信后即应脱离叛军，率全连归队。具体部署就绪后，乔文善二次进索伦，指示多文盛在次日三时前放弃洮儿河公路大桥，集中全连到索伦街东山下的村落，等待信号接应大部队。

平叛部队早五时发起进攻，叛乱分子大部分当场被歼灭。部份逃串人员，也被追剿部队相继消灭。叛首吴科甲、乌云毕力格被活捉，唐克臣被击毙，白天宝、白金柱逃脱。平叛战斗只持续了三天，留下一师三团做善后工作，其余部队当即撤回。

由达斡尔族子弟组成的原教导团三连，在多文盛连长带领下，全部胜利归队（总人数八十二名，七十八名达族，全鞍马五十八匹，两辆大胶车，重机枪二挺，轻机枪四挺，掷弹筒四

门，步枪七十支，手枪二支，手榴弹多箱）。兴安军区领导接见了全连干部战士，并表扬了他们的革命行动。当时将这个连转属于一师三团，编为第五连，多文盛仍任连长。军区为了加强这个连队，派额尔登巴图去任连指导员，还派了一名副连长、一名排长、一名班长，并补充了新战士三十多名，整编后的多文盛连干部战士已达一百二十名。

后来这个连队在第一师和三团指挥下转战南北，剿匪、消灭光复军，参加辽沈战役，为全国的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本文作者系呼伦贝尔盟离休干部）



兴安盟朝鲜族史话

吴佐铭 孙万珠

在巍巍的大兴安岭南麓，一望无际的松嫩平原之西的兴安大地上，大小河流纵横交错。绰尔河、洮儿河、归流河、蛟流河、霍林河五条大河蜿蜒曲折。就在这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气候温暖的广博大地上，六千五百多名朝鲜族人民与兄弟民族一道，建设着这里的新生活，焕发着历史的光辉。他们艰苦奋斗，辗转东西，历经波折，垦荒开拓，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做了主人，安定幸福地定居在兴安五大河流之畔——聚居在九个村落——扎赉特旗的鲜光，乌兰浩特市郊的三合、古城；科右前旗的金刚、和平和国光；科右中旗的鲜光、新鲜光；突泉县的六户。他们开发了大量水田，把昔日的荒原河川，改造成为稻浪滚滚的米粮川。各兄弟民族怎么也不会忘记这些水田开发的先驱者，水稻生产的奠基人。

最初来到这里的朝鲜人

最初来到兴安盟的朝鲜人，要算是沈愚楚带领的三十余户贫苦农民。一九一九年他们从南朝鲜来到扎赉特旗绰尔河下游的北巴岱村落脚，开发水田种植水稻。之后，一九二〇年北巴岱附近的疙瘩仓、一九二四年杜尔本辛村各有十余户朝鲜族农民落户，到一九二五年北巴岱临近的牧特豪已集结了一百四十多户朝民。一九三一年金在宇等人把朝民组织起来，在今扎旗好力堡乡附近的保安沼开垦种植了数百亩水稻，成为我盟最早的水田开发区。

一九二八年左右，有个叫郑云落的朝鲜族农民带领百余户同胞，来到科右前旗的洮儿河、归流河畔，直到一九三二年，逐步在柳树川、南北巴拉格歹、公主岭等地聚居了一百五十户朝农，开发了六千余亩水田，开辟了以乌兰浩特为中心的水田开发区。

“开拓会社”时期的朝鲜人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强行推行经济掠夺的开拓政策。

一九三七年“满蒙拓植会社”强行把扎旗保安沼的蒙汉族人民驱逐出走，把一百多户在北巴岱、五家子、好力堡等地的朝民迁到保安沼，办起“满蒙拓植会社”。到一九四二年“满拓会社”又从南朝鲜移民六百余户，计八百多户朝民，在保安沼地区开发了二万五千多亩水田。

一九三五年春，散居各地的一百五十户朝民，在王爷庙北四十里的包大力干开发了大面积的水田。一九三七年在“满拓会社”的策划下，在王爷庙南二十里的三合，组建了“三合满拓会社农场”。截止一九四五年，包大力干和三合开发水田各近万亩。

突泉县的水田开发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当时有十多户朝鲜族农民到蛟流河下游的六户村，开荒三十垧，种植了水稻。

一九三九年崔林虎等三户朝民从吉林省东风县来到科右中旗霍林河畔的敖包屯，种植水稻十多垧，成为科右中旗水田开发的先驱者。

聚居村屯的形成

各地水田开发区的逐渐形成，为朝民的聚居奠定了基础。全国解放，党和政府的关怀，为朝民聚居创造了条件。

日伪时期一些零星开发水田区因时间都不长，而解体搬迁。一九四一年包大力干的李斗熙等十余户朝民在哈拉黑开发的水

田；一九四二年王爷庙公医刘敬益（朝族）在科右前旗湖南站开发的水田农场；一九四三年王爷庙大和精米所李容基（朝族）在大石寨金家店开发的水稻农场都在光复前后因解体而搬迁了，因而没有聚居的基础。朝民现在聚居的村屯的形成，大都是以大面积水田开发区为基础的。

——扎赉特旗鲜光村。一九四六年春，保安沼的四十九户朝民和仁合屯的四十多户朝民，在五家子集结，同当地的原有同胞组成了朝鲜族大村，计二百四十户。一九五三年他们沿绰尔河向上游迁移，分别在古力格、全吉屯、浩斯台、音德尔开垦了二百多垧稻田。一九五五年散居各地的朝族代表金守福、洪淳吉、李正国、朴根守、金元道、禹学成等人商议，经扎赉特旗政府批准，决定在茂力格尔聚居。当年旗政府组织大批民工到茂力格尔开凿水渠二十八公里，动用土石方十五万立方米，开发水田四千五百亩。一九五六年同当地蒙古族农民组织了联合社，第二年朝民单独组织了高级合作社，取名鲜光农业生产合作社。鲜光村由此而得名。

——古城村。解放初期，散居在科右前旗的朝民，聚居的愿望亦很强烈。一九五三年底，包大力干等地的朝民代表，经过协商，并经前旗政府批准，决定在公主岭南的荒原上建设家园。翌年春，包大力干的七十多户、湖南站、三合的二十多户朝民在公主岭南的湿洼荒原上落户，因为附近有古城土墙遗址，故取名古城。

——和平村。在古城落户的部分朝民（五十来户）于一九六一年春搬迁到察尔森巴达嘎村开发了水田，形成了今天的和平村。

——金刚村。一九四九年，在哈拉黑的张元达等几户朝民来到归流河畔的满达胡村，开发了数十垧水田，后来又搬来三十多户朝民，一九五八年起名金刚村，直至今在。

——国光屯。一九五三年，权钟秀组织二十多户朝民来到科右前旗哈拉乌苏，经过十多年时间，开发水田百多晌。一九六三年朝民单独建队，改名为国光。

——三合村。一九三七年“满拓会社”办农场建村始，虽经奴役、光复、土改、合作化等一系列变动，他们始终在这里艰苦创业，深深地扎根于这块土地。

——鲜光和新鲜光。科右中旗鲜光和新鲜光聚居村的形成是解放以后的事了。一九四九年科右前旗包大力干的朴基柱、朴鲁灿等人带领三十多户朝民到科右中旗霍林河畔的衙门营子开发水田。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三年期间又逐渐搬迁到乌敦套海聚居，取名鲜光。当时八十多户人家种植二百多垧水稻。后来，由于农户增加，部分人在附近寻找开发新的水田区。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八年间，在鲜光以南的新艾里集结了八十多户朝民，取名新鲜光。新鲜光与鲜光南北相对，所以又叫南、北鲜光。

——突泉县的六户。解放初曾有十几户朝民聚居，开发了水田，后因水源等原因大部分搬迁了。现在只有几户，为当地蒙、汉族农民种植水稻作指导。

兴安盟的朝鲜族人民，自一九一九年开始来我盟开发水田，时至今日已整整七十一年了。七十一年来，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开拓了我盟的水稻种植业。解放以后，当家做了主人的朝鲜族人民，以创造性的劳动和忘我的献身精神，在建设新生活的伟业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兴安盟的六千五百多名朝鲜族人民的七十一年历史，是光辉的水稻创业史、开拓史。

•（吴佐铭系兴安盟文联干部；孙万珠系兴安盟党校教员）。

乌兰浩特市伊斯兰教今昔

张鹏文 石明灯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信安拉为唯一的真主，以《古兰经》（也称《可兰经》）为经典。“伊斯兰”一词出自《古兰经》，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是“和平”和“顺从”的意思。“穆斯林”是生于“伊斯兰”的主动名词，是“和平者”、“顺从者”的意思。因此，“伊斯兰”是教名，“穆斯林”是指信仰“伊斯兰”教的人。

乌兰浩特市的伊斯兰教是从一九二九年开始发展起来的。特别是解放后发展得很快。在旧中国，东北屯垦军进驻科尔沁草原垦荒。一九二九年，垦殖局在王爷庙（乌兰浩特市的旧称）出售街基。一九三一年，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的关内回民苦于官僚、地主的剥削和压迫、迫于生计、和汉人中的难民一起，不远千里来到东北。最早来王爷庙的回民有白国珍、冯振山、马宝善等。白、马两家各自开设饭馆、出于营业需要，经人介绍，他们去葛根庙请河南洛阳回族难民阿匍金光先来王爷庙为回民饭馆做屠宰工。随同金光先同来的还有张德义，虎文先、姚庆林等几户回民。九·一八事变，兵匪群起，王爷庙（乌兰浩特市）的几家商铺被抢劫破坏。此后，陆续又有一些回民来此经商或经营屠宰业和饮食行业。到了大同二年（1933年）王爷庙已有回民三十多户。由于回民信仰伊斯兰教，婚姻、丧葬、饮食、起居、风俗习惯、卫生等习俗与兄弟民族不同。因而，从各地逃难来的回民经常联系、商议民族内部事务，并自愿捐款买了三间土平房，做清

真寺用，地址就在现在的乌兰浩特市鬃尾加工厂道南。一九三四年，经过整修成为王爷庙第一座清真寺。回民群众推荐金光先担任寺内第一任阿訇。从此，全街的回民开始正式进行伊斯兰教的宗教活动。

康德五年（1938年），回民增加到一百二十多户，人数达到三百多口。原清真寺的房舍已容不下教徒们开展宗教活动的需要，于是决定扩建，所需资金除由当地回民自愿捐款外，由从广祥等乡老到洮南、郑家屯、白城等地区去募化，在教友们的努力下，又扩建了五间房子，整个清真寺大院约一千五百多平方米。从安东县（现辽宁丹东）请来了马孝忠任清真寺第二任阿訇。同年选举石永富、白文华、张宝库、从广祥、贾凤明、陈进文、李长山等人为清真寺乡老委员会成员。一九四三年，阿訇马孝忠被外地聘走后，又从辽宁瓦房店清真寺请来刘进学任第三任阿訇。刘阿訇在此任职二年，一九四五年冬，受本溪市清真寺聘请离开王爷庙。同年从吉林扶余县请赵明洲阿訇来王爷庙接任第四任阿訇。赵阿訇因种种原因自己离任，推荐他的徒弟杨俊川来王爷庙任第五任阿訇。

一九五〇年，杨俊川阿訇应满洲里市清真寺的邀请离开了乌兰浩特市清真寺。从哈尔滨济群西药房聘请李文选来乌兰浩特市清真寺担任第六任阿訇。一九五二年被选为市人民代表。

一九五四年，李文选再次当选市人大代表。一九五七年任市政协委员。一九五八年，李文选阿訇被呼盟海拉尔市清真寺聘请任该寺阿訇。在离开时他介绍天津的同学王玉言来乌兰浩特市任第七任阿訇。

一九六六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清真寺的宗教器具被砸，经典、房照等被焚，宗教活动被勒令停止，阿訇被审讯批判，王玉言阿訇被迫离去，回到天津。清真寺的礼拜堂被强占做了毛线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了落实。一九七九年五月，科右前旗旗委委托张鹏文、马宝臣协助政府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工作。被街道办事处占用的清真寺礼拜堂退回。成立了以海永祥为主任委员的清真寺管理委员会。从山东阳信县请来石明灯任第八任阿訇。政府拨款九千元，全面修缮了清真寺礼拜堂和沐浴室，为了方便女教友，还增修了女沐浴室。寺内的设备日趋完善，现有房屋九间，其中礼拜堂三间，沐浴室二间，女沐浴室一间，井房一间，阿訇办公室兼寝室二间总面积254平方米。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恢复了宗教活动。广大穆斯林精神振奋，心情舒畅，参加宗教活动的信徒陆续增加。每逢开斋节，古尔邦节、圣会、法图麦会都非常庄重地举行聚礼纪念活动。一九八六年是世界和平年，在“开斋节”这天，盛况空前，乌兰浩特市穆斯林群众三百多人来清真寺过开斋节作礼拜。并响应出席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的全体宗教界委员的倡议，为维护世界和平作祈祷。特别是党政及有关部门领导和兄弟民族同胞，来清真寺祝贺节日，使广大穆斯林深感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温暖，增进了民族团结，激发了爱国、爱教的热情，进一步调动了回民群众建设四化的积极性。

一九八三年四月，根据城市建设的需要，市政府发出通知要求北山所有坟墓全部迁出，但回族穆斯林坟墓最后剩下无家和无劳动力的坟墓十二个没有迁出。为了不影响国家建设施工，清真寺阿訇、乡老们用了一天的时间把十二个坟的遗骸移到南山回民墓地安葬，没给政府增添麻烦同时也没用国家一分钱，受到广大穆斯林的好评。石明灯阿訇经常结合宗教活动，每逢节日或星期五伊斯兰教的聚礼日机会，向广大穆斯林讲卧尔足（讲教义）的同时，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开展法制教育。具体地进行了民族之间调解教育工作，办了很多实事和好事。出现许多民族团结、互谅、互让的动人事迹。一九八七年，清真寺被市委、市政

府评为民族团结先进集体。石明灯阿訇多次被评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当选为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盟政协委员、内蒙古伊斯兰教协会委员。

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和解决清真寺活动经费问题，乌兰浩特市清真寺办起了清真食品商店。开办清真食品商店困难很多，但在党和政府领导支持下，清真寺管委会委员和阿訇共同努力，克服了资金、设备、原材料的困难，终于在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开业，清真寺管委会委员马宝文任经理。开业这一天，广大穆斯林兴高采烈，盟、市党政领导为清真食品商店剪了彩。清真食品商店为一所两层楼房250平方米，前店后厂，批零兼营，主要经营回族传统风味食品、糕点、小吃及副食品供应，是一个具有民族风味的综合性商店。不仅为回族群众日常生活提供了方便，而且还为其他兄弟民族服务。二年来营业情况很好，年营业额达15万元，安排待业青年13人，解决了清真寺经费开支的困难，做到了自给有余。现在他们继续扩大业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更好地为各民族服务。

乌兰浩特市清真寺是地区性宗教活动场所，不仅乌兰浩特市的穆斯林，而且在全盟其他旗县的穆斯林也时常来这里进行宗教活动。全盟共有穆斯林700多户，2,985口人，其中乌兰浩特市就有400多户，1,724口人，占全盟回族穆斯林人口总数的57.8%，解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回族穆斯林工作与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干部和工人队伍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广大穆斯林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制度，决心在各条战线上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张鹏文系兴安盟燃料公司经理、石明灯系乌兰浩特市清真寺阿訇）。

关于博彦满都

莫尔根

博彦满都，又名包韵忱、包云蔚，蒙古族，1894年10月15日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旗（今辽宁省康平县）西扎哈气村。幼年入私塾，1914年毕业于沈阳筹边专科学校。

1915——1931年间，历任科左前旗小学教员，沈阳蒙文报馆编辑，辽宁省洮昌道尹公署科员，辽宁第四中学教员和辽北荒务局职员等职。

青年时期由于受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影响，曾和一些同学在东蒙地区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反对国内军阀的误国害民的反动统治，反对内蒙古封建王公的奴隶制度。

1925年10月，经包悦卿介绍，在张家口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任党总部候补执行委员兼哲里木盟支部书记。该党是接受第三国际领导的政党。

为了开展反对东北军阀和哲盟封建王公的反动统治，曾参与策划嘎达梅林的武装暴动，并为其筹措和运送军粮。1929年春季，组织哲盟平民同志会，曾向封建王公提出：施行新政、财政公开、创办教育、停止出荒卖地、解放奴隶等改革要求。这些要求，虽遭到了封建王公的拒绝，但得到了广大农牧民的赞同和支持，起到了团结群众、揭露敌人的作用。

1929年秋季，朋斯克、特木尔巴根从苏联学习归来，他们奉第三国际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总部（在乌兰巴托）的指示，回内蒙

东部地区进行革命活动，到郑家屯住在博彦满都家中，博彦满都为他们的活动提供方便和进行掩护，并听取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工作要求和瞿秋白同志的指示。

1930年夏，博彦满都被推选为哲盟人民代表，出席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的“蒙古会议”。在会议上曾提出废除内蒙古封建王公奴隶制，成立内蒙古民族自治委员会，施行民族民主政治的提案。这个提案遭到了出席会议的封建王公代表和东北军阀势力代表的反对，未能通过。但是起到了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画面的作用。会后，南京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表示愿以高薪留其在南京政府任职，被婉言拒绝。

1931年9月，东北蒙旗师范学生哈丰阿、仁亲莫德格到郑家屯传达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秘书长郭道甫的指示：利用日本组建内蒙古自治军的机会，从日本人手里搞到武器弹药，建立武装力量，脱离日寇占领区，进入西蒙，建立根据地，待机抗日。博彦满都与特木尔巴根、哈丰阿等都参加了自治军活动。1932年春，自治军拟去西蒙活动，路经开鲁县时，遭到热河骑兵旅的袭击，自治军败退。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日帝将内蒙古自治军改编为兴安南分省警备军。

内蒙古自治军的军事计划失败了，根据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会议决议，转入地下进行政治斗争，谨慎地应付日帝，等候朋斯克同志去第三国际请示再作行动。

1933年夏，朋斯克同志返回郑家屯，传达第三国际的指示：对日本的占领要做长期斗争的打算，暂不要进行任何军事行动，警惕日本特务，停止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公开活动，可以接受伪满政府的官职，这样做对革命有利，官职越大越可保护自己的同志，还能了解到更多的情况，要依靠人民群众，团结起来，等候时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在朋斯克临行时，曾资助其五十元大洋做为活动经费。

根据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决议和朋斯克传达的第三国际指示，东蒙很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员都潜伏在敌伪政权之中。博彦满都历任伪兴安南分省民政厅长和代理省长、伪满蒙政部民政司长、伪满国务院兴安局参与官、伪兴安东分省省长、伪兴安南分省省长和伪兴安总省省长。在这十三年中，在伪政权中任职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人都是警惕谨慎地与日本人周旋，尽可能为民族做些有益的事情。在此期间，曾利用伪满皇帝赐予王公奉献土地的赏金兴办民族教育，使贫苦的蒙古族青少年免费入学以至出国留学，为民族培养了一批人才，其后绝大多数成为内蒙革命和建设的骨干力量。在敌伪统治时期，为掩护和营救革命同志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日本侵略者处于总崩溃前夕，博彦满都与哈丰阿被日帝严密监视于葛根庙。8月10日，与哈丰阿巧妙地摆脱了敌人看管，14日到扎赉特旗，临时组织内蒙解放委员会，被推选为该会委员长、哈丰阿为秘书长。16日去王爷庙（乌兰浩特）会见苏联红军前线司令。前线司令指示：在军事管制时期，组建兴安省，任命博彦满都为省长，并同意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总部活动。这样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组织重新建立起来，执行委员有哈丰阿、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阿思根等十三人，并发表《内蒙古解放宣言》即《八·一八宣言》。

1945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东蒙人民从日帝的铁蹄蹂躏下得到解放，人人欢欣鼓舞，额手称庆。而国民党反动派则到处抢夺胜利果实，向东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妄图取代日帝，继续统治和奴役东蒙人民。在此情况下，博彦满都与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九人组成东蒙代表团，于1945年10月20日去乌兰巴托面见乔巴山，要求内外蒙合并。如不能合并，就请求外蒙支援内蒙的解放斗争。乔巴山回答：一、内蒙古是中国不可分离

的一部分，内外蒙不能合并；一、内蒙古的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希望你们回去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为内蒙解放贡献力量。当然，蒙古人民共和国对内蒙人民的解放斗争是要支援的；三、内蒙革命既然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应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四、内蒙在统一以前，可召开东蒙代表会议，成立东蒙自治政府，为逐步实现内蒙古的统一创造条件。乔巴山同意把联络员朋斯克交回内蒙工作。代表团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期间受到热情款待。博彦满都在与乔巴山谈话当中，检讨自己在伪满时期，身任官职，但对民族未做更多的工作时，乔巴山对博彦满都所从事的反帝反封建、反大汉族主义的革命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勉励其为内蒙古的解放事业继续做出贡献。

1946年1月16日，在葛根庙召开了东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中共代表胡秉权、黄文飞、张义成等同志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致词。大会通过并发表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宣言》、《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施政纲领》、《东蒙古人民自治法》等。会上宣布东蒙自治政府成立，博彦满都被推选为政府主席，哈丰阿为秘书长，同时选出政府要员十五人。与会代表一致宣誓跟着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为内蒙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而奋斗。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在国际上获得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承认，苏联驻军也给以支持；在国内获得中共东北局、中共西满分局的致电祝贺。

1946年2月，在王爷庙（乌兰浩特）召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总部会议，一致通过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1946年4月，奉中国共产党指示，博彦满都率东蒙代表团参加在承德召开的内蒙古会议（又称“四·三会议”），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推选乌兰夫为主席、博彦满都为副主席，统一了内蒙古的领导机构，筹备成立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根

据这次会议的决议，于1946年5月，在王爷庙召开了东蒙各盟旗代表会议，撤销了东蒙自治政府。

1946年6月22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主席乔巴山派内防部长齐都布来到国境哈拉哈河畔，向博彦满都送交乔巴山的亲笔信，信中提到：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联络人朋斯克（陈苏隆）送回内蒙工作。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宣布成立，按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人选名单，乌兰夫任政府主席，哈丰阿任副主席、博彦满都任临时参议会会议长。

新中国建立后，博彦满都历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高级参事、参事室主任，第一、二、三届自治人民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常委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不幸于1980年11月9日因病逝世，终年87岁。

在“文化革命”中，博彦满都遭到“四人帮”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了纠正。于1981年9月8日，内蒙古人民政府在博彦满都追悼会的悼辞中，对强加给博彦满都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彻底推翻，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此文系博彦满都之女儿根据其父生前回忆录整理）。

巴特玛喇布坦轶事

博儒古德

巴特玛喇布坦是扎赉特旗第十三代王爷，伪满时期曾任兴安南省警备军司令，兴安军管区中将司令，后升任为上将，任伪满国务院兴安局总裁，在国内外颇有名气。

伪满时期，我曾在新京（今长春）做事，与巴特玛喇布坦接触较多，后来又采访了在他王府服役十八年的喇喜色仍，现将我的所见所闻，记述如下：

巴特玛喇布坦（1899—1947）是扎赉特旗第十二代王爷旺喇克帕勒吉的养子。他出生于光绪二十五年。其亲生父亲叫鲁哈岱，是旺喇克王爷的堂弟，是协理台吉。因旺喇克王爷自己没有儿子，巴特玛喇布坦四岁时，旺喇克王爷的福晋把他收为养子。

旺喇克王爷于光绪三十一年正月病死后，福晋在理藩院的支持下，光绪三十三年战胜了格朋格（管旗章京）欲让外甥孙子阿民巴图（旺喇克王爷另一嫡系堂弟巴喇丹的儿子）继承王位的企图，巴特玛喇布坦继承了王位，被封为多罗欠勒，袭位扎赉特旗扎萨克，时年九岁，尚不到执政年龄。因此，由本旗协理台吉陶德毕里克图代理署印。

巴特玛喇布坦继承王位后，前王爷福晋对格朋格非常不满，以反抗上司为名，革去职务入狱问罪，格朋格看情况不妙，在狱中服毒自杀，结束了这场斗争。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袁世凯为了笼络各旗王公，在民国元年二月将巴特玛喇布坦晋升为多罗郡王；民国二年一月又封为翊卫副使，当年二月又赋予亲王爵位。

民国十八年，他在王府所在地巴彦哈喇（巴达尔胡苏木）屯开设了旗公立小学一处，招收旗内蒙古族学生四十名，教师三名，指派宋赉管理该校。学校有食堂、有宿舍，供吃供穿，是扎赉特旗的第一所公立小学。不久，在他的倡议下，郭后旗，杜尔伯特旗，依克明安旗、扎赉特旗、布特哈旗等七个旗在齐齐哈尔联合举办蒙旗师范学校一处。巴特玛喇布坦亲自任校长，该校培养了很多蒙古族优秀青年。

“九一八”事变后，伪满州国在兴安地区建立了兴安南省警备军，任命巴特玛喇布坦为警备军司令官，后又升为兴安军管区中将司令官。到康德六年（1939年）五月发生了诺门汗事件，巴特玛喇布坦到哈拉哈河畔的战场，慰问与苏蒙军作战的兴安军官兵。正在慰问当中遭到苏军飞机轰炸，巴特玛喇布坦尝到了火药味，提前结束了慰问工作，匆匆忙忙返回郑家屯。此战共打了四个多月，结局是日本帝国主义惨败，战争结束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大将同他的参谋长矶谷中将，因违犯战略方针，以扩大战争的罪名，被撤职。兴安军在战争中被打的溃不成军，部分士兵投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部分士兵临阵脱逃，有数百名士兵窜入西科中旗境内，到处掠夺，造成地方上极大混乱。同时驻防在巴林左旗林东一带的兴安骑兵也叛变，到开鲁、阿鲁科尔沁等地骚扰百姓，影响极坏。当时巴特玛喇布坦是兴安军管区司令官。兴安军内出现这种不良现象，对司令官来说有一定的责任，因而于一九四〇年免去了巴特玛喇布坦的军队职务任命为伪兴安局总裁，由武官变成了文官，做行政工作数年。

到一九四五年“九、三”解放时，巴特玛喇布坦在长春单身居住。把家属子女早已送回原籍扎旗王府。苏联红军占领长春市后，大家动员他暂时躲避一时期，与苏联红军不见面为好。可是巴特玛喇布坦思索一下说：“事到如今往何处去？听天由命吧！”从此他每日在公馆闲居无聊。有一天晚间来了一辆轿车说

要开会。公馆内的侍从人员服侍他乘车送走，再没见他回来。以后听说，当天晚间把他送到飞机场，与其它伪满各大臣一同，以战犯罪名，运到苏联境内的伯力战犯管理所，与伪满皇帝溥仪拘留在一起。被拘留期间，于一九四七年五月的一天，巴特玛喇布坦正在下围棋时，突发脑溢血，当下急送伯力市医院抢救无效去世。终年四十八岁。

巴特玛喇布坦信仰喇嘛教，他受过居士戒，与佛教界上层往来较多，与有名的青海塔尔寺拉科呼图克图关系密切，经常来往书信。他每天清晨梳洗后，先到府内家堂庙烧香叩头，念诵“马头金刚密咒”。

从家堂庙叩头回来后，到母亲的寝室去问安，并请母亲一同到饭厅用餐。每天同桌用餐的还有胡达喇嘛（是王爷的舅父）东阿（王爷的干兄弟），一日三餐，全用蒙古饮食。巴特玛喇布坦本人不喝酒不抽大烟，抽香烟及早烟。

用完早餐后步行到离王府有一华里的衙门里去，视查官员们的办公情况并询问有哪些事情尚未解决。下面上官们有回报或有咨询的事情当时予以答复办理。

从衙门回来后在院内来往散步，并视察院内各奴仆们的做活情况，他从不虐待手下的侍从和奴仆人员并经常同他们谈话问长问短，时常给解决他们的困难，他性情温和平易近人，有时同宝岱、哈凡（府内管家）等人谈话，了解王府中的日常生活情况，有时谈故事讲笑话同他们谈笑风生。

巴特玛喇布坦热爱学习，每天总是到书房攻读各种书籍。在他小的时候王府里请来教师给他教学，因而他精通蒙汉文，到伪满时在通辽当司令官期间，自己用功学会了日语。后来同日本人不用翻译直接能对话。

巴特玛喇布坦没有排场，生活上不奢侈浪费，一般吃蒙古饮食，通常穿便服长袍短褂，粗布鞋袜，有时穿旧的，有补丁的衣

服。不讲究特殊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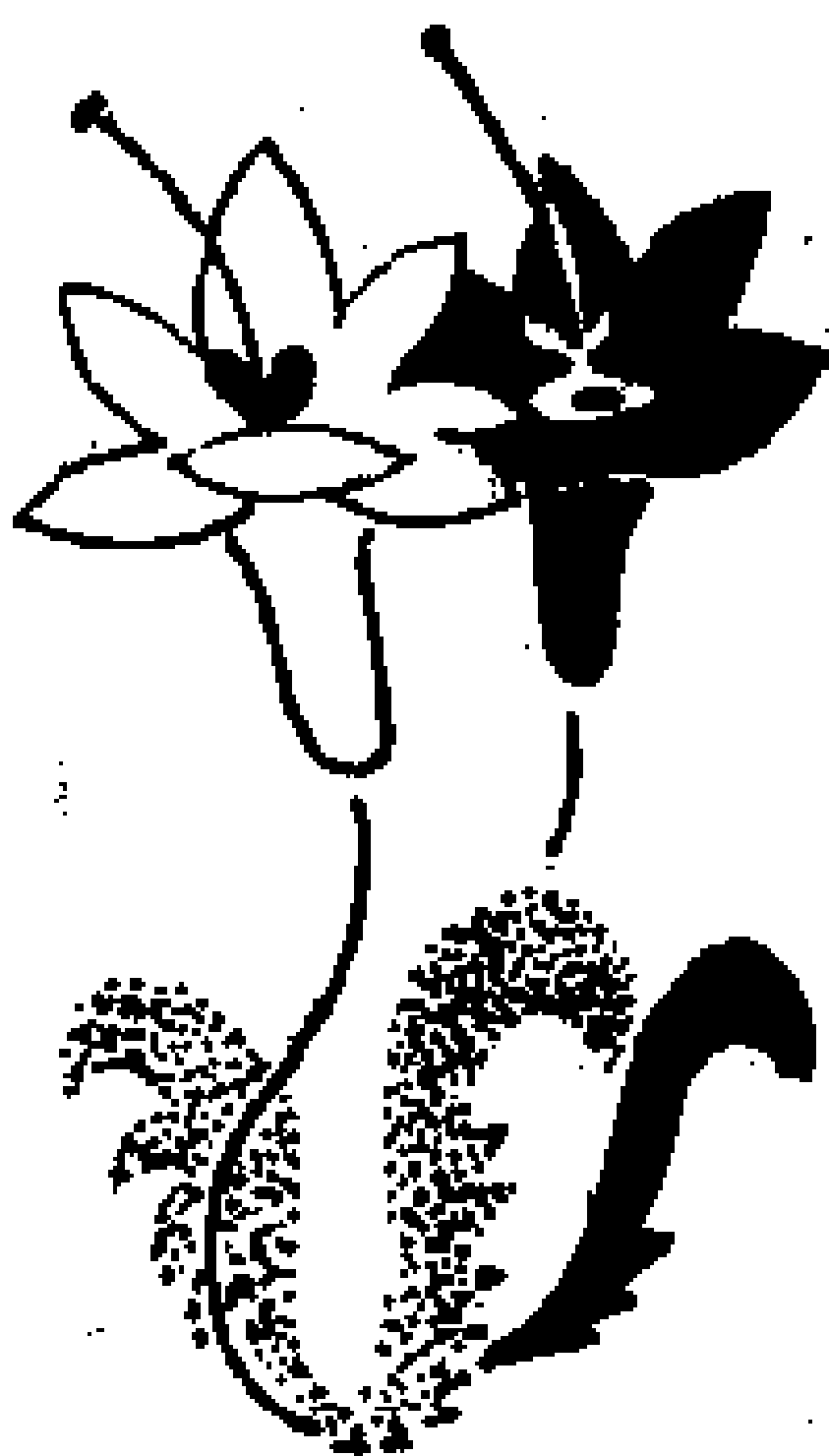
他很尊敬自己的养母，家庭的事情都向母亲请示，母亲不同意的事，他从不擅自做主。伪满时期在通辽当司令官时都是独身居住没带家眷，其原因是为了不让其母亲孤单的留在王府，把自己的福晋留家侍候老母以尽孝心。他曾打算将王府转让给旗公署作办公室，因母亲不同意，自己不能作主，继续居住在王府内度日。

注：

1、本材料部分段落为巴特玛喇布坦的儿子——那楚克道尔吉所补充。

2、巴特玛喇布坦死亡情况是郭文林（日伪第十军 营 区 司令）从战犯管理所被特赦出来后，告诉给那楚克道尔吉的。

（本文作者系扎赉特旗二中离休教员）



我所知道的嘎拉桑活佛

左 明

一九四六年十月，当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陶铸同志，从辽宁阜新北上时，带着几位佛教人士，到白城后亲自写信，向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盟分会介绍了嘎拉桑活佛，被安排在王爷庙（乌兰浩特），任内蒙古参事室参事。建国后嘎拉桑活佛曾任内蒙古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并被选为内蒙古自治区的佛教界代表，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中国佛教代表团成员，他先后三次出访东南亚信仰佛教的友好国家。

嘎拉桑是辽宁阜新地区人，他八岁时，被请到距哈尔套五十多里的八大王庙当葛根，后去青海塔尔寺，拜吐观葛根为经师，学经十余年，一九三六年回八大王庙佛门。一九四六年，他接受党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离开佛门生涯的寺庙，回到阜新地区解放区。从此，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增添了一位八路军活佛。

在阜新的解放区和蒙古族聚居区传开了“葛根当八路军了”的消息后，群众说：“葛根都当了八路军，八路军一定胜利！”

一九四六年，在阜新解放区福兴地的西北角有个大庙，叫葛根庙，庙里有个葛根叫麦德日葛根，驰名东北和内蒙古地区，是个举足轻重的佛教界上层人士。当时麦德日葛根由于不了解我党的宗教政策受敌人的蛊惑，被骗到敌战区去了。当时，嘎拉桑活佛出面，找麦德日的大弟子吉寺庙的呼毕勒干，做了麦德日活佛的工作，解除了他的思想疑虑，相信了嘎拉桑的话，相信了党的

宗教政策，也来到王爷庙（乌兰浩特），安排到内蒙参事室任参事。

一九四七年冬，嘎拉桑在乌兰浩特办起了蒙医学校，培养了一批蒙医蒙药人才，现在年过花甲的多数蒙医蒙药人员都是在这所学校学习过的。

一九六二年，笔者前往北京雍和宫看望伯父，因为伯父杨拉布吉与嘎拉桑活佛交谊甚厚，又是阜新人，当时我是二十岁的青年学生，被邀到雍和宫的东仓与嘎拉桑活佛同住过一周时间，他每每谈起自己的生涯，都十分高兴地谈起自己是活佛中唯一当过八路军，被当时共产党的省委书记表扬过的葛根，他曾表示，要用自己的影响和学到的医术，为草原上的蒙古族人民多做一些贡献，并勉励我，做为青年人，要为人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离开了我们。至今，想起嘎拉桑活佛，做为佛教界的爱国人士，做为党在宗教界的朋友，做为我们的长辈，总是使我难以忘怀。

（本文作者系兴安盟文联干部）



鲁布曾希日布扎拉森呼毕勒干

乌力及 阿古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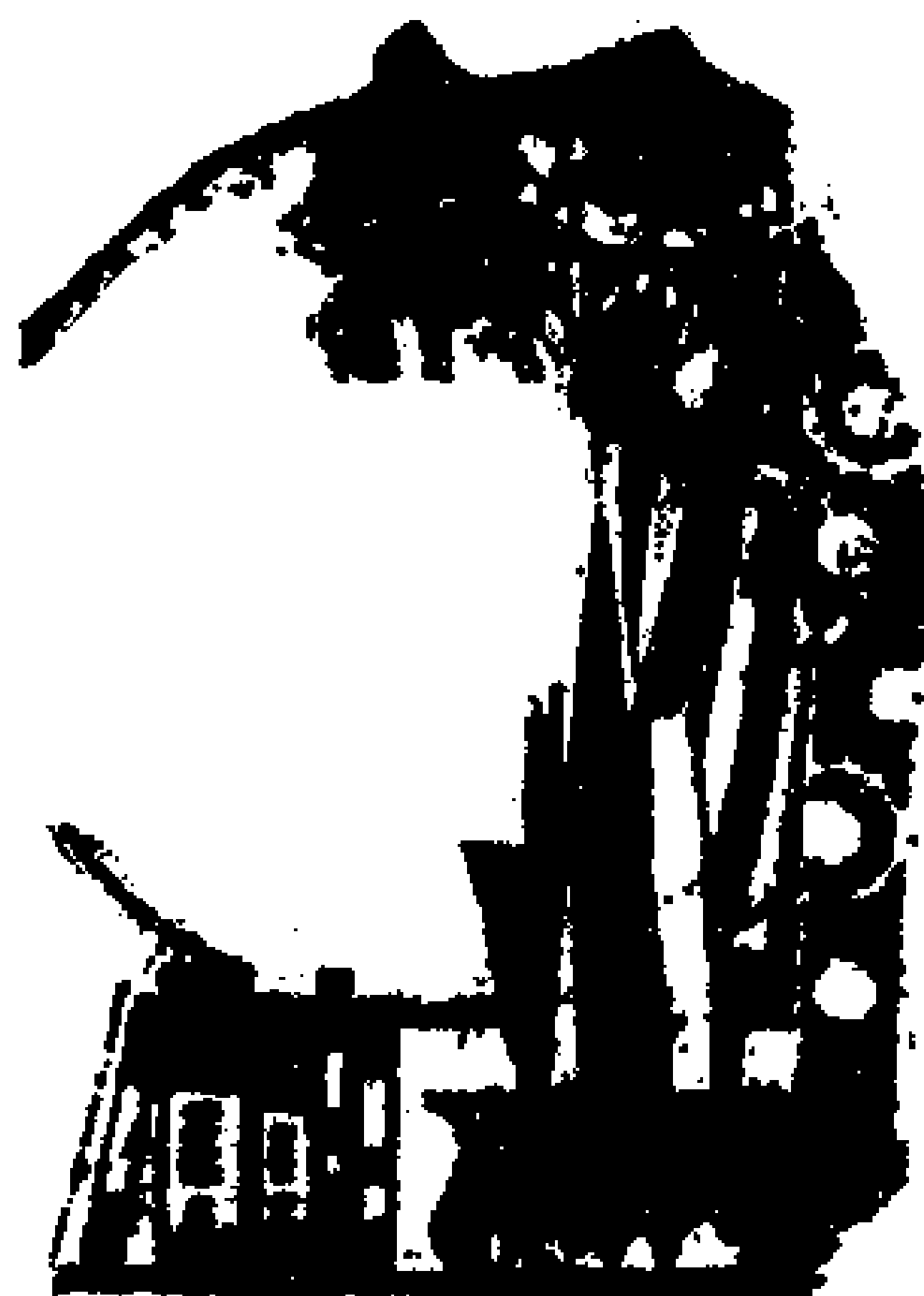
人称扎赉特喇嘛的科右前旗葛根庙现主持鲁布曾希日布扎拉森呼毕勒干，是我盟内健在的从事宗教活动的唯一活佛。他乳名叫七斤，一九二七年生于当时扎赉特旗管辖的临江艾里，现为泰赉县江桥镇临江村。父亲艾里布，母亲牡丹，都已过世。他兄弟五个，排行第二。

他九岁时，因哈日胡硕庙活佛嘎拉森特布丹尼玛圆寂，被接到庙里转为该庙的第七世转世活佛——呼毕勒干。二个月后，被接到葛根庙学经。他学的是顶和尔拉颂，属哲学系并研究天文地理。一九四八年回到哈日胡硕庙任主持，尔后到扎赉特旗阿尔山庙（现胡尔勒诺乐村北）。一九五四年到扎赉特旗阿拉达尔吐达嘎吐庙。当年到青海塔尔寺深造。此时，他潜心学习哲学和蒙藏文，造诣很深，并自学了一些病因药理。一九五八年因塔尔寺事件，被召到内蒙佛教协会学习。二个月后回到达嘎吐庙。一九五九年又被召到内蒙社会主义学院，与佛教界各上层喇嘛一起学习。到一九六〇年五月，后回到达嘎吐庙。一九六三年，时年三十六岁，在内蒙佛教协会任常务理事。“文革”期间在扎赉特旗胡尔勒哥哥家从事生产劳动。

打倒了“四人帮”，落实了党的宗教政策，一九八二年继续任内蒙佛教协会理事，一九八一年任扎赉特旗政协委员，一九八四年以来，任盟政协委员，一九八七年被请到葛根庙任主持。一九八八年任科右前旗政协常委。

由于鲁布曾希日布扎拉森大半生始终坚持研究哲学，在佛教界影响很大，一九八七年中国高级佛学院曾聘请到该院任教，他没有前往。现国家已拨21万余元专款，已修筑好葛根庙新寺庙，他决心把葛根庙的事情办好，为兴安盟的佛教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乌力及系兴安盟文联干部，阿古拉系兴安盟政协文史办干部）



漫话“查玛舞”

陈泰山 吴佐铭

“查玛舞”是喇嘛教界的法舞，是以舞蹈形式进行的宗教活动，是为人们祝福、禳灾的一种仪式，也是向群众宣传佛教教义的工具，称为跳查玛，亦称跳步扎。“查玛”和“步扎”都是“跳”的意思，一个是藏语，一个是蒙古语。

“查玛”活动源于西藏的喇嘛教，是一种戴面具化妆的寺庙中的独特舞蹈，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喇嘛教传入我区，逐渐被群众所喜闻乐见。

关于“查玛”舞的产生，相传在九世纪初，在吐蕃最后第二代赞普时期，喇嘛们要为一高僧修舍利塔，向赞普求舍一块地盘，赞普问：“需要多大地方？”答“只需一张牛皮那么大就够了”。于是被批准。在量地盘时，把这张牛皮泡湿后割成细细的皮条，连接起来，以其为半径量了相当大的地盘建造了一座可观的大塔。竣工时按劳行偿，其中一头大牛，一直为工程拉水，默默劳作。在行偿时，它没有得偿，很是气愤，暗下决心，来世定灭佛教。他的表现和打算恰巧被落在塔顶的金翅鸟发现，金翅鸟决心严密监察这头牛的行动以保护佛教。

又过了几年，当代赞普去世，一个叫朗达日玛的人被拥为赞普，他于唐开成三年下令禁止佛教，封闭了寺院，强迫僧众还俗，焚毁佛教经典。监察老牛的金翅鸟发现朗达日玛的行踪后，于唐会昌二年，化做一名叫拉荃贝多的僧人，戴上面具并化了妆，以给赞普（即朗达日玛）跳舞为名，接近了朗达日玛，用箭杀掉

了赞誉，于是佛教又得以恢复和振兴。从此，喇嘛界产生了跳“查玛”的活动。

跳“查玛”，在佛诞节①涅槃节②佛成道节③驱鬼节④在祭祀日，新年岁首的查干萨日（正月）和当地群众的大型活动及庆典时也进行。有的是传统佛事内容，有的是为群众和僧人的娱乐。有的“查玛”是移植的，有的“查玛”是本寺庙自己创作的。“查玛”根据演出内容和时间，有大型、中型和小型之分。大型的需百多号人，中型的二、三十人，小型的只需十人左右。跳“查玛”的人，大都是中年和青少年僧人，如果人手不够，还可从附近的寺庙中得到支援，也可以在俗人中培养。

卡吉得玛是喇嘛教中的所谓驱邪除恶的护法天女，祭祀活动在农历每月初十进行，其中正月、四月、七月为大祭。祭祀时，挂上卡吉得玛的大画像，鼓乐齐鸣，众僧开始诵卡吉得玛经文。此祭祀只需八名青年喇嘛化妆成天仙，身着五色裙子，足蹬绣花靴，跳跃起舞，表示为卡吉得玛净身、奉供品。

查干萨日跳“查玛”，是在岁首祈祷丰收。喇嘛念吉祥经，跳“查玛”表示祈求神佛，尔后送“别楞”。“别楞”是喇嘛用面捏成的各种神，类似小“兵马俑”的样子。表示以佛送祟，并纪念释迦佛转法轮日。

农历四月十五跳“查玛”是庆祝释迦佛的生日。这样的“查玛”出场的就有好德格沁，男鬼八人，头戴骷髅面具，手持皮条木棒，现按舞蹈程序跳舞，又有维持秩序的职能，四大天王，头戴四大天王面具手持宝剑、琵琶、伞、蛇（各一件），女蝴蝶鬼，腰系五色彩带裙子，阿尔斯冷——狮子，头戴卷毛面具，四人手持虎尾；八大金刚着鳞袍，是护教神；小“查玛”二十一人，护教伽蓝，着三角袖彩衣。前二人持法绳；大“查玛”计三十八人，演十八罗汉二十诸天，只戴宽沿大帽，身着各色鳞袍；大威德一人，戴牛角面具；五子弥勒佛计六人戴面具；查干萨哈

乐和娃娃，即白胡子老人和二个娃娃；最后一场为鹿，戴鹿头面具。

舞蹈毕，送祟焚烧“别楞”，喇嘛在特大锅（有铁、铜二种）里煮肉粥，向贫苦群众施舍肉粥，有的施舍油炸的大米。

有的跳“查玛”反映的是西藏历史上的政教斗争和中国佛教史上“毁灭”佛法的事件、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史称“三武一宗”。

以多在六月十五左右跳的“查玛”，反映西藏政教斗争镇压“朗达日玛”的“查玛”为例。镇朗达日玛“查玛”舞，由十一场舞蹈组成：第一场献神钦，借地盘；第二场吉祥天母拉哈姆丢失卜具一一骰子；第三场阿萨尔奉天母之命寻找卜具；第四场勇保护神寻察妖魔；第五场提鬼祟；第六场阎王却尔吉乐审讯鬼魔；第七场鹿神斩杀鬼祟；第八场丈量土地；第九场之后直到第十场，均表现了众多菩萨清除鬼魔；第十一场金翅鸟神杀掉最后一个妖魔，一一朗达日玛，全场“查玛”舞结束。

还有的“查玛”，是庙中喇嘛根据佛教教义宣传佛的主张。向群众进行宣传而创作的。

例如弥勒“查玛”舞，表现了弥勒与猎人官布道尔吉相遇的一段故事，主题思想是希望一切生灵永不倾轧、残杀、相安无事，和睦共处。

不同时间表演的“查玛”内容不同，各庙表演的形式也不统一，同一内容的“查玛”，各庙表演的形式、情节差异也很大，甚至穿戴打扮、性格、语言都不相同。有的用藏语，有的用蒙语。“查玛”舞也和其它各种文艺形式一样，受各种条件、素质约束。

我盟的葛根庙、王爷庙、黑大庙、乾德牟尼等寺庙，都开展过跳“查玛”舞的活动，跳“查玛”舞在我盟亦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其中王爷庙因一九一二年八月乌泰王起兵造反，寺庙被军阀

张作霖所派吴俊升抢掠一空后，失去了跳“查玛”舞的条件，再没有开展这一活动。

据说，解放后的一九四六年在乌兰浩特广场举行一次娱乐性的大型“查玛”舞。当时，广场上旗、幡、罗、伞竖立，八角旗拖着长飘带迎风招展，喇嘛们身披袈裟，头戴僧帽，吹起了蟒筒、三栋、甘栋、敲起了亨格日格鼓，巨型喇叭如牛吼，铙钹有节奏，百多喇嘛戴上各种面具起舞，周围数以万计的群众欣赏，场面十分壮观。

注①佛诞节：农历四月十八为释迦诞生的节日，佛寺届时举行诵经法会。

②涅槃节：我国定于农历二月十五为释迦节，涅槃即“圆寂”，一般指熄灭“生死”轮回而后获得的一种精神境界。指僧人的死为涅槃。

③佛成道节：佛成道日，即农历腊月初八，相传释迦这一天遇见一牧女，食其送之乳糜，后坐菩提树下而成道。

④驱鬼节：指驱苯教徒“路恭”，喇嘛装扮成半黑半白的面貌，在藏历二月二十九把路恭驱出郊外。

（陈泰山系兴安盟政协文史办干部，吴佐铭系兴安盟文联干部）



科尔沁蒙古族风情点滴

乌兰 阿古拉 乌力及套格套

广柔的科尔沁草原，连绵的大兴安岭，以她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博大胸怀，在兴安盟境内养育着五十三万蒙古族同胞。

由于历史的原因，兴安盟境内蒙古族已不是单独的部落。据史料记载：居住在兴安盟一带的是科尔沁部蒙古族。科尔沁部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撒儿的后裔的部落。是在东部草原上很有力量的蒙古族部落。

居住在兴安盟的蒙古族，是以科尔沁蒙古族为主，加之与后迁来的扎赉特、蒙郭勒津、土默特和哈喇沁等蒙古族融和，以及与其他民族的渗透的影响，逐渐形成了本地的特殊风俗习惯，具备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传统节日与体育活动

长期逐水草而居游牧在草原上，使这里的蒙古族养成了强悍豁达的性格。“马背上生，马背上长，手舞套马杆，烈马被驯养”。一提起马，人们自然而然与蒙古族的生产生活联系起来。的确，蒙古族人民对马有着特殊的感情。这里盛产的蒙古马，能跑善战，精骑善射是蒙古族的绝技。

每年七、八月接羔与剪毛一结束，人们喜庆牧业丰收，便举行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称为“那达慕”大会。“那达慕”是蒙古语娱乐游戏之意。那达慕召开前，男女老少乘车骑马，穿着节日的盛装，从四面八方涌来，临时饭店、茶馆、说书棚，纷纷设

立。届时乌兰牧骑、电影队、科技展馆来演出、服务。很多牲畜、畜产品和日用品也在那达慕大会上成交。素日宁静的草原，顿时变成了繁华的场地。彩旗飘扬，人欢马叫，歌声阵阵，美不胜收。

那达慕大会最主要的比赛项目是赛马、摔跤与射箭，被称为是“塔拉努吐克姑日奔那达慕，意思是草原上的三种圣戏”。

赛马，参赛的马分成跑马、走马和颠马三组。每组二、三十匹乃至百八十匹。赛手多为青少年男女，年令小则六、七岁。赛手身着红、粉、绿、兰彩绸蒙古袍。头戴彩绸巾，脚蹬马靴，在起跑线上并辔待命。枪声响处嘭嘭骏马雀跃四野。那跑马如出弓之箭，走马如疾风，颠马如飞霞流彩，观众喝彩，骑手争先。胜利者将发给厚奖，连马也要披红而归。

摔跤。是蒙古族最普遍的运动之一。两个牧群相迁，青年牧民便摔起跤来。劳动之余，在洁白的月光下，青少壮年们也以摔跤为乐趣。蒙古族摔跤比赛，有独特的服装、规则和方法，称为蒙古式摔跤。摔跤服被称为“召得格”，是用结实的帆布制成的坎肩，装饰有铜或银环。裤子是三色大裆裤，脚蹬蒙古靴，摔跤手身穿这种服装入场后，就称为“布和”即摔跤手。摔跤手入场时，“马格西”着向场地跳跃前进，“马格西”是抖威风。脖子上围着五彩“江戈”的绸条，“江戈”围得越多，资历越老。是以往得胜的标志。“布和”们身体魁伟，穿着“召得格”“马格西”起来，如雄鹰展翅，似猛虎下山，威风凛凛，别有一番情趣。

射箭。游牧与狩猎使蒙古人的射箭运动保留了下来。优秀射手会被人们格外尊重。射箭比赛分为两种，静射和骑射，每人射九箭，三轮比赛结束，中箭多者为胜。

那达慕大会的夜晚又是一场情景，馨香的草原气息飘荡着。悠扬的马头琴声、四胡声阵阵，随着夜幕的降临，牧民们围坐在

帐篷前，勒勒车上，喝着美酒，品味着香甜的奶茶，有看电影的，有观赏文艺节目的。有的升起了篝火，跳起了安代舞，还有一些青年男女，走向草原深处倾诉着自己的爱慕之情。

祭敖包是蒙古族民间风俗中富有情趣的活动，也称为敖包节。“敖包”是“堆子”的意思。蒙古族聚居区到处都有敖包。山顶、路旁、树林……。在山区用石头堆成，石头少的地方用沙土，树边则用树枝垒起。它既是神灵所居和享祭之地，又是草原上游牧之所和道路方向的标记。平素凡行人经过都要加填石头，骑马的下马，坐车的下车，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

每年四到六月，大地回春，水草丰美，风和日丽，野花竞相斗艳之时，举行祭敖包活动。届时人们骑上马，坐上勒勒车，带上奶酪，牛羊肉等祭品，有的还要请来活佛、呼毕里干等喇嘛，在敖包上插上树枝，树枝上挂满五颜六色的布条。喇嘛和祭敖包的人都摆上阵势，焚香点火，诵经念咒，祭祀的人都围着敖包从左向右转三圈，祈神降福，保佑人畜平安兴旺。尔后举行赛马、射箭、摔跤。人们围坐在一起，喝酒吃肉，弹拉说唱，胜似现在的野游别具一格。有的青年男女借机溜走，躲到草丛中谈情说爱，相约再会的时间，这就是名付其实的“敖包相会”了。

“塔本萨仁”节。农历五月初五，与汉族端午节同日。这一天，蒙古族同胞起早将室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全家除走不动的老人外，天一亮就带上煮好的鸡蛋，说说唱唱，你追我赶。山区向山顶爬，草原区也要向当地最高点爬去。待从山上回来时，全家人围在一起，用奶油、猪油和红糖拌着粘豆包美餐一顿。

蒙古族的庆丰节——其木哈尔。每年的五月上旬，科尔沁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就会迎来一年一度的“其木哈尔”，也就是“庆丰节”。“其木哈尔”是蒙古语剽骗的意思。五月上旬是春季接羔结束之后，天气温暖，剽骗雄性羔羊的好时节。因此，这

一天，牧民们相见，就会告诉你：“其木哈尔，阿布吉那！”意即在实施割驹。“其木哈尔”没有固定的日子，一般是天气晴朗，无风的艳阳天，但必须是五月上旬的鸡日或马日（按天干地支推算）。蒙古族认为，选择鸡日，鸡食虫，羔羊割驹后不生虫子；蒙古族爱马，马日割驹，羊群就会象骏马奔驰一样快速发展。这一天，人们起大早，打扫好室内外的卫生，开始割驹雄性羔羊。亲朋好友们也大都来帮忙。

割驹完毕，把原来已育肥好的大羊牵来宰杀，然后把羊肝、肺、血、肠等灌进羊肚，和“手把肉”一起煮熟，大家围坐在一起，频频举杯，欢庆牧业丰收。人们一边喝酒，一边唱歌，畅谈羔羊丰收的喜悦，表达内心的欢乐之情。那摘除的雄性羔羊的博日（睾丸），放进鲜牛奶中煮熟，又为庆丰节增添了一道美味佳肴。

新额勒胡节。即春节，蒙古族把过春节称为“新额勒胡”，意为过新年。把过春节的一个月称为“查干萨日”，“查干萨日”即白色洁白的月份。“查干萨日”在蒙古语中意味着是春节期间。所以说蒙古族过春节不是一天，而是整整一个月，均为过新年。其实，一进入腊月之后，从腊月初八开始就开始过年的准备了。

腊月初八，认为这一天是佛成道日，佛成道就要在腊月二十三升天。为封佛嘴，上天少言闲事，在佛成道的腊月初八这一天，都要用粘米做成粘米粥，叫腊八粥，借奉佛祖。

到了腊月二十三，即过小年这一天，家家祭灶麻糖洗灯盏，麻糖就是麦芽糖也是粘糖，都希望佛能“好话多说，坏话少说，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蒙古族认为这一天是佛升天的日子，一直到初一天亮前佛才能从天上归来，所以在上天之时，送佛之际，再次用粘糖封住佛的嘴。这一天，同时也是祭火神的日子。

过小年，全家团圆欢乐，吃团圆饭，喝团圆酒。亲友间互赠宰杀好的牛羊肉，把春节视为欢乐、交往的良机。

过了小年过新年，把小年看做是辞旧，一切人间祸灾全部交给佛带上了天去消灭了。过大年则是迎新，等待佛从天上归来，把幸福带给人间。因此，年三十晚饭要吃手把肉，晚上一宿不合眼，称为“熬年”，家里到处点上灯，院里蒙古包前点上备好的冰灯，村屯艾里，蒙古包到处灯火通明，犹如繁星点点连成一片。各家各户讲故事，猜谜语，拉马头琴，歌声笑语，尽情地欢乐。孩子们则成群结队，手拿灯笼，东家走西家串，真是开心。

半夜子时，都换上新装，在院子里蒙古包前点上火堆，供上酒食迎接佛从天上归来，鞭炮过后，全家人回到屋里，端坐桌旁，吃上一顿接神饺子。

吃饭时，晚辈们要先给长辈叩头，请安，献哈达、敬酒，祝老人家幸福长寿。前辈人要给孩子们以“余热得”，蒙语意为祝福万事如意一年顺利，并给压岁钱。

天一亮，人们走出家里，互贺新年，每到一处，家家都备有酒菜，主人为来客敬酒双杯，以示新年喜庆。晚上归来时，人们借着酒兴，不分男女，往往赛马奔驰而归。你如果能亲临科尔沁草原，才能体会到蒙古族不拘一格的情趣。

在“查干萨日”一个月的时间里，家里要有几次喜庆高潮：正月初六喜庆羊的节日，初七为人的节日，初八为马的节日，以及正月十五、廿五都要象过节一样，全家团聚在一起喜庆。其余时间则亲朋好友间请客，互诉衷肠，以表情意，直到二月初二，人们才开始一年的生计，新禧勒胡节方告结束。

蒙古族的食物

草原上蒙古族食物分为两大类。即“查干伊德”和“乌兰伊德”。蒙古语“查干伊德”谓白色、洁白吉祥的食物。相对于

“查干伊德”的“乌兰伊德”说的是肉食品，红色的食品。

“查干伊德”又分为食品和饮料两类。食品主要有：乌日莫、黄油、奶皮、奶豆腐、奶酪、奶果子等。饮料类：酸奶、奶茶、奶酒、鲜奶、爱日嘎、塔日嘎等等。“查干伊德”一般在早餐用。早餐时热气腾腾的奶茶，加上一盘炒米，以及糖、奶豆腐、乌日莫、奶皮子等，味道鲜美芳香。

制做“查干伊德”的工艺流程，一般都是手工操作。例如乌日莫，将鲜牛奶放桶内使其发酵，待脂肪浮在上面，即称白色为乌日莫；去掉渣滓，放入锅内加热、搅动，色泽微黄，取出冷却后成为黄油；秋冬季节将鲜奶熬开，使锅中的奶汁形成一层皮，阴干后就成为奶皮子；去掉乌日莫的酸奶子再用火熬，去掉水份就成为奶豆腐；制出奶豆腐的汤，装入坛子里发酵后就是爱日嘎等等。

“乌兰伊德”蒙古族通称为“布和乐”，意为大块的或不切开的整肉。“手扒肉”、全羊等肉食品均称为“乌兰伊德”。

手扒肉是蒙古族日常的普通食品，一般在中午或晚上食用。手扒肉是把活羊拿来之后，在胸部割开一个口子，将手伸进胸腔，捏断大动脉，使羊血都流聚在胸腔内。剥皮后，把羊肢解开，投入锅内煮，待用刀割开，肉里微有血丝时捞出，一手扒肉，一手持刀，边割边吃，边喝边割，喝到尽兴时，又边唱边喝，场面十分豁达风趣。

手扒肉为招待常客或自食，而逢佳节和招待贵客时，蒙古族就要用“秀斯”了。

“秀斯”是蒙古语整羊肉、全羊之意。秀斯用途不同，用料也不同。有的秀斯是做供品的，有做礼物的，有的是上宴席招待贵客的。供品秀斯用来祭敖包祭神佛，讲究用当年羔羊；礼品秀斯主要是送给老人和恩人食用的，以中等羊为标准，表示格外尊敬和报恩的意思，蒙古族送秀斯是一项很贵重的礼品和礼节；宴

席上的秀斯却讲究肥尾大羯羊。宴会开始时，主人首先操起蒙古刀，在肥尾上切下一大条肥肉双手递给最尊贵的客人，尔后大家拿起刀来，开始秀斯大宴席。

除了完整的秀斯之外，还有吃分块秀斯的习惯。即煮琵琶骨、四条长肋骨、胫骨和胸椎，称为半个秀斯。

“图古拉”与“猫耳朵”汤。科尔沁草原上，一有亲朋好友上门，好客的蒙古族同胞会给你按照古老的风俗习惯，做一顿传统的美味食品——“图古拉”。“图古拉”是蒙古语牛犊子。这种食品蒙古族认为用牛奶做汤大块面，所以幽默地称为牛犊子汤，蒙语谓之为“图古拉”。

做“图古拉”很讲究，一般是把鲜牛奶烧开后，将面片切成菱形放入锅中，然后再放入乌日莫、奶油和盐（还可放入白糖）。就成了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图古拉。难怪蒙古族俗语有：“吃着图古拉，割了耳朵也不知”的说法呢！

蒙古族人民还喜欢吃“猫耳朵”汤。这是用荞面做成的一种主食。外地人到科尔沁草原来，在民族饭店里，看到食谱上有猫耳朵汤，以为是一种汤类付食，要米饭还点了猫耳朵汤。其实猫耳朵汤不仅是主食而且是很“经饿”的一种主食。

做猫耳朵汤时，把荞面和好后将面捏上一点，在左手心上用右大姆指一抿就成象猫耳朵形状的面卷片待用，把野兔肉剁成块，象煮手扒肉那样，加汤水后放在锅里煮，里面还要放进食盐，葱花及其它佐料。兔肉煮熟以后，肉汤的颜色就变紫棕色，蒙古族称之为“波尔许乐”——“紫汤”，此时，把做好的面卷片放进汤内煮熟，就成为“波尔许乐太猫耳朵汤”了。当然也有用野鸡肉、家鸡肉、猪肉、牛羊肉汤做的味道都是很鲜美的。

野兔的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以及钙、磷、铁和卵磷脂、氨基酸等多种营养物质。所以蒙古族群众说：“紫汤胜过油”，可见用它做出来的猫耳朵汤，该是多么富于营养和耐消化的食品了。

信 仰

传统信仰：

火。蒙古族认为火是神圣的，逢年过节都要敬火、祭火，认为火就是神。婚嫁时必须祭火。腊月二十三晚上祭火，腊月三十晚上，迎天神归来，也要敬火之后才放鞭炮，吃年夜饭。正月十三定为火神日，晚上点上三堆火，把酒、果品投入火堆。人死后也要在坟头祭火，把烟、酒、果品和人生前嗜好的东西投进火中，意为请火神带给死人。

佛。过去，蒙古族室内西北角家家有佛龛，家家供佛。供的佛有释迦佛、宗喀巴佛、关公和“宝格达”。过春节时，把猪头，羊头煮熟后，首先供到佛前，有病后，给佛烧香，祈求佛的保佑。

神。火神、山神、水神、土地神都要敬，认为火、山、水、土地之神是各管一方的神，不敬神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习惯与禁忌：

一、以西为尊。供佛在西间，老人住西侧，留西窗，敬、祭佛神面向西。就是到蒙古族门前拴马，晚辈和陌生人都要拴到东侧。

二、蒙古族在日常生活中，十分讲究礼节。蒙古族把饭的第一碗、酒的第一盅，肉的第一口，茶的第一杯，礼品的第一件，进屋时迈门坎的第一步，观赏物的第一眼，建房时的第一锹，甚至说话时第一言，都要让给长者，晚辈总是十分礼貌地请长者“请您……”蒙古族称为“德吉，乌日根”，即献德吉。

献德吉，有客人先给客人，如果来客是年青人或晚辈，当他接受“德吉”后，立即转给长辈，喝酒时，举起酒杯，要待长者喝了后，才跟着喝。如果家中没有客人，那“德吉”当然是老人

的了。就是老人接受了“德吉”，首先在酒盅中用手指先沾上酒滴，先把“德吉”献给天、地和故去的长辈，而后才把余下的喝掉。如果有小孩因无知，吃饭先动了碗筷，或先吃了一口，做父母的就会批评道：“棋德吉恩阿布那？……”意思是你把德吉先要啦？。

三、晚辈外出要征得老人同意，外出归来，首先要到老人居室问安，如果外出时间长，回来时必须给老人拎回酒、果品等。年青人，何时喝酒要请示老人同意，例如在四十九岁生日时，给老人敬完酒后请示，或老人主动批准：“已经是49岁的人了，今后开始喝点酒吧”。从此才能喝酒。如果到长辈居室，不能坐到老人西侧。同辈间，蒙古族亲叔嫂间不许说笑话。

四、蒙古族人喜欢嗅烟。贵鼻烟壶为珍品，主人把鼻烟壶递给你，如果是晚辈接受，或不吸鼻烟，要十分珍惜的夸两句，再双手呈回。如果是长辈接受敬烟，则倒出一点，放在手心里，把烟壶递回去。

五、到蒙古族家串门走亲，在进蒙古包或到串门人家附近时，就要下车、下马。走到主人门前，会有狗扑过来，主人也随之迎接过来，这时你要站在原地不动，切不可拿马鞭、棍子、石头打狗，打了狗主人会冷眼相待。当主人出来迎接时，要主动问“赛音白努？”或“阿木尔白努？”即你好、平安之意。

进屋时，要让长辈先进门坎。晚辈要主动站在旁侧，“塔毛热乐！”请您先进之意。长辈也要谦让“哈玛乌贵，报其格”，没关系别客气之意。

返回时，全家人都会送你出来，互道平安，辞行后，不得上马，要离开房舍一、二十米后，再上马、上车。

六、到蒙古族家串门，要注意外屋门上方，如果有弓箭、红布悬挂，说明这屋里有产妇，未满月，进屋也要进西屋，不要闯月子。挂弓箭是生男孩儿的标志，挂红布条是产女孩的象征。

进月房，下奶，送礼时，身上不要带钥匙，带钥匙犯忌讳。到了月子房，带的礼品不能带出，也不能从月子房里带出主人的东西。

七、在蒙古族家作客，不准站在门坎上，不准在火盆上烤脚烤鞋袜。不准把马鞭、木棍带入室内。吃饭时，不准在长辈坐前，首先坐下来，不准坐到正中位置，待主人安排后，或坐好才坐下来。长辈递烟、送茶、倒酒时，必须双手去接，要稍欠身，以示感激。带进屋内的东西，不要放在西北角供佛的地方。

八、父母在，儿孙不管多大不准过寿。蒙古族祝寿从六十开始，每十年或五年儿女们要大型祝寿。父母在时，儿孙不论年龄多大，也只能过本年，十三、二十五岁过自己的寿年。但虽父母在，过四十九以上寿年时，就比较隆重了。

九、参加老年人的丧礼时，可以争抢吃灵前供品（行灵前）喝酒时，可以把酒盅“偷回”，主人不追究，认为是年青人求长寿的表现。出嫁的姑娘参加了娘家老人的丧礼后，可以提出要老人使用过的烟壶、烟袋、拐杖、眼镜，或被子等，以示怀念故人，做为纪念品。

十、蒙古族在饮食上，忌吃狗肉等软蹄动物的肉，认为狗是人的朋友，好的牧羊狗死后，还要埋丧，所以到蒙古族家庭，忌谈杀狗吃狗肉的事。

其它习惯和禁忌与各地本民族间相同的，这里就不再累牍。

（乌兰系内蒙古电台驻兴安盟记者站记者）

“道格辛大王”的下场

李泉林遗作 李絮白 李历整理

近百年来，科尔沁草原上的广大蒙汉族劳动人民，忘不了那座罪恶的王府——图什业图旗王府（现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苏木）。

图什业图旗当时归哲里木盟管辖，哲里木盟有十个旗，这十个旗有现在的科尔沁右翼中旗、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左翼后旗、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赉特旗、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还有已经撤销建制的科尔沁右翼后旗、科尔沁左翼前旗和郭尔罗斯后旗。根据朝庭规定，过若干年在十旗王公中选出一名盟长，被选的盟长人们叫作大王。图什业图旗十五世王爷诺尔布桑杰，当时被选为盟长，但是诺王的名字叫什么，旗内从来没有人知道，因为他穷凶恶极，人们都叫他“道格辛大王”（道格辛，蒙语是残暴的意思）。

道格辛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除了继承清朝政府制定的法律外，又为旗民和奴隶们规定了五花八门的“法规”。如：距王府二里地，不下马者罚；从王府门前旗杆下走过者罚；行路人袖手和背手者罚；在王府附近过往行人放下帽耳朵者罚；向王府方向大小便者罚；王府男女奴隶不准互视，等等。此外，道格辛还可以随时随地给任何一个奴隶定下罪状，轻者鞭打，重者送进牢房或处死。王府分设东西两个衙门，东衙门掌管全旗行政事务，西衙门掌管全旗和府内军队，下设一个大监狱，坐牢的总不下五百多人。

极端残暴的道格辛，他的生财之道是：要的多，家业才发

达；打的狠，奴隶才听话。在他敲骨吸髓的剥削下，奴隶的血汗通过征粮、征畜、征役、终身奴隶等几条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入王府。道格辛依仗钱多势大，上下串通，勾结各地富商大贾，先后在北京、通辽、郑家屯、开鲁、突泉、洮南等地开票庄，设商号，低价买，高价卖，大斗进、小斗出，穷了百姓，富了王府。在这个魔影的笼罩下，美丽的科尔沁，草不绿，水不清，青山失秀，人民受难。民间流传着“有黄鼠狼的地方别想养鸡，有道辛格活着别想过好日子”。

图什业图旗王府的王位是世袭的，奴隶也是世袭的。爹老了儿子去替，儿子死了抓孙子。小的替老的，活的替死的，人们一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一个叫乌冷嘎的老奴隶死了，他的两个孩子被抓进了王府。大的十一岁叫花力顺，小的九岁叫花力彦，他俩刚刚记事的时候，常常看见阿爸深更半夜饿着肚子从王府跑回来，有时候带病呻吟着回到家来，有时候被打得遍体鳞伤。阿爸常对他们讲述王府里奴隶们的苦难遭遇，他俩从小就懂得奴隶最苦，王爷最坏。

在王府里，花力顺、花力彦渐渐地认识了许多人。他们从奴隶那里了解到父亲是怎样死的。

那是一天早晨，乌冷嘎给道格辛倒水。一不小心，把茶杯碰倒，溅湿了道格辛的金边袍袖。道格辛立时大怒，硬说他故意对王爷不尊重。乌冷嘎分辩几句，他又说乌冷嘎触犯了他的尊严，于是把他当众处死。

花力顺、花力彦听到这里，紧握着小拳头，眼睛里喷射着复仇的火焰。

花力顺、花力彦是一对沉默寡言，机智勇敢的孩子。道格辛以为他俩是一对温顺的奴隶，不久把他们叫到内府使唤。他们经常看到，道格辛每次行凶之前，总要和他太太叨叨咕咕，说打谁，就打谁。

这一天，道格辛从外边回来，对他的太太说：“狗都脱毛了，一片片耷拉着，象个叫花子，哪象我王爷养的狗！义很古力格这小子真该打。”花力顺一听，知道要对义很古力格下毒手了，于是他急忙出来，把方才道格辛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香蓉，叫她转告义很古力格，提防道格辛行凶。义很古力格是给道格辛养狗的奴隶。他有勇有谋，常常借喂狗、打猎、牵马等机会，设好圈套，让道格辛和他的老婆在不知不觉中受骗上当有口难言。道格辛因此对义很古力格怀恨在心，总想找个借口把他毒打一顿。

香蓉把花力顺的话告诉义很古力格。义很古力格对小哥俩十分感激。当他找奴隶们合计对策时，大家帮他把那几十条狼狗梳理了一番，使他免去了一场灾难。

义很古力格见花力彦的棉袄破的不象样子，棉衣快变成了单衣，就替他拆了，把梳下的一大堆狗毛絮上，别的奴隶也过来帮忙。大家说：“花力顺、花力彦，人小志气大，从打他俩进来，我们这里好象添了一把火。”

时间一天天过去，仇恨一天天滋长。有一天早上，道格辛一起来就喊：“洗脸水！”早就等在门外的花力彦听到喊声，端着洗脸水急忙走进来，跪在地上，双手举过头顶，让道格辛洗脸。道格辛刚一伸手就厉声骂道：“狗奴才，这么热的水，你想把我烫死吗？”说着把洗脸水倒在花力彦的头上，还问：“你看热不热”花力彦说：“不热。”道格辛一听暴跳如雷：“难道我连凉热都不知道？”他转身拿起一壶开水，就往花力彦的头上浇去。一边浇一边凶狠地问：“这回热不热”？花力彦被烫得满地打滚。这时香蓉正好端一盆水走过来，她一见这情景，也往花力彦的头上浇起来。说：“这东西真该浇。”道格辛的一壶水浇完，香蓉的一盆水也正好浇完。原来香蓉端的一盆水是道格辛老婆洗过脸的凉水，掺在道格辛的开水里，落在花力彦的头上，就变成温水了。

聪明的香蓉轻蔑地看了道格辛一眼，转身对花力彦说：“记住！下次再别……”没等香蓉说完，花力彦会意地点点头，攥着拳头走了。

夜，漆黑的夜，王府死一般的寂静。受过一天苦役和折磨的奴隶们，偷偷地围坐在一起，数落着道格辛的罪恶。这时从王府的地牢里传出了悲愤的歌声：

夜到最黑天要亮，
冬到最冷春要来……

依偎在大人身边的花力彦侧耳倾听，说：“是义很古力格叔叔唱的！”一个给道格辛烧炕的老奴隶长叹了一口气，对花力顺、花力彦说：“草原上的豺狼多，没有道格辛的刑罚多。义很古力格受的那刑罚实在惨啊！”

一个阴雨天，道格辛的一只鹿跑了，义很古力格发现后就拼命追上去。代钦塔拉这地方沙岗多，年复一年的风吹水冲，沙岗上出现了道道深沟。这只鹿掉进一道沟里，把一只前腿摔断了。义很古力格走上前把鹿抱起来搭在脖子上，刚要往回走，特古斯吉热嘎拉骑马追了上来，见此情景二话没说，劈头盖脸打了一顿鞭子。回到王府报告说：“义很古力格把鹿腿给打断了一只。”道格辛大王对义很古力格狞笑着说道：“你把我的鹿腿给打断了？好，我也让你像鹿似的变成秃爪子。”说着叫人拿来两块四棱八角的石头和两片湿牛皮。然后，强迫义很古力格把石头攥在手心里，再用湿牛皮把他的手给包住缝死，送进大牢里。过了几天，牛皮越干越收缩，而手心里的石头不会收缩。这样，义很古力格出牢时，牛皮和他的皮肉粘连在一起，剥掉了一层皮。手指也伸不开了，手里攥的石头顶破皮肉扎到骨头，石头上面粘满浓血和烂肉。

提起坐牢，叫人心寒。一进监牢，不管“罪”大“罪”小，每天要挨五十皮鞭。整天站立，不许坐歇。每人每天两碗稀粥，

有时被管监牢的衙役拿走苛扣，连粥也吃不上，吃饭睡觉，大小便都在牢里。从进牢那天起不许洗脸，不准剃头。手、脖子上带着枷锁，腿上带着脚镣，衣服没法脱，虱子成群没法抓。有被打死的、饿死的、病死的，还有活活被虱子咬死的。据说，多年坐牢的人，身上的虱子都能长出尾巴来。老奴隶额希布就活活被虱子咬死的。他那二尺多长的散乱的头发蒙在脸上，搭在肩上。头发里的虱子成堆地爬进耳孔、鼻孔里。破羊皮袄里边的虱子一排挨一排地叮在肉皮上，特别是被皮鞭打得缺皮少肉的地方，在鲜红的血肉上爬着一堆一堆的虱子，咬得钻心疼。额希布在临终前对周围的人们说：“告诉我的儿子，我不是病死的，是王爷撒出来的虱子把我咬死的。”

道格辛大王一天三顿饭，每顿饭之前，必须找一个奴隶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让手下的官员一直把他打到皮破血流，王爷、太太才拿起筷子吃饭。到了傍晚，叫来一对对青年男女奴隶，逼他们把衣服裤子脱个溜光，在王爷、太太面前摔跤。不知哪天道格辛兽性发作，把女奴隶拉到卧室去满足他的兽欲。

更为残忍的是，把说书艺人吉忠嘎的头用湿牛皮包住活活闷死。就连他自己心爱的三太太，也只因一点小事，活活被他踢死。

随着时间的推移，花力顺、花力彦长大了，奴隶的苦难日渐加深。面对苦难生活，他俩把眼泪咽到肚里，复仇的种子开始发芽生根。

有一年夏天，王爷带着太太到北平去了。打人凶手特吉斯吉热嘎拉闹肚子，病情日益加重，起不了炕。这时的王府成了奴隶们比较自由的天地。虽然有几个梅林和扎兰也很厉害，但他们白天在王府，晚上都各回各家。只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扎哈拉其（管家）黑天白天坐守王爷府，可他是个聋子，而且住在西衙门每天天一黑他就倒在炕上。这段时间里，奴隶们的确轻松了许多。每天做

完活计，大家就坐在一起唠起来，彼此诉说心中的怨气，特别是一些小奴隶，从离开爹娘进了王府，根本就没敢大声说过一句话。这回那些吃人的妖魔走的走，病的病，天真的孩子怎能不高兴呢？晚饭后，他们捉迷藏，玩“老鹰抓小鸡”，嘻嘻哈哈，玩个痛快。

有一天，几个小奴隶在屋里玩，花力顺领着花力彦坐在王府门前台阶上，一边注意着来人，一边谈话。花力顺问：“花力彦，到王府这几年你听说爸爸怎么死的吗？”“我听说了，把爸爸的手脚都绑上，然后把身子硬往后撅，把腰给撅断了才死的。”“爸爸犯了什么罪，遭到他的毒手？”说着说着，小哥俩都哭了。花力彦说：“哥，如果王爷老不再回来了，特古斯吉日嘎拉也病死了多好啊！大家都回家，谁也不当奴隶了。”花力顺苦笑一下说：“要想大家不当奴隶，”用手比划一下砍人的姿势，“除非这一下子。”“对，他们来了咱就下手。”花力彦天真地说。花力顺一把搂住弟弟花力彦的脖子说：“这可不象扑蚂蚱，打兔子，不但有心，还得有人。今年我才十七岁，你才十五岁，还小呢，再过五年，有他们没有我们，有我们没有他们。”“对，哥哥，我听你的。”

他俩正在说话，忽听屋里“哇！”一声，一帮奴隶都哭着跑了出来。花力顺、花力彦进屋一看，原来这些小孩子，把王爷外屋地当中的那个长条桌子碰倒了，桌子上的一盆仙人掌掉地下，盆子摔个稀碎，仙人掌也被桌子砸烂了。道格辛曾经说过：“仙人掌这东西六十年上开花，只有最最有福的人才兴看，没福的人看了仙人掌开花就死。”这盆花是他父亲巴布道尔吉留下的珍品，到如今已经二十七年了。原先这花放在王爷里屋的，道格辛临走时，特意让奴隶拿到外屋，叮嘱奴隶们天天浇水，并说：“等我回来让它长的旺旺的，如果蔫了、黄了，一人打一百鞭子，要是它干死了，我就活埋了你们。”今天这祸可惹的不

小。花力顺走到桌子前，把桌子扶起来，把仙人掌拿起来一看，已经断了好几节。于是就连盆子带土、带仙人掌一起拿去扔在外边。回来坐在炕上低头不语，好像在想什么。这些小奴隶可不安静了。前边跑的埋怨后边撵的。后边撵的又怨前边跑的，说着说着又都哭起来。花力顺抬起头来说：“有什么怨的，有什么哭的？我们又不是死木头疙瘩，都是小孩子，就是这个鬼地方，如果在家，哪天不玩个够，一盆仙人掌算个什么，王爷来了有我，大家不用害怕！”

三个月后王爷、太太回来了。花力顺想，硬顶吧，只能白白的送命，动不了王爷的一根汗毛。还是暂时忍耐一下，放长线钓大鱼！

第二天吃完早饭，府内大小官员和男女奴隶，跪在大门两旁等候王爷驾临。一直跪到下午来了两辆小车子，前边坐着王爷，后边坐着太太。进了屋，先是官员们进去跪拜，后是奴隶们跪拜，之后，吃饭、抽大烟、睡觉，一夜没事过去了。第二天早晨，花力顺把弟弟叫到外边，搂着花力彦的脖子说：“花力彦，打花盆那天晚间我和你说的话，还记得不？”花力彦用手比了一个砍人的手势说：“不就是这个吗？”“对了，我一会儿上王爷面前替大伙认罪去。万一我被打死了，你要刚强点，好好听义很古力格大哥、香蓉姐和其他大人的话，不要忘了替爸爸报仇，替哥哥报仇，替那些无辜死去的奴隶伙计们报仇。”花力彦听着泪如雨下，哽咽着说“哥哥，你死了，妈妈不想你吗？”花力顺仰天长叹一声说：“唉，提起妈妈，哪天不想我俩呢？这几年妈妈的眼睛可能都哭瞎了。”接着又到喂狗棚里，找到义很古力格说：“大哥，几年来我们过同样的生活，受同样的罪，今天万一我没了，花力彦就要靠你们大家了。”正在这时，女奴香蓉从他们身边经过，花力顺把她也叫住，刚要说什么，忽听道格辛大王在院里咳了一声，花力顺只说了一句“花力彦托付给你们啦！”四个人急忙各

自散去。

不一会儿，王爷洗完了脸，太太梳完了头，两人坐在炕上唠什么。花力顺轻轻地推开门走了进去。香蓉和花力彦捏着一把冷汗，站在门外听着里边的动静。花力顺跪下去，只见王爷从一个黑盒里拿出嵌有玻璃的两个圆圆筒，太太说：“十两银子太贵。”“我有这些奴隶牛羊，十两银子算啥？这是宝贝，将来我把土山修成，拿着他上土山顶上一瞅，能看见全天下。”花力顺跪着往前挪了两步，膝盖蹭在地上出了点声，王爷才慢慢抬起头问：“什么事？”说完还是低下头摆弄他那个东西。花力顺提高嗓门说：“王爷，没有日光，花草长不好。王爷走后，那一盆花放在地当中，一天到晚看不见太阳光，眼看要黄了，我想拿到窗台上让它见一见阳光，没曾想，端起来刚一迈步，太太的黄猫绊了一脚，奴才倒下去，脑袋在炕沿上磕个大包，把盆子打碎了，小人罪该万死。我想大王爷德如泰山，量如东海，念小人从小早晚侍候您，能饶我一条命，今后一定让王爷、太太睡得暖，吃的应时，烟酒茶水样样备好，伺候王爷过上极乐生活。”道格辛好像没有听见花力顺的话，仍同太太说话：“去了几次北平，怎么没买这个东西呢？”“你没听说吗？这东西外国进来的，洋货，听说在鸦片战争时候，只有林则徐才用过。”“怪不得，这么贵。”道格辛把那个东西装进盒里，脸转向花力顺说：“方才你说些啥？再说一遍。”花力顺把方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出乎意料，道格辛大王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说：“你先走吧，以后再说。”花力顺慢慢地跪着退出来，花力顺出来是出来了，大家心里一块石头还是放不下。花力顺想：很明显，他是留下后手了。夜长梦多……。

香蓉对奴隶们说：“人家花力顺、花力彦弟兄俩，人小义气大。从打他俩来，我们这里好像进来两团火球，照得我们心里暖，眼睛亮。那个花盆明明是我们打的，人家豁出命替我们担下来了。不知哪天花力顺，花力彦有了事，咱大家得帮忙哟。”她

这些话送到了每个奴隶心里。

这天早晨，道格辛一起来就喊：“洗脸水！”花力彦端来一盆水，跪在王爷面前，王爷伸手试了一下就骂：“你这奴才，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哥哥打了我的花盆，你嘛，又拿热水来烫我。”花力彦吸取上次的教训，急忙说：“王爷，水是热了点，我马上换去。”王爷更怒了说：“你以为我真的连凉热都不知道，这水这么凉，你还敢说热！”花力彦明白了，王爷是在找茬，说什么也没有用。说着，王爷叫人狠狠地打花力彦。花力彦倒了大福晋太太的洗脸水回来，见弟弟满身泥水躺在地下，知道出了事，想哭，没有眼泪，想问，又不敢，就哀求王爷说：“王爷，我可以把弟弟拉走吗？”“慢动！”王爷走出去，站在台阶上大喝一声，院里百十多个奴隶都进来，站了一地，他岔开双腿站在众奴隶面前说：“这个奴才经常端来冷热不均的洗脸水戏弄我，还敢跟我顶嘴，今天要是没有开水非把他头发给烫光不可。你们说，打他应该不应该？”“应该。”有人低声地说。花力彦一声不吱。王爷向花力彦迈进一步，狼一样吼叫着说：“你为什么不出声？难道说我打的不对？”说着拿起银柄黑皮鞭子就劈头盖脑地打起来。这时，香蓉头一个跪下说：“大王爷，他从打了花盆以后，一害怕就吓得说不出话来，不用说是王爷生气，连狗咬一声他都吓的半天说不出话来。”“不会说话还不会点点头吗？明明是在和我作对。”接着又打起来。这时候奴隶们都跪下求情说：“打就打我们吧，他是个木头桩子，饶了他一命吧。”道格辛鼓着大大的肚子喘着粗气说：“以后再把我气急了，我就让你跟你死爹一路去！”

又是一年。奴隶们仍在苦难中煎熬，王爷也琢磨着他罪恶的打算。这一天，所有的梅林、扎兰都来了。特古斯吉热嘎拉也来了。他的病好了，瘦得像猴一样。王爷靠北墙坐在正当中，大小官员排列成行坐在两边。所有的奴隶都被撵走，只有特古斯吉热

嘎拉，像个哈叭狗，在地当中跑来跑去，给这个倒水，给那个点烟。整个屋里乌烟瘴气，人人脸上显出倦意和不安。忽然，道格格辛把桌子一拍，提高嗓门说：“太平嘎跪下！我要修土山嘛，你说什么隋炀帝修运河叫人杀了。三十七岁的本命年寿辰，我要过在图什业图的土地上，四十九岁的本命年要上北平紫禁城去过。你爸爸叫我处死了，你想跟你爸爸去吗？为什么在这个黄道吉日，大庭广众面前说丧话？额尔敦你也跪下！你说什么，劳民伤财，人心不服。真是狗胆包天！看哪个敢不服？现在我命令：梅林太平嘎、额尔敦二人，由于催征不力，管民不严，威赫王爷，诬蔑旗政，从今日起免官为奴，住在府外，听候使唤。随员特古斯吉热嘎拉上忠王爷，下管奴才，兢兢业业，勤于王事，提升为梅林，总管修上山事宜。要记住，修山要快，待修好土山，老爷还有重赏。从明天开始，旗民每户一个人，要年轻力壮的，自带工具，口粮，七天之内到王府集齐，违者严惩。”太平嘎、额尔敦把乌纱红缨帽轻轻放在王爷面前，随着众人闷闷不乐地走了出来。特古斯吉热嘎拉，像个出猎前带上红缨脖套的狗一样，摇头摆尾奸笑着出来了。

修上山的工程开始了，特古斯吉热嘎拉为了报答王爷提升的大恩和早日得到重赏，整天手不离鞭，脚不停步，一会儿给这个一鞭子，一会儿给那个踢一脚，骂一通。有个名叫高静年轻的奴隶，有一回站在高处往家乡的方向看着，特古斯吉热嘎拉突然像一阵旋风似地窜到跟前来，把高静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染红了皮袄和早春的土地。

一到四月，草原上的牛就要起蝇子，浑身刺挠得难受，不管是套着犁杖或拉着车，撒腿就跑，人们叫它“跑疯子”。一天有一辆车拉石头，老板子刚把石头卸完一半，辕牛起了蝇子，其余三条牛也一起跑了起来。老板子被车拉倒刚起来要撵，特古斯吉热嘎拉拿着棍子上来，照他脸上就是一棍，打得鲜血滴了一脖子。老板

子一摸，耳朵给打掉了，嘴里大牙也掉了两颗。老板心里狠狠地骂道，这瘦猴可真狠毒啊！就在这瘦猴的皮鞭下，好几百奴隶干了二年，土山还没修完，被打死、饿死、病死的已是不少了。

有一天王爷领着瘦猴，来到没修完的半拉山下边，转了两圈，对瘦猴说：“这山该砌顶收工了。可是这山在我的房后，比我房子高，不能让结了婚的男女平民和奴隶踩一脚，要童男童女往上挑土。赶快下告示，凡是八至十五岁的孩子，过了清明自带工具、口粮到王府聚齐。”

次年清明一过，四、五百名童男童女集齐了。这些孩子从没离过娘，刚到这鬼地方，不用说打骂，光看那些如狼似虎的官员和打手，就都给吓傻了。他（她）们白天往土山上挑土，累了、饿了，肩膀压肿了，手磨出血泡，也不敢哭出声来。王爷的马群出套卜了，孩子们晚上就睡在马棚里，一个个紧紧挨在一起。他们常常在梦中想念亲人而哭醒，可是睁开眼睛，只有王爷的猎狗和狠毒的特古斯吉日嘎拉。这个狠毒的监工，为了早日完工请赏，不管他人死活，逼命一般地逼着童工们干活，不久就有累死、累病的童工。更为残忍的是，发现哪个孩子病了，看看不能干活，就令手下打手，不等断气就埋在土山下边。

春天刮起大风，漫天黄沙，阴沉可怕。有一天早晨，一个小孩子去解手，结果迷了路。摸呀、走啊，喊啊，呼呼大风，滚滚黄沙、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不知走到了哪里，竟然在一个沙坑里过了二夜。第三天风沙平息，爬起来一看，原来就在王爷府附近的沙坡上，离王府不到一里路。他急忙跑回来，瘦猴不由分说，打了一顿鞭子。然后把这可怜的迷路孩子，吊在树上，拿来一壶开水给活活浇死了。他对着一群孩子说：“看见没有？谁再不好好干活，就这样烫死。”吓的孩子们连哭也不敢。

这件事被花力彦看见了，他急忙跑回去告诉花力顺。花力顺愤愤地说“大伙得想办法治治他”。随着工程的进行，花力顺、花力

彦认识了许多小孩。一有工夫就到他们睡觉的马棚里叙谈。有时谁的衣服破了，他俩就从香蓉那里要来针线给缝一缝。一天，瘦猴打断了一个小孩的腿。吃完晚饭，花力顺、花力彦又到睡棚里来了，一群小孩围上来，向他俩诉说着冤情。大家商量着要惩治这条凶残的走狗。

特古斯吉热嘎拉在王爷面前，像条哈叭狗摇尾乞怜，在奴隶面前他的架子比王爷还大。自从被提升为梅林之后，架子更大了，根本不把那几个老梅林放在眼里。他经常到王爷那里说别人的坏话，使不少人挨骂挨打。他仗着这一手，在王爷面前红得发紫。那几个老梅林，受他的气也不甘心。免不了有时候翻了脸。特古斯吉热嘎拉因此对几个老梅林怀恨在心。有一回一个老梅林骑着王爷的一匹散马回一次家，第二天回来，到王府大门口刚下马，瘦猴上去就给他一鞭子，打得脸上淌下血来。老梅林连马也没拴，就去找王爷，来到王爷面前跪下诉完冤情，瘦猴也到了。王爷一见瘦猴就说：“你怎么来不来还打老梅林呢？”瘦猴也跪下说：“这院里这么些人，今天他骑马，明天他杀羊吃，最后还不把王爷的大印偷走？”道格辛听得心里一惊，说：“好，你去把所有大小官员和奴隶都给我叫来。”瘦猴一溜小跑走了，不一会王爷面前跪下五、六百人。王爷大声说：“这个梅林挨打，是因为没有问我就偷骑我的马回家，大家听着，今后不管是梅林、扎兰还是奴隶，只要随便动我一件东西，大到马、牛、羊，小到烟袋、皮鞭子，谁见了都可以打，不但不问罪，还要嘉奖！”此后，瘦猴更是猖狂了，全院除了王爷、太太没人不怕他，简直成了二王爷。

一天早晨，王爷带着一帮人打猎去了，只留下瘦猴监工。他吃完早饭，把自己的木柄黑皮鞭挂在墙上，拿起王爷的银柄皮鞭子出去了。在他看来，人生在世受到王爷的宠爱是最幸福的了。今天，他趁着王爷不在家，拿着王爷的银柄皮鞭子打人显示自己

的威风。一见瘦猴拿着王爷的鞭子出去，花力顺立刻向花力彦递个眼色，急忙跟着跑了出去，瘦猴来到工地，向一群小孩狞笑着提起银柄皮鞭问：“你们认识它不？”说着走到一个小孩面前刚举手要打，只听身后一声大喊：“瘦猴，你住手！”话音未落，花力顺、花力彦跨到瘦猴身边，一人抓住他一只手。瘦猴挣扎了几下挣脱不出来，非常胆怯地问：“你们要干啥？”“干啥？要收拾你！”“为什么？”“你不是先打人再说话吗？我们也打完再告诉你”。说着花力彦招呼一声“来！”孩子们一起上前，把个瘦猴按倒在地，有的打，有的踩头，打得瘦猴直喊“饶命”。花力顺按住他的头问：“挨打痛吗？”“唉呀！疼啊，疼得受不了啊。”“以后你还打人不啦”周围的孩子们一齐问道。“小弟弟们放心，以后算不敢打你们了，再打人就烂掉手”瘦猴说。“长不长见识你自己知道，你再作恶，就要你的狗命，起来快滚蛋！”花力顺说完踢他一脚走了，孩子们也散了。

晚上王爷回来了，瘦猴忙去诉冤。王爷一听，火冒三丈，大喊一声：“花力顺、花力彦进来！”兄弟二人应声进屋跪在王爷面前，道格辛瞪着凸来的大眼睛气呼呼地问：“你们俩还打了特梅林？”花力顺、花力彦同时提高嗓门说：“是打了。”道格辛大王一听他俩说话这么冲这么仗义，十分奇怪，紧接问道“为什么，狗奴才。”花力彦顺口说出：

“山倒下来扶不得，

王爷的命令抗不得，

流着的水挡不得。

王爷的法律犯不得。

王爷，那天老梅林挨打以后，大王爷在全府六百来人面前曾经宣布过，今后有人动王爷的东西，谁都可以打。今天王爷一出门，特吉斯吉热嘎拉就把自己的鞭子挂在墙上，拿着王爷的鞭子去监工。这还不说，我见他拿鞭子柄去打狗，把银柄都给弄断了，我

们实在心痛，就把他打了。”道格辛大王抬头一看，鞭子真的没了。瘦猴这才想起来，挨打后把鞭子忘在工地了，吓得他不敢抬头。说起鞭子，当时一帮小孩上来光顾打瘦猴，你一脚我一脚，早把银柄给踩断了。瘦猴挨完打，只等待向王爷告状，鞭子的事忘得一干二净。花力彦有心计，早把它拿起藏在铺盖后面以便作证。王爷看到鞭子真坏了，立即把脸阴了下来，说：“你是成心败我的家呀！花力顺、花力彦把他给我按着。”于是，花力彦骑在瘦猴的腿上，花力顺骑在他脖子上，还故意把屁股往下使劲一颠。在这硬石头上，花力顺那壮身体猛劲一颠，瘦猴的门牙一下子磕掉了两颗。道格辛一连打了他百十多鞭子，才算罢休。

童子山快要修完的时候，道格辛隔三差五就亲自往工地跑。一天道格辛大王拿着一卷纸来到土山脚下，打开手里纸卷，对木匠孟和说：“你画的花样不多呀。赶不上颐和园的一半。”“王爷，这花样不算少了，咱这小小的土山，能和颐和园相比吗？”道格辛一听火了：“你这个狗奴才竟敢小看我的土山。”说着从孟和手中抢过斜刃子，砍掉了孟和的四个手指头。

在楼亭快要修完的时候，道格辛又上山来。一到山半腰就问木匠杜嘎尔：“这个楼亭怎么修歪了？”杜嘎尔双腿跪地说：“老爷，不是楼歪，是你现在站的位置歪了。你上楼亭里坐着瞅就不歪了。”道格辛一听大怒道：“噢，你是说我没有眼力！”于是叫来几个打手轮着打，打完之后关进监牢，不久活活被折磨死了。

童子山修完的那一天，道格辛总算是脸上露出点笑容。他领一帮官员上了土山，端起望远镜向四下瞅，瞅啊，瞅，一边瞅一边说：“莫非谁给我弄坏了？不说是能看见全天下吗？这也看不见啊！往南，连白云吉如和都看不见；往东，海力金忙哈也看不见。仅仅看见二里之远的西好老屯。”突然，他发现在北山底下一个挖哈拉嗨菜的妇女，向着王府方向解手。马上命人把那无

宰的妇女抓来痛打一顿。

有一个会看风水的先生对道格辛说过，代钦塔拉这地方，北靠塔本套力盖山，象一个皇帝的靠椅，南望白音吉如和山，山下有代钦哈嘎大泡子，像一面镜子，代钦塔拉是盘龙卧虎的帝王之乡。如果把北山下的泉水引进南大泡子，这个风水就活了，道格辛大王就能当皇帝。道格辛信以为真，修完土山不久，又强征旗民百姓为其修造人工河。而且必须当年修成，以便早日称王。

修河工程开始了，从代钦塔拉西北泉子，直到南大泡子十里路上，这一帮那一群都是人。从王府房后直到南泡子，表面是沙土，底下都是粘土，上边又长满了一丛丛马莲草和其它杂草，草根子把粘土紧紧地凝结住，挖了半天挖不了多远。监工特古斯吉热嘎拉，硬说人们偷懒，骑着马拿着鞭子，不是打这个，就是打那个。道格辛大王也常到工地打骂吼叫。人们累了歇不得，渴了喝不着水。有一次，奴隶高静，实在渴得嗓子难受，刚放下手里的工具，俯下身子用手捧起水沟里红黄色的碱水要喝，被特古斯吉热嘎拉看见，说他偷懒，给打得皮开肉裂。这样苦干，每人一天才吃到一小碗炒米。到晚上就在工地上睡。人们苦干一天好不容易盼到天黑躺下，不想这地方长着一种野菜叫哈拉海菜，从茎到叶都长有白毛，人的肉皮一碰上像火烫一样，疼上一天半天才会好。睡觉时不小心碰上它，疼得睡不着，再加上身子乏肚子饿，蚊子咬，蛤蟆叫，心里想念亲人，更使人久久不能入睡。天长日久，工地上传出个歌子来：

一天一碗饭，
干到日头黑。
白天王爷吼，
晚上蛤蟆叫。
干活监工打，
睡觉蚊子叮。

哈拉海菜的刺儿多，
黑心王爷的劳役多。
甸子上的毒蛇咬人狠，
特古斯吉热嘎拉的鞭子打人狠。

大泡子的水呀晒也晒不干，奴隶们的罪呀受也受不完。

这首歌传遍了全工地，大家不仅会唱了，还用它来传递信息。比如说一声“蛤蟆又该叫了”就是说王爷从远处来了，说“你身上有蚊子！”就是说特古斯吉热嘎拉的眼睛在盯着你。

炎热的夏天，光膀子干活的人，皮肤被太阳晒出了很多泡，泡破了滴出黄水，最后脱掉一层皮。渴得嗓子发干，像似冒出烟来。这天一台红顶轿来到事先搭好的凉棚旁边，道格辛大王走了出来，把大泡子和人工河巡看一番，然后他走进凉棚，一边喝着浓茶，一面监工。他忽然发现奴隶恩和，一手拄着铁锹，一手挠着脑袋，他马上大怒，吼道：“这个奴才不快干活，磨蹭什么？”恩和挠着脑袋说：“虱子太多，咬的太难受啊。”道格辛冷笑道：“过来，我给你治一治。”说着抬起屁股，端一碗开水，浇在恩和的头上问道：“这回刺挠不啦？”接着伸出手去拽恩和的头发，一边拽一边说：“看看虱子死没死……”说着狠狠大拽一把，撕下一块脑皮来，扔进人工河里，恩和疼得昏死过去。道格辛对所有民夫们说：“你们看见没？谁脑袋还有虱子，我专门会治。”特古斯吉热嘎拉也迎合着他主子喊：“头上有了虱子就该少干活吗？虱子多是你自己长的，咬你自己活该，别说挨了虱子咬，就是断了胳膊腿也得给我干。”

晚间，大家怕恩和的伤口被风吹，虫子咬闹大了，就把自己的衣服脱去，给蒙上脑袋，盖在身上。恩和一下子坐起来，对周围的人们说：“弟兄们，咱们当奴隶的还有个出头之日吗？”一个奴隶接过话头道：“出头之日？王爷昨天修了童子山，今天又挖人工河，说不定明天还搞什么鬼勾当来折磨我们。只要有王爷

在，就是咱们死了，儿女也得来受罪。”另一个人也坐起来愤愤地说：“我看这河里流的不是水，而是我们奴隶们的血和泪。”

.....

在这繁重的劳役和残暴的统治下，修河的人们病倒的，累死的一天比一天多。残无人道的道格辛，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就派手下的官员到旗内各地强拉民夫补充劳力。

1900年，人工河刚刚修完，紧接着又要围着王府挖一道护城河。这一回征集民夫可不像头两次了，累坏的人来不了，大胆的干脆就不来。王爷的命令左一道右一道发下去，特古斯吉热嘎拉的狗腿跑个溜直，人还是不齐。刚来几个，可有人又跑回去了。道格辛一连当众打死了几个奴隶，还是不行，还是有偷跑的。花力顺、花力彦兄弟二人轮番到工地来，和奴隶民夫们闲谈，打听家乡和亲人的情况，诉说着彼此的苦处。后来道格辛发现了这种情况，硬说他俩扰乱了民心，破坏了修壕工程，痛打一顿之后，派到外府去打杂。道格辛以为把花力顺、花力彦撵出内府，对他是最安全不过。而对花力顺、花力彦来说，与奴隶弟兄们打起交道来就便利得多了。虽然把花力顺、花力彦撵到外府，修河民夫照样来不齐，来了的又跑，到后来，有的逃入深山，有的远走高飞，于是王府的内幕渐渐大白于天下了。大家都切齿痛恨，有的老年人说“作得狠，死得快，道格辛快完蛋了。”有的青年人说：“等他死没头，大家起来七手八脚把他收拾了算了。”这样的消息一个屯传一个屯，很快传遍了全旗。人民已经精疲力尽，怨声载道。道格辛大王的严令，特古斯吉热嘎拉的皮鞭子，再也不起作用了，在旗民当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后山有了狼洞以来，
羊也挨掏，猪也挨掏。
旗里有了道格辛大王，
老也不安，少也不安。

抓去孩子修土山，
拉去大人来挖河。
今年的乌拉没做完，
明年的差役又派下。
人民的血汗呀，
代钦哈嘎泡子装不下，
奴隶的尸骨啊，
比童子山的土堆的高。
人民的眼泪呀，
像人工河的水流不完。
奴隶的灾难啊，
比塔本套力盖山压得重。
道格辛大王啊，
你是凶神派来的魔鬼。
你夺去妇女们的丈夫，
吃掉了孩子们的爹娘。
我们什么时候把你葬进坟墓，
大家过个安定的日子，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你，
老少得个团圆？

外边情况也传到王府里来。如：谁的孤儿被抓来，独身老妈妈饿死了；特古斯吉热嘎拉抓人，又把谁打死了。听了这些消息，人们想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更加不安心，恨不得长出翅膀一下子飞回家去。有一天晚饭后，花力彦从工地上急急忙忙跑回来告诉哥哥扎萨克图旗的刚卜、仓卜起来造了王爷的反。他也不想动手收拾道格辛。花力彦说：“我看也是时候了，可是这事不像打狼，要推翻压在头上的一座大山，必须人多，心齐，光凭一两个人是不行的。我俩分头上各个睡铺里去和大家商量。”说罢，花力

顺、花力彦兄弟二人就奔向民夫的睡铺去。花力顺对大家说：“父老兄弟们，事情就是这样，有了王爷没有我们，有了我们没有王爷。他今天修土山，明天修河，挖壕，只要王爷活着，活计没个完，把王爷杀死了，我们才能太平。”“对！我们也应像刚卜、仓卜那样起来造反！”有好几个奴隶站出来举起拳头说。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睡铺里沸腾起来。一个半白头发的老民夫说：“我们这些人穷得精光，要啥没啥，怎么能杀死王爷呢？”花力顺开导老人说：“老大爷，你以为自己啥也没有，就该祖祖辈辈做牛当马？你看，土山是咱垒的，人工河是咱修的，护城壕也是我们挖的，炒米是我们炒的，牛奶是我们挤的，王府是我们穷人盖的！一句话，没有我们，王爷一天也活不下去。只要我们大家齐了心，哪有办不成的事情？”“对，我们既然能修出一座土山，还愁铲不平这王府？”“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能把这王府推个底朝天。”大家又七言八语议论开了。当天晚上就弄来酒，每个人都刺破大拇指，把鲜血滴在酒里，一饮而尽宣誓造反。大家一致推选花力顺、花力彦为首领。决定看准时机，铲除图什业图道格辛大王。

他们有宣言：人人听从首领的指挥，不怕死、不后退、不叛变、不图金钱、不得泄密，朝廷问罪不出卖同胞和首领。行动计划也随之制定：串联各铺各工段和内府奴隶，争取全体奴隶和民夫都起来造反。道格辛手下有三十多名武装卫兵，他们当中多数也是从穷人家抓来的，把他们争取过来也是可能的，一是争取他们调转枪口打王爷，或是说服他们把枪交给起义的弟兄们。

没过三天，起义的消息传遍各铺各工段，以至传到内府的养狗奴隶义很古力格、木匠那顺勿力塔、敖木特，被解职的梅林太平嘎，额尔敦等人中间，他们也都加入了起义队伍。最后连王爷身边的奴隶香蓉也送出信来，要求加入起义队伍，到时候作内应。从工地上逃走的人们把消息传到屯下，人们奔走相告，很快从豪

义尔苏木平原，到吐列毛杜的深山密林，从罕山脚下的霍林河畔到东太本的沙漠草原人人都知道，花力顺、花力彦兄弟要领导奴隶们造反起义。有人打听起义的日期，队伍集合地点，有人筹集金钱，购抢买马。就连一些胆小怕事的人，也盼着起义的胜利，等待与亲人团聚，整个图什业图旗，像一座火山即将燃起冲天大火，这是一九〇一年的二月，这年花力顺已经二十三岁，花力彦二十一岁，办起事来更加成熟，在摩拳擦掌的奴隶们眼里，他俩简直就像个英勇善战的将军。

道格辛，是凶恶的化身，灾难的象征，他到那里，祸端也就形影不离地跟到那里。这天，他又来到工地，正好碰上差使乌呼乐乌贵在给奴隶和民夫们分炒米。他一见火冒三丈，骂乌呼乐乌贵是“败家的奴才”，“丧家的狗”，二话不说，劈头盖脑地打起来。乌呼乐乌贵忍无可忍分辩说：“把奴隶和民夫都饿死了，谁给王爷修城壕？”这更惹怒了魔王，马上叫差使拿烙铁来，放在火里烧红之后，先叫人烫乌呼乐乌贵的双手，烫得淌下油来，冒出焦黄的烟，一股刺鼻的气味，接着再烫他的嘴，乌呼乐乌贵惨叫一声倒在地下断了气。

王府里肉成山，酒满缸，粮满仓，就是不给修城壕的奴隶们吃一口。到三月初一，奴隶们带来的粮吃完了。身上没力气什么也干不动。可是监工特吉斯吉热嘎拉，还是天一亮就按时来，催修城壕。他老远就喊：“你们这些找死的奴才，怎还不给我干活”“诺颜，一口炒米也没了”众人齐声喊着。“谁不叫你们带足粮食，饿死也得干！”瘦猴喊着，鞭子同时落在奴隶们身上。奴隶们为了少挨打，鞭子一落身，立即站起来。瘦猴打了一圈，回头一看，除了最后站起来的几个人外，其余的又都坐下了。整整一上午，瘦猴围着王府院跑了四、五圈，人们没有一个干活，一锹土也没动。瘦猴精疲力尽，招数使尽，无可奈何地吼叫：“待我报告王爷，非把你们活埋不可。”“反正我们在这里只有

死路一条，王爷给个痛快的吧！”众人齐声朝着王府呼喊，震得青砖绿瓦发出回声。

瘦猴进去老半天，也不见王爷出来。只见王府院的每个炮台上站出来好几个拿步枪的士兵，瞅着远方。民夫们尽管一粒米没进，但个个把锹攥得紧紧的，仨一帮俩一伙商量着下一步的对策。

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王府静的象一座坟墓。天一亮，花力顺一招手，宣过誓的奴隶向王府大门冲去。

“喂，特古斯吉热嘎拉，你进去咋没动静了？我们就是不干活了，王爷出来看看怎么办。”人们喊声连成一片，王府显得更静了。大家见没有人出来，接着高喊：“王爷再不出来，我们就进去了，”说罢，锹镐打在大门的铁钉上发出叮叮的响声。

“给我开枪！”里边传出道格辛的咆哮声。勇敢机智的花力彦跳出人群，对着炮台上的卫兵喊，“要开枪，冲我来，我是起头的。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是被逼出来的。现在全图什业图旗人都动起来了，人马很快就到。你们同样是穷人家的子弟，不能向穷人开枪！如果打死一个人，一会大队人马到来，你们是逃不掉的，向谁开枪？要生要死？两条路，你们自己选吧！”人群一齐又围拢住花力彦，同时喊道：“我是头头”，“朝我开枪”。花力彦的声音和众人的喊声汇成一股洪流，震撼着整个科尔沁草原，震颤了威严的道格辛王府。炮台上的人和院里的道格辛，看见人流滚动，喊声震天，一时没了主意。这时特古斯吉热嘎拉跳上王府的门楼，一手拿着鞭子，一手叉叉着腰喊：“你们难道要造王爷的反吗？……”不等他说下去，人们把手里的铁锹、镐头举起来，有的举着套马杆，有的拿起砖头石块喊：“瘦猴，你想和我们较量，有尿就下来！让你的主人道格辛也出来！”只听里边道格辛大王在喊：“让你们开枪，为什么都不动手，我都毙了你们。”这时，炮台上响起了枪声，一连响了十多下，子弹打在沙坨子顶上，飞起一股股白烟。人们听到枪声，就更急了，有的要

往院里投石头，有的要放火烧王府的大门洞。花力顺看得清楚，子弹并没朝人群打。他低声通知大家：“暂时忍耐一会。他们没朝我们开枪，可能是先吓唬我们，也可能我们的喊话起了作用，要给他们留个时间让他们再好好想一想，争取更多的人站在我们这边。趁这个机会大家分头找点吃的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有个中年奴隶说：“他们有枪，我们只有锄头铁锹，这对我们很不利。我们要多多弄些套马杆子借人多的优势从他们身后，一下套住就勒死算了。”花力顺说：“这个办法妙，大家再想想，还有什么好办法！”有一位老年奴隶说：“俗话说，‘大家捧柴火焰高，什么多也不如人多好’。乡下那么多人马不就是等着我们起义吗？现在应尽快派人一边联络发动，一边弄点吃的粮米。”花力顺说：“事到如今，起义只能提前了，现在就大干一场吧！乡亲们，谁对哪个屯最熟悉赶快分头行动，……。”不等花力顺说完，大家争先恐后，四散开去，忘了饥饿与疲劳。道格辛听见院外声音小了，以为是奴隶们害怕了，就提着十响盒子枪走上门楼，对着人群喊：“你们不要忘了，我是王爷，你们是奴隶，这是老天安排的。我看你们还是好好干活，等修完城壕，老爷……”不等道格辛说完，花力彦从人群里站出来：“你还想骗我们？告诉你，天是不公道的，天要公道，早就该打雷劈死你。”道格辛那里受过这个，“狗奴才你还反了呢！”说着举起手枪照准花力彦就是一枪。这个笨蛋，虽然花了不少银子买了这支盒子枪，但从来没有练过，所以枪法不准，没有打中。再说这枪是他从洮南一个小军阀那里买的坏枪。头一枪没有打准，第二枪又没响，道格辛气坏了，急忙低下头去摆弄。正在这时候，从东南沙岗子那边传来了歌声：

……

道格辛啊，道格辛，

你是什么凶神派来的差使？

你夺走了妇女们的丈夫，

吃掉了孩子们的爹娘。

院外坐着的人们听见这熟悉的歌声，也随之唱起来：

我们什么时候把你葬进坟墓？

大家过个安宁的日子。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你？

老少得个团圆。

随着歌声，一队人马翻过沙岗，直奔王府而来。忽听“砰”的一声枪响，道格辛的红缨帽掉下去，吓得他连滚带爬滚下门楼回府。这队人马二十一个人，二十一匹马，十二支枪，带有炒米、奶豆腐、黄油。人们聚在一起，又吃又喝，有说有笑，等待同各路人马会合，一起战斗，他们再也不愿做奴隶，要成为王爷的掘墓人。来人当中有一个满面红光的白发老人瞅着花力顺、花力彦他俩一笑说：“不认识了？”花力顺、花力彦觉得面熟，老人接着说：“十多年了，你们长成大小伙子了，可是模样没变，我是烧炕的哈日巴拉呀！”“噢！还这么硬实！”兄弟二人抱住老人说：“我们以为那天晚间你一定冻死在路上，没曾想又能见到你。”老人深有感触地望着王府大院说：“这是个鬼门关啊，一进这个院，好人也给折磨死，出了这个院我的病也好了。昨天听说你们要收拾这狗王爷，我就准备豁出老命和他拚了。”

直到夜幕降临，道格辛大王再也没敢露面。外出的人们陆续回来了。夜间，人们轮流放哨，监视王府里的动静，虽然有些人互不相识，但共同的利益使大家象亲兄弟一样，亲密无间，一些有智有谋的人在同花力顺、花力彦一起研究下一步的计划。有人说：“连夜跳进院去把道格辛大王杀了。”还有人说：“把炮台先烧掉。”和道格辛有杀父之仇的被撤职的梅林太平嘎说“兵书上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应该首先弄清王府里边的情

况。道格辛白天挨了一枪，已经成为惊弓之鸟，他绝不会放下枕头睡觉。我们冒冒失失地进去，不摸清底细弄不好要白送命的。不如先探听动静。”有几个人志愿要求进去侦察。花力顺说：

“前半夜是动不得手。现在除站岗的以外，都睡觉，明天打起仗来有精神。”花力顺接着又订了几条纪律：不许弄火；不许大声说话；打火链抽烟时要到沟底；不许围坐在一起，要一字排开脸朝院墙趴在城壕里。人们很快各就各位，等待花力顺的命令。

半夜时分，花力顺沿着王府的西墙根往北走，拐过西北角走到北墙下。花力彦也从东墙根往北走，拐过东北角走到北墙下，两个人碰在一起。他俩刚要说什么，只见院里扔出个圆东西，落在身边。花力彦拿起来一看，是个布包。打开一看，里边一张纸，纸上写着字。他俩急忙拿去找额尔敦看，那上边歪歪斜斜地写着：

“一会儿我就从这里领着几个带枪的人上墙头，你们见人不要打，不要喊。请大家相信我。”

义很古力格

代笔人：香蓉

辛丑年三月初二

大家一听乐个不得了。花力顺、花力彦马上带领五个人在北墙下接应。初二的夜晚虽然没有月亮，但赶上没风没云，加上在黑地里呆了半宿，看东西还较清楚。几个人趴在城壕里等待着，墙头上真的有黑影在晃动，大家急忙奔过去。只见一个小女孩用绳子系着腰被放下来了。她是给王爷当了环的花力顺的妹妹、接着下来的是太平嘎的家属、义很古力格、香蓉和四个带枪的兵也随之下来。义很古力格带着三支枪。大家刚要走，最后下来的那个兵说：“等等，里边还有人，他们方才听见狗咬声和瘦猴咳嗽声，怕被发现，藏起来，稍等一会就会出来”果然，不到半袋烟工夫又下来三个兵。大家来到土山脚下，谈论王府内部情况。

义很古力格说：“道格辛红缨帽上的宝石红顶子被那一枪给打碎了。”香蓉说：“那一枪把道格辛吓得拉在裤子里了。他一进屋裤裆湿淋淋的，身上散发着臭气。”士兵们说：“我们已经出来七个人，白天打枪那五个人挨一顿打送进监牢去了。现在里边还有二十二个兵，二十三支枪，八个炮台，每个炮台上才两个人，道格辛大王身边有四个人。看来他们也没心思干了，就是没机会出来。”义很古力格说：“我搞来了三支枪。”说着把枪举起来得意地笑了笑。香蓉说：“道格辛手里有一个十响短枪，一天没离手，从早到现在都在炮台上。瘦猴吓的猫着腰，瞅了半天，听半天声才敢挪一步。”

王府里的情况清楚了。有人主张硬打，有人主张围住不放，困也困死他。义很古力格说：“吉忠嘎活着时常说，‘打仗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我们困他不是办法，王府里米肉成山，一年半载困不死，咱自己反倒要挨饿。要打他，他来个狗急跳墙，突围出去，不好消灭留下后患，现在监牢里的弟兄们，正在生死关头，我看不如先把监狱打开，放出亲人。监狱后边有一座小圆仓，我们把里边的粮食拿走。如果道格辛出来，我们就同他打。他不出来，我们就先转移，到各处联络人马，在全旗布下天罗地网，最后消灭他。”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办法好，只是风险很大。大家又合计了具体行动方案。由几个带枪的人堵住由王府内院通往监狱的小路，其余的人先是打开监狱门，砸碎脚镣手铐，救出好几十个奴隶。接着打开仓库，好几百人齐下手用马驮，用肩扛，口袋不够用，就用袖筒、帽子、破被子、羊皮装，一会儿运个溜光。大家扛着粮食，扶着从监狱中救出来的难友，迎着黎明的曙光，转移到了马鞍山。

来到马鞍山，太阳已经很高了，大家仔细一看，由监狱里出来的人们，个个都光着脚，头发很长，脸和手黑黑的，瘦的皮包骨。把衣服脱下一抖，虱子一个跟一个往下掉。有的人头发有

三尺长，散乱地披在肩上，盖在脸上，分不出是男是女。他们的手和脚被镣铐磨破后结成一个个疙瘩行走十分艰难。大家给他们理了发，洗了脸，换了衣服。把七、八个重伤的安置在两家，由花力顺的妹妹和香蓉负责照料。拿来的粮食，有的已经发霉变黄，有的还长了白毛，有的已经变黑。细簸细筛，一斗谷子顶多出三碗半。

第二天一清早，道格辛发现监猴被砸，粮食被抢。他再也顾不得挖城壕的事了。绞尽脑汁，日夜思谋。这一天，他写了一个纸条，让额敦和喜格骑上他的栗色快马，送到起义队伍中的额尔敦梅林那里。额尔敦把信念给大家听。道格辛在信中假惺惺地把自己责备一番，最后写道：“念先王对旗民之恩，万望赐一活命于我。”花力顺一个箭步把信抢到手扯个粉碎说：“你回去告诉道格辛，不把脑袋割下送来，我们是不会罢休的。”额尔敦和喜格刚刚骑上马走去，花力彦说：“这个家伙，平时专会向道格辛大王密告他人。进了套子的兔子，不能让他活着回去。”一听花力彦的话，早有两个人骑上马追了上去，赶到马鞍山东坡，把额顿和喜格击毙了。道格辛正等着回音，只见栗色快马拖着缰绳，空着鞍子跑回来了，不由得心里凉了半截。他马上又写了一封信，把语气加重了些，然后派自己的头等亲信马弁扎林太，到贝子府第二次下书。当天上午，扎林太的马也空着鞍子回来了。这下道格辛完全慌了手脚。他想来想去，决定三月二十二日夜出逃。他把从北平娶来的姨太太安顿好，刚要出去，特古斯吉热嘎拉进来跪下说：“大王爷，您走了我可怎么办？”道格辛心里已经乱成一团麻，谁说一句话都觉得闹心，就说：“这么办！”说罢抬手一枪，把特古斯吉热嘎拉击毙于屋地。他匆忙往外走，不料又被特古斯吉热嘎拉的尸体绊了脚，脑袋撞在门框上，磕出了一个大包。“这个狗奴才，活着没用，死了还捣乱。”说着朝死尸又开了一枪。

他带着几个亲信和随从，连夜逃走了。

道格辛野心不死，想上热河去求援兵。他出了王府，直奔黑大庙。刚走到大泡子边，看见泡子东沿和北沿，燃烧着堆堆篝火，火光中又照见几匹马，几个人。他心想，这鬼地方不安全。又拨转马头奔往杜尔基。走到霍林河东岸，只见河西又出现了篝火，而且随风送来歌声：“道格辛啊，道格辛，你是什么凶神派来的差使？”他一听，魂不附体，急忙往北逃走。走着走着，听见了哗哗的流水声，夹杂着“砰！轰隆！”冰块撞击声。“何喜顺，你听听这是歌声还是枪声？”一连问了几声没人回答，原来这平日一贯通风报信的帮凶——何喜顺，不知什么时候溜走了。道格辛把马勒住，抽了一口冷气。他心里琢磨着：霍林河西岸都是起义的奴隶，不能过去；往东走若被刚卜、仓卜的人马截住也不好办；往南走贝子府、马鞍山一带都是起义的穷小子们，准得送命；只有一条路，就是奔葛根庙。可是刚走十多里路，又听见：“从打北山有了狼洞以来，羊也挨掏，猪也挨掏。自从旗里有了道格辛大王以来……。”道格辛一听，又急忙调转马头往回走。原来花力顺、花力彦派出去的人，早已串连好全旗，到处布下了天罗地网。道格辛已经走了将近一夜，腰痛腿酸，大烟瘾上来了，马也不好使了，四面楚歌，已经没路可走了。他只好到衙门营子的乌顺敖日杜去休整一下了。这时候，东方天已经发白。

道格辛大王刚走进乌顺敖日杜他的别墅里，起义群众早已把那里围了个水泄不通。“活捉诺尔布桑杰！”“为死难的兄弟姐妹报仇！”“铲除图什业图道格辛大王！”复仇的怒吼声，震天动地。道格辛手足无措，语无伦次地从屋里喊：“要印给印，要钱给钱，只要留一条命就行了。”“我们什么也不要，只要你的狗脑袋！”起义群众又发出一阵阵喊声。乌顺敖日杜已经成了大海中的孤舟，眼看就要沉没了。

人马集齐，大家商量怎样消灭道格辛。有人说：“他手中有枪，而且在屋里，怎么进去呢？”“怕死不造反，造反就不能怕死”花力顺回过头来对众人说：“我冲进去，我倒下了，大家再跟上来！”说着一个箭步跳到道格辛的门口，大喝一声：“把枪放下！”这一声把道格辛的魂都给吓跑了，他两眼直勾勾地看着花力顺，枪从他颤抖的手中掉在炕上。花力顺的枪口对准了道格辛的胸口，手指钩动了板机，复仇的子弹飞出枪膛结果了这个吃人魔王的性命。

“把道格辛消灭了！”“铲除图什么图的妖魔了！”“白乙拉！白乙拉！”人们狂欢着，跳跃着。

忽然，暴风又起来了，顿时天昏地暗，太阳刚露头，黑暗又来了。起义队伍踏着高低不平的草原小路，摸索着奔向前去。

严冬里埋下的种籽，见到春雨才能生根开花；奴隶复仇的怒火，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烧毁旧世界。一九四七年，图什业图的旗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最后彻底推翻了封建统治和日伪残余。科尔沁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

（李泉林系原科右中旗政协副主席现已病故，李絮白、李历是李泉林之子女）

兴安盟四个旗的由来

铁刚 阿古拉

引 子

早在清朝之前蒙古民族就在兴安大地上生息，并按照元朝的行政建制进行管理。沿革到清朝，满清统治阶级为了统治蒙古族，削弱其力量，对蒙古族地区实行旗盟建制，将若干个旗组成一个盟。每三年在规定地点会集一次，叫做“会盟”。其内容主要是检阅各旗兵马阵容，各旗向盟主汇报情况，还要审理重大案件以及清理士兵名册。

现在实行的盟旗建制基本上保留了满清的建制。虽然有历史的原因盟旗的范围和隶属几经变革，其主体框架没有大的变化。

兴安盟现在的管辖内清朝时期曾有过四个旗即科右前旗（扎萨克图旗），科右中旗（图什业图旗）扎赉特旗，科右后旗（苏鄂公旗），原属哲里木盟管辖（清朝末年划出很多县，如突泉县，泰贛县，通榆县、镇赉县、景星县……等）。到伪满时期又增加一个喜扎嘎尔旗（在索伦），解放初期相继将科右后旗、喜扎嘎尔旗两旗撤销，并入科右前旗和扎赉特旗，沿袭至今。历史上除了后建的喜扎嘎尔旗没有王公外，其余四个旗均有王公，末代王爷沿袭到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

我盟四个旗王公是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十五代子孙奎孟克塔斯哈喇的后裔。历史上四个旗世袭的王公共有过50人，现将情况作以简要介绍。

一、图什业图旗（科尔沁右翼中旗）

套孟克塔斯哈喇的长子博策达喇卓日古拉岱彦有九个儿子。其长子齐齐黑巴图尔诺彦的大儿子叫翁里岱胡喇齐洪巴图尔。翁里岱胡喇齐洪巴图尔诺彦有叫奥巴、布达其的两个儿子，奥巴与满洲建立了关系被封为图什业图汗，其儿子作战有功，被封为第一任图什业图旗王。

1593年奥巴以及其父亲翁果岱与本部落的莽古斯、明安等人参加了《九部落联军》进攻努尔哈赤被打败。1608年，科尔沁的诺彦们同其他部落一起与满洲作战失利。这次战斗后，科尔沁的明安诺彦开始与满洲来往和好。天命九年（1624）满洲皇帝努尔哈赤往科尔沁奥巴洪台吉派特使宰白马黑牛会盟烧香发了誓。1625年察哈尔陵丹汗狠其奥巴与满洲和好率兵包围其城市问罪。奥巴洪台去向满洲求援。努尔哈赤派儿子皇太极率五千大军去支援奥巴。1627年奥巴去见满洲皇帝，满洲皇帝封其为图什业图汗，并将弟弟苏日哈赤的女儿嫁给了他，招为额駙。天聪第二年（1628）满洲皇帝降旨大军出征察哈尔。可是图什业图汗奥巴与其弟弟布达其没有随大军而独自获察哈尔疆土而归。当年满洲皇帝责怪于他，令其前来见驾。1629年奥巴带了骆驼十峰，马百匹作礼物来见驾，从而被赦免了其罪。此年冬天头月去伐明国，聚集在老哈河时，奥巴、洪果尔、乌克善等科尔沁的二十四台吉前来参战，满洲将他们分成了左右两翼。

天聪六年（1632）奥巴病故。次年奥巴的长子巴达礼被封为图什业图济浓。天聪八年（1634）秋季头月，图什业图济浓巴达礼和台吉满珠习礼一同率兵五千与明朝作战建功。崇德元年（1636）封巴达礼为扎萨克和硕^①亲王，并定为世袭。从此有了图什业图旗。

顺治三年（1649）图什业图亲王巴达礼跟随额日和亲王陶都

与苏尼特王唐执思作战。康熙十年（1671）巴达礼故去，其长子巴雅斯呼郎继承爵位。顺治二年（1645）将固伦②公主永安长公主——端贞嫁给了巴雅斯呼郎，招为额附③。巴雅斯呼郎病故后将其长子阿喇善封为图什业图扎萨克④和硕亲王。因不称职，罢去爵位，让其叔父沙津继位。沙津是巴达礼的二儿子，原是头等台吉，后来晋升为贝勒。康熙十七年（1678）沙津被晋升为图什业图扎萨克和硕亲王。康熙二十九年（1690）跟随摄政大臣阿尔乃去战额鲁特的噶尔丹宝绍格图。康熙四十一年（1702）因一女仆人事件免其爵位，将爵位重新交给了巴雅斯呼郎的长子阿喇善。图什业图亲王阿喇善，在康熙五十年（1711）故去。第二年阿喇善的长子鄂勒斋图继位，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鄂勒斋图病故，其长子阿喇布坦继爵位。乾隆二十四年（1759）阿喇布坦病故，其长子垂扎布继爵位。乾隆三十二年（1767）垂扎布故去，其长子纳旺继位。但不多久也死去，从而纳旺的弟弟喇什纳木札勒继爵位。乾隆四十七年（1782）喇什纳木札勒病故，其长子诺尔布磷沁继位。诺尔布磷沁之后其儿子色登端鲁布继位，色后巴宝多尔济，巴后诺尔布桑布，再后是业喜海顺等相继继了爵位。

给此旗配属过多罗贝勒有一名：即：被革去爵位的沙津的儿子阿必达、多尔吉等。

当时该旗有二十二个苏木。

二、扎萨克图旗（科尔沁右翼前旗）

始创扎萨克图旗的人叫布达齐，就是图什业图汗奥巴的弟弟。天命十一年（1626）布达齐诺彦与其兄奥巴同去拜会满洲皇帝努尔哈赤时封其为扎萨克图杜棱称号。

天聪二年（1628）布达齐伙同其兄奥巴，独自夺取察哈尔疆城之事，皇帝派特使予以责怪。1629年夏季的首月，布达齐到奉天请罪。皇帝赦免了其罪。天聪六年（1632）在照乌达与满清大

军合并与察哈尔作战。崇德元年（1636）前来拜会时被封为扎萨克图旗扎萨克多罗^⑤郡王并允许世袭。从此产生了扎萨克图旗。

崇德二年（1637）布达齐与巴特尔郡王满珠习礼一起随同摄政大臣尼汉攻打朝鲜攻下平壤等城市。顺治元年（1644）布达齐卒。长子头等台吉拜斯噶勒继位。天聪五年（1631），拜斯噶勒王随满洲大军与明朝作战，天聪九年（1635）收复了察哈尔部落。崇德元年（1636）授卓日格图称号。崇德三年（1638）经过明京都去伐山东。崇德六年（1641）拜斯噶勒跟随莫尔根郡王陶尔根占领了给木尔里格州（锦州）。顺治二年（1645）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晋升为扎萨克图旗扎萨克多罗郡王。1646年随额尔和郡王陶都，将苏民特的腾机思王一直追击到哈喇哈地区。1647年拜斯噶勒故，儿子鄂其尔继位。康熙五十七年（1718）鄂其尔故，六子萨拈拉克继位。雍正九年（1731）萨拈拉克卒，长子沙津德勒格尔继位，乾隆十四年（1749）沙津德勒格尔病故，长子纳旺色布腾继位。纳旺色布腾后继扎萨克图旗扎萨克多罗郡王爵位世袭顺序为：喇西东日布——敏珠尔多尔济——索德那伦布木——达特巴扎木苏——根敦占敖——乌泰。

当时该旗有十六个苏木。

三、苏鄂公旗（科右后旗）

奎孟克塔斯哈喇的二儿子诺门达喇嘎喇珠诺彦^⑥的儿子是哲格尔德。哲格尔德的长子叫图美乌阳。

天命十一年（1626）图美乌阳诺彦跟随奥巴去拜会满洲皇帝时，被封为达尔汗^⑦称号，并赏盔甲、绸缎、马鞍等。天聪三年（1629）达尔汗图美乌阳随同满洲贝勒与明军作战。天聪六年（1632）参加攻打察哈尔部落的战斗，由于战功获奖，后来年老死去。崇德元年（1636）其子喇嘛什希被封为镇国公，并赐予爵位世袭，产生了苏鄂公旗。

崇德二年（1637）扎萨克镇国公喇嘛什希，随摄政大臣尼汗

攻下了朝鲜的平壤等城，顺治四年（1647）死。长子色棱继位。顺治十八年（1661）镇国公色棱故，其子图斯格尔继位。康熙三十六年（1697）图病故。长子图努玛勒继位，并于1725年死。其长子喇嘛扎布继位。乾隆十九年（1754）喇死，三子布延德勒格尔继位。乾隆二十年（1755）布延德勒格尔犯罪，其侄儿敏珠尔多尔济继位。乾隆三十三年（1768）敏死，长子萨木丕勒扎木苏继位。其后为拉希赦珠尔，再后是巴音那木尔。

当时该旗十六个苏木。

四、扎赉特旗

博弟达喇卓日古拉诺彦的九子阿敏达尔汗巴嘎^⑧诺彦是扎赉特旗王爷的祖先。

天命九年（1624）阿敏的八子蒙袞被封为达尔汗胡舒其^⑨称号。天聪八年蒙袞随满军进攻明朝边疆。1637年摄政大臣尼汗进攻朝鲜。崇德八年（1643）蒙袞病故。因战功追封为旗贝子爵位，由长子色棱继位。康熙三年（1664）色棱故，长子毕哩克继旗扎萨克贝子爵位，从而产生了扎赉特旗。

康熙十六年（1677）毕哩克病故，次年长子纳逊继位。康熙四十二年（1703）纳顺病故，长子特古斯继位。康熙五十六年（1717）特古斯前往阿尔泰驻守。雍正五年（1731）参加攻打准格尔噶拉坦策棱的战役，1732年在哈拉哈的额尔德尼昭庙地区与准格尔的巴嘎策棱敦都布作战，因战功被晋升为多罗贝勒爵位，并奖三眼花翎。乾隆五年（1740）特古斯故，长子乌察喇勒图继位。乾隆三十一年（1756）乌故去，其子罗卜桑希拉布继位。乾隆三十八年（1773）病故。当年罗长子阿穆古郎继位。乾隆五十一年（1786）阿死后，长子玛希巴图继位。道光十四年（1834）玛病故，玛无儿子，由族弟拉木棍扎布继位，并在咸丰十一年（1861）被晋升为郡王爵位，当年拉病故，其子阿拉坦鄂淖尔继位。同治十

一年（1872）阿的儿子旺拉克帕勒齐继位。旺光绪十一年（1905）病故，其嗣子巴特玛喇布坦二年后继位。

当时，该旗有十六个苏木。

附：《兴安盟四个旗王公世袭图》

注 释：

- ①和硕：满语，指一双的意思。
- ②固伦：满语，指国家。
- ③额附：满语，指驸马。
- ④扎萨克：蒙语，指政权，在这里指执政，蒙古掌管旗务的世袭官。
- ⑤多罗：蒙语指政权。
- ⑥诺彦：蒙语，旧社会指长官、官老爷。
- ⑦达尔汗：蒙语，指荣誉、光荣、神圣、盖世。
- ⑧巴嘎：蒙语，小的意思，这里指少爷。
- ⑨胡舒其：蒙语，指先锋
- ⑩在历史上蒙旗扎萨克分六种爵位：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

（铁刚系兴安盟经委干部）

明朝以来内蒙古各盟旗的变迁

博儒古德

明朝，把漠南蒙古（内蒙古）编成二十四部。即：科尔沁部、扎赉特部、喀喇沁部、土默特部、敖汉部、奈曼部、巴林部、扎鲁特部、阿鲁科尔沁部、翁牛特部、克什克腾部、喀喇喀左翼部、乌珠穆沁部、浩齐特部、苏尼特部、阿巴嘎部、阿巴哈纳尔部、四子部、茂明安部、乌拉特部、喀喇喀右翼部、鄂尔多斯部。《内蒙行政区划沿革》一文，没写杜尔伯特、郭尔罗斯两部，而写了阿拉善额鲁特部和额济纳旧土尔扈特部。

清代天命九年（1624年）科尔沁洪台吉奥巴（后被封为图什业图汗）归顺清朝后，于1631—1635年间，皇太极联合东部蒙古，打败了察哈尔首领陵丹汗，统一了内蒙古随改变了原有二十四部制，把内蒙古分成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两部分。对外藩蒙古推行盟旗孔萨克制，编为六盟四十九旗，外加阿拉善两个特别旗，计为六盟五十一旗；

哲里木盟：10旗

- 科尔沁左翼前旗（宾图王旗）；
- 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汗王旗）；
- 科尔沁左翼后旗（博王旗）；
- 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萨克图王旗）；
- 科尔沁右翼中旗（图什业图旗）；
- 科尔沁右翼后旗（苏鄂公旗）；
- 郭尔罗斯前旗；
- 郭尔罗斯后旗；

杜尔伯特旗；

扎赉特旗；

会盟地在科右中旗境内的哲里木山。

卓索图盟：6旗

喀喇沁左旗；

喀喇沁中旗；

喀喇沁右旗；

土默特左旗（蒙古贞旗）；

土默特右旗；

库伦旗。

会盟地在土默特右旗的卓索图。

昭乌达盟：11旗

巴林左旗；

巴林右旗；

扎鲁特左旗；

扎鲁特右旗；

克什克腾旗；

奈曼旗；

翁牛特左旗；

翁牛特右旗；

敖汉旗；

阿鲁科尔沁旗；

喀尔喀左翼旗。

会盟地在翁牛特旗的昭乌达。

锡林郭勒盟：10旗

乌珠穆沁左翼旗；

乌珠穆沁右翼旗；

浩齐特左翼旗；

浩齐特右翼旗；
苏尼特左翼旗；
苏尼特右翼旗；
阿巴嘎左翼旗；
阿巴嘎右翼旗；
阿巴哈纳尔左翼旗；
阿巴哈纳尔右翼旗。

会盟地在阿巴嘎左旗和阿巴哈纳尔左旗交界的锡林郭勒。

乌兰察布盟：6 旗

四子部落旗；
茂明安旗；
乌拉特前旗；
乌拉特中旗；
乌拉特后旗；
喀尔喀右翼旗。

会盟地在四子部落旗的乌兰察布。

伊克昭盟：6 旗

鄂尔多斯左翼前旗；
鄂尔多斯左翼中旗；
鄂尔多斯左翼后旗；
鄂尔多斯右翼前旗；
鄂尔多斯右翼中旗；
鄂尔多斯右翼后旗。

会盟地在鄂尔多斯左翼中旗、右翼前旗、右翼后旗交界的王爱昭。

对内属蒙古实行总管制，不给领主权，由清王朝直接管理。

察哈尔盟：

左翼正兰旗；

左翼正白旗；

左翼镶白旗；

左翼镶黄旗；

右翼正黄旗；

右翼正红旗；

右翼镶红旗；

右翼镶兰旗；

归化城；

土默特旗；

此外有商都牧场，明安牧场；左翼牧场；右翼牧场。

呼伦贝尔盟：

额尔特旗；

布里雅特旗；

鄂伦春旗；

索伦左翼旗；

索伦右翼旗；

新巴尔虎左翼旗；

新巴尔虎右翼旗；

陈巴尔虎旗。

达斡尔蒙古地带：

齐齐哈尔八旗；

墨尔根八旗；

东布特哈八旗；

西布特哈八旗计4个旗。

到一九一二年清朝灭亡，建立了中华民国后，北洋军阀袁世凯政府于民国三年（1914年）把绥远、热河、察哈尔等蒙古地方改为特别行政区，以府县代替盟旗制度，把内蒙古大部盟旗分别归热河、察哈尔、绥远三都统署及其它省区管辖；

热河特别行政区：

卓索图盟 6 个旗；

昭乌达盟 12 个旗；

锡林图库伦旗；

承德县、滦平县、丰宁县、平泉县、赤峰县、凌源县、朝阳县、围场县、阜新县、开鲁县、林西县、绥东县、建平县、隆化县、经棚县。

察哈尔特别行政区：

锡林郭勒盟 10 个旗；

察哈尔盟 10 个旗；

张北县、独石县、多伦县、丰镇县、凉城县、兴和县、陶林县。

另外还有里岗崖牧场和商都牧场，达布逊诺尔牧场。

绥远特别行政区：

归化城；

土默特 2 个旗；

乌兰察布盟 6 个旗；

伊克昭盟 6 个旗；

附属达尔哈特旗；

归化县、萨拉齐县、清水县、托克托县、和林格尔县、武川县、五原县、东胜县。

归陕西省管辖：

伊盟鄂左中旗、鄂右前旗、鄂右后旗、神木县、安边县。

归奉天省管辖：

哲里木盟科尔沁 6 个旗和养息木牧场。

归吉林省管辖：

郭尔罗斯前旗。

归黑龙江省管辖：

郭尔罗斯后旗、杜尔伯特旗、扎赉特旗、依克明安旗、呼伦

贝尔各旗。

归甘肃省管辖：

阿拉善额鲁特旗、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和内蒙东部地区成立了满洲国。内蒙东部发生了如下变化：

兴安南省：

科左中旗；科左后旗；科右前旗；科右中旗；科右后旗；喜扎嘎尔旗；扎赉特旗；突泉县。

兴安西省：

巴林左旗；巴林右旗；奈曼旗；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库伦旗；放汉旗；克什克腾旗；开鲁县。

兴安东省：

巴彥旗；莫力达瓦旗；阿荣旗；布特哈旗。

兴安北省：

额左旗；额右旗；新巴左旗；新巴右旗；陈旗；索伦旗（含额尔特、布里雅特、鄂伦春等）。外有海拉尔市和满洲里市。

热河省管辖：

喀左旗；喀中旗；喀右旗；翁左旗；翁右旗。

锦州市管辖：

土左旗；土右旗，土中旗。还有郭前旗；郭后旗、杜尔伯特旗、依克明安旗。

此时东部地区计有三十七个旗，二个县二个市。后期又撤销了兴安东、西、南三省成立了兴安总省，辖原这三省的各旗县。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德王在内蒙西部成立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此时辖有：

锡林郭勒盟：

苏左旗；苏右旗；乌左旗；乌右旗；浩左旗；浩右旗；阿巴嘎左旗；阿巴嘎右旗；阿巴哈左旗；阿巴哈右旗。

巴彦塔拉盟：

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兰旗、土默特旗、巴彦县、萨拉齐县、清水河县、托克托县、凉城县、兴安县、集宁县、丰镇县、陶林县、和林格尔县。

察哈尔盟：

明安旗、商都旗、太仆寺左旗、太仆寺右旗、镶白旗、正兰旗、正白旗、镶黄旗、张北县、宝源县、商都县、崇礼县、康保县、多伦县、德化县、尚义县。

伊克昭盟：

准噶尔旗、郡王旗、达拉特旗、鄂托克旗、乌审旗、杭锦旗、扎萨克旗、东胜县、五原县、临河县、沃野设置局。

乌兰察布盟：

四子部落旗、茂明安旗、喀尔喀右旗、乌中公旗、乌西公旗、乌东公旗、固阳县、安北县、武川县。

厚和市、包头市设了市公署。

西部区此时计三十六旗二十四县，二个市。

一九四五年内蒙古解放，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东西部联合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全区有七个盟、两个区直辖市，五十四个旗，十八个县，十个盟直辖市。一九六八年将内蒙东三盟分别划归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省；将西三旗划归甘肃省，直到一九八〇年七月份又重新划归内蒙古。内蒙古对部分盟旗县市进行调整后，行政区划如下：

(一九八四年九月前)

盟 市	旗 县 市	政 府 所 在 地	备 注
呼和浩特市 (全市一个旗1 个县4个区)	土默特左旗	察素齐镇	市属区 从 略
	托克托县	托克托镇	
包头市(全 市1个旗1 个县、7个 区)	土默特右旗	萨拉齐镇	市属区 从 略
	固阳县	固阳镇	
赤峰市(全 市7个旗2 个县、3个 区)	阿鲁科尔沁旗	天山镇	市属区 从 略
	巴林左旗	林东镇	
	巴林右旗	大板镇	
	克什克腾旗	经棚镇	
	翁牛特旗	乌丹镇	
	敖汉旗	新惠镇	
	喀喇沁旗	锦山镇	
	宁城县	天义镇	
呼伦贝尔盟 (全盟6个 旗3个自治 旗4个市)		海拉市	个 区
	额尔古纳左旗	根河镇	
	额尔古纳右旗	拉布达林镇	
	陈巴尔虎旗	巴彦库仁镇	

盟 市	旗 县 市	政 府 所 在 地	备 注
	新巴尔虎左旗	阿木古郎镇	
	新巴尔虎右旗	阿拉坦额莫勒镇	
	鄂温克族自治旗	巴彦套海镇	
	鄂伦春族自治旗	阿里河镇	
	莫力达瓦达斡尔 族自治旗	尼尔基镇	
	阿荣旗	那吉屯镇	
	海拉尔市	海拉尔市	
	满洲里市	满洲里市	
	牙克石市	牙克石市	
	扎兰屯市	扎兰屯市	
兴安盟（3 个旗1个县 1个市）		乌兰浩特市	
	乌兰浩特市	乌兰浩特市	
	科右前旗	乌兰浩特市	
	科右中旗	巴彦胡硕镇	
	扎赉特旗	音德尔镇	
	突泉县	突泉镇	
哲里木盟 （5个旗2 个县1个市）		通辽市	
	通辽市	通辽市	

盟 市	旗 县 市	政 府 所 在 地	备 注
	通 辽 县	通 辽 市	
	扎鲁特旗	鲁 北 镇	
	科左中旗	保 康 镇	
	科左后旗	甘旗卡镇	
	库 伦 旗	库 伦 镇	
	奈 曼 旗	大沁塔拉镇	
	开 鲁 县	开 鲁 镇	
锡林郭勒盟 (9 个旗 1 个县 2 个 市)		锡林浩特市	阿巴哈 纳尔其 归 辖
	锡林浩特市	锡林浩特市	
	二连浩特市	二连浩特市	
	东乌珠穆沁旗	乌里雅斯太镇	
	西乌珠穆沁旗	巴彦乌兰浩特镇	
	阿巴嘎旗	新浩特镇	
	苏尼特左旗	满都拉图镇	
	苏尼特右旗	赛汗塔拉镇	
	正镶白旗	察干淖尔镇	
	正 兰 旗	敦达浩特镇	
	镶 黄 旗	新宝力格镇	

盟 市	旗 县 市	政 府 所 在 地	备 注
	太仆素旗	宝 昌 镇	
	多 伦 县	多 伦 镇	
乌兰察布盟 (5 个旗 9 个县 1 个 市)		集 宁 市	
	集 宁 市	集 宁 市	
	达尔罕茂明安 联 合 旗	百 灵 庙 镇	
	四 子 王 旗	乌 兰 花 镇	
	察 哈 尔 右 翼 前 旗	土 贵 乌 拉 镇	
	察 哈 尔 右 翼 中 旗	科 布 尔 镇	
	察 哈 尔 右 翼 后 旗	巴 彦 察 干 镇	
	武 川 县	武 川 镇	
	卓 资 县	卓 资 镇	
	兴 和 县	兴 和 镇	
	丰 镇 县	丰 镇	
	凉 城 县	凉 城 镇	
	化 德 县	化 德 镇	
	和 林 格 尔 县	和 林 格 尔 镇	
清 水 河 县	清 水 河 镇		

盟 市	旗 县 市	政 府 所 在 地	备 注
	商 都 县	高 都 镇	
巴 彦 淖 尔 盟 (4 个 旗 3 个 县)		解 放 镇 (1985年改临河市)	所 在 地 磴 口 在 在 后 转 临 河
	乌 拉 特 前 旗	西 山 咀 镇	
	乌 拉 特 中 旗	海 流 图 镇	
	乌 拉 特 后 旗	赛 乌 苏 镇	
	杭 锦 后 旗	陕 坝 镇	
	五 泉 县	五 原 镇	
	磴 口 县	巴 彦 高 勒 镇	
	临 河 县	解 放 镇 (1985年改为临河市)	
伊 克 昭 盟 (7 个 旗 1 个 市)		东 胜 市	
	东 胜 市	东 胜 市	
	达 拉 特 旗	树 林 召 镇	
	杭 锦 旗	锡 尼 镇	
	准 格 尔 旗	阿 腾 席 连 镇	
	鄂 托 克 旗	乌 兰 镇	
	鄂 托 克 前 旗	敖 勒 召 其 镇	
	乌 审 旗	达 布 察 克 镇	

盟 市	旗 县 市	政府所在地	备注
阿 拉 善 盟 (3 个旗 1 个市)		巴 彦 浩 特 市	
	阿 拉 善 右 旗	额 肯 呼 都 克 镇	
	阿 拉 善 左 旗	巴 彦 浩 特 市	
	额 济 纳 旗	达 兰 库 布 镇	
乌 海 市 (3 个区)		乌 海 市	

* 此表各盟市第一栏“政府所在地”为盟政府所在地。

此时内蒙古自治区有 8 个盟、4 个区辖市，54 个旗（含 3 个自治旗）20 个县、10 个市、17 个县级市属区。其余原内蒙属各旗县市归区外省管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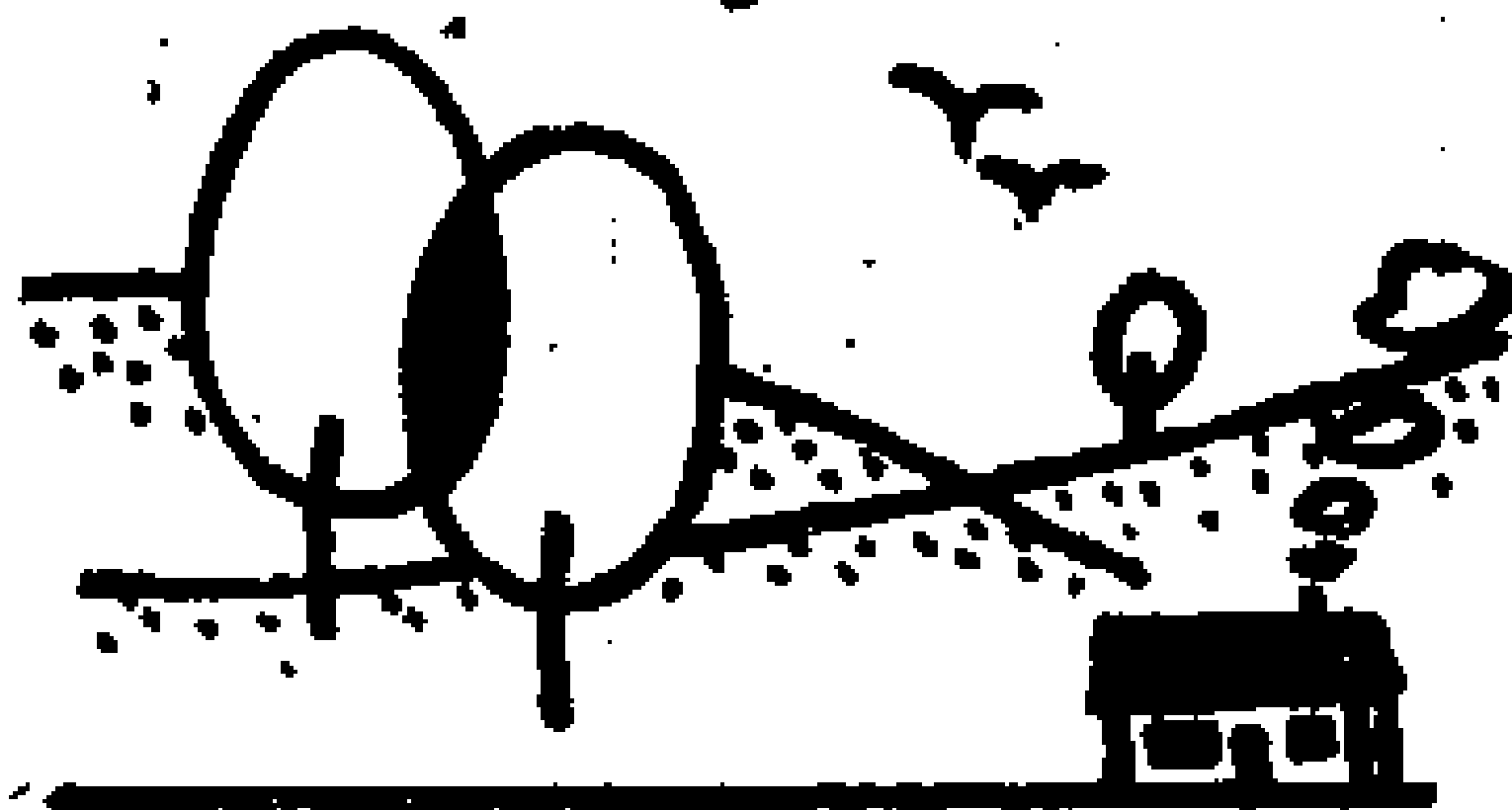
本文参考书：

《蒙古世系》、《内蒙行政区划简介》、《兴安蒙古》、《德王自治始末》、《内蒙古地理》。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日

于音德尔

（本文作者系扎赉特旗二中离休教员）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兴安盟文史资料第三辑

作者 =

页数 = 1 4 4

SS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